丑資政殿學士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葉夢得陞資政殿學士　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遣統制官武功大夫閤下閤門宣贊舍人郭宗儀左武大夫貴州團練使韓彥臣來奏事上引對先是世忠圖淮陽軍未能下或有獻計決淮水以灌其城者上諭秦檜曰決水所及京東民田必有被其害者檜曰陛下聖度兼愛如此宜無敵于天下也（上語在是月辛酉）　是日金人遣兵襲永興軍兵馬鈐轄傅忠信于華州之山寨忠信率將官盧士閔張寶拒破之時以忠信等自拔來歸各進三官忠信領華州觀察使士閔遙郡刺史寶閤門宣贊舍人（忠信等遷官日曆不載林待聘外制集有之日曆今年七月己未奏捷不知何時還官或即故世將使宜所授也）　壬辰湖北京西撫司統制官張憲傅選及金將韓常戰于潁昌府敗之復潁昌　甲午顯謨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周聿自張浚軍前計議還入見　丙申張憲復淮寧府先是韓常既敗走宣撫使岳飛遣統制官牛臯徐慶等與憲會憲等與常戰于淮寧府又敗之常引去飛以勝捷軍統制趙秉淵知府事　丁酉特進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趙鼎責授左中大夫秘書少監分司西京興化軍居住初鼎罷郡還紹興上書言時政秦檜忌鼎復用乃令御史中丞王次翁劾鼎頃以失職去位既罷泉州一向北來已至紹興逼近行朝陰幸有警規圖復用門下黨與往來于臨安撰造事端鼓惑衆聽以搖人心雖鼎詭計奸謀善自彌縫莫可指其迹狀亦有顯戾于法而有寔迹也鼎以元樞都督荊襄未

凡拜相遂罷都督而乾沒官錢十七萬緡二也爲在紹興臨安府
前後閱借什物三千餘件盡掩有之三也爲在紹興偶士㒲祇謁
陵寢續除辛永宗京凡提刑相繼朝來爲已致情懇又親書簡扎
求哀士㒲四也伏望按之罪顯置于法後旬日次翁又言閩爲之
徒党献諛于爲者咸曰特進者宰相所帶之階官今爲雖曰謫降
而階官尚是特進則是天子不罷爲之相矣左揆虛位待爲補袞
是以日父凱覦奸計百生右諫議大夫何鑄亦再疏論之乃有是
命朱勝非秀水閑居錄云嘗撰自艱難以來至為非薄爲厚十倍日有会集其後爲坐甚流落戕守泉累章數十年而乾沒都督府錢十七万餘件乃章中一事命下人皆謂爲必亦而不放也按勝非所云恐失其實今不取湖北京西宣撫
使司統制官郝爲張應韓清克鄭州

是日京東淮東宣撫司都統制王勝克海州先是韓世忠命勝
率統制官王升权王升等攻海州守將王山以兵逆戰去城六十
里與官軍與遇敗走夜二鼓勝以舟師傅城北山乘城守而勝命
諸軍分地而攻火其北門軍士周成先入生執山父老請裒金帛
以犒軍勝不受世忠每出軍必以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荷
鋤而觀　戊戌左武大夫果州團練使知陝州吳琦兼營內安撫
使　是日淮西宣撫使張俊克亳州初三京招撫使劉光世聞酈
瓊在亳州遣使臣趙立南京進士蔡輔世同往招之及門門者閉
故立鄙人無謀乃言劉相公遣我持書來招酈太尉守者以白瓊
不啓書而焚之械送獄既而縱之至是光世引運還太平而俊以

大軍至城下都統制王德已下宿州即乘勝趨亳州與俊會瓊聞之謂葛王褎曰（中興遺史但云三路都統即葛王也）夜又云来矣其鋒未易當請避之遂率衆遁去俊軍至城下父老列香花迎軍俊引兵入城時俊軍威甚盛而智謀勇敢賴德為多德亦先計後戰故未嘗敗

己亥樞密直學士知順昌府陳規知廬州武泰軍節度使沿淮制置使劉錡兼权知順昌府時秦檜將班師故命規易鎮淮右先是上賜錡空名告身千五百命書填將佐之有功者錡復繳上謂不若自朝廷給之為榮至是始具功狀以聞凡統兵官之立功者皆以上所賜椀帶犒之其有過者則杖責之斥為士伍敵之始至也游奕軍統領田守忠正將李忠恃勇入深皆手殺數千人而後死錡後加優恤遂以犒軍銀帛十四萬疋兩均給將士軍無私焉於是錡方欲進兵乘敵虛而檜召錡還徽猷閣待制洪皓時在燕山密奏順昌之役敵震懼喪魄燕之珍寶悉取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可惜也（順昌破敵記曰王山言金國見只有烏珠主兵权先是弃国内兵尽赴祁州大閲奔所閲之兵盡隨兀朮南下烏珠之在順昌也三郎軍敗于陝西亦來敵可擒也何俌亀敵至宿亳王德得以之破其營敵至潁昌岳飛得以殺其將于鳳翔或捷于寶鷄或捷于扶風又皆吳璘楊政保政蜀守蜀之功而敵之回軍直趨濠州我諸將得以聯兵制之當是時也無一人不勇無一戰不勝蓋不止有一月三捷之告非敵至此不善戰也直以我師正銳所向无前吾觀敵帥且回此順告烏珠曰今者南兵非昔日比而敵兵望見王師且曰此順昌旂幟也亟退避之除亮雪恥此蓋可乘之机也指机不發何為也耶呂中大事記烏珠敗盟入犯不惟刘以八字軍真入敵陣大捷陣大捷于順昌而李寶捷于興仁姚仲等捷于鳳翔牛皐捷于京西孫昰捷于陳蔡曹成捷于大興县王勝成閔捷于東路口卻俊王喜捷淮陽楊從儀捷于宝鷄县王貴姚政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于潁昌府王俊捷于東路口吳璘捷于陝州韓世忠捷于泇口楊沂中捷于柘皐而岳飛捷于郾城乘勝逐北兵至朱仙鎮距京東四十五里矣洪皓燕山之奏謂順昌之役敵震懼喪魄欲捐燕以南棄之又謂敵已厭兵朝廷若乘勝進擊再造猶反掌耳蓋誠然也而秦檜主罷兵和議已定矣

庚子責授左中大夫秘書少監興化軍居住趙鼎再責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先是右諫議大夫何鑄言近者臺臣論鼎奸兇四事皆古今大臣所無而其罔甚害者有三焉其前二事則大逆不道之罪也若鼎寔無之則臺臣當抵妄言誣人之誅若鼎寔有之即今猶秩以中大夫之崇資處之興化之善地臣恐罰不足以當罪疏奏詔鼎降左朝奉大夫移漳州御史中丞王次翁又言鼎兩為宰相義當同國休戚乃敢緫閭边警喜見顏間繩以漢法當伏不誅之道責以春秋當坐誅意之罰今朝廷再行貶責然朝奉大夫之視中大夫品秩不至相遼漳州之比興化軍尤為善地以此示罰人將玩刑鑄章再上遂有是命林泉野記云敵背盟鼎上書言時政檜方專朝大忌其能心欲殺之諷中丞王次翁誣言其罪責授朝議大夫分司南京名武軍居住又令次翁誣以鼎聞敵敗盟嘗有幸言上亦每銜鼎言語切直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制畧曰朋奸罔上惡殆並於共兜專制擅权罪寔侔于楊李按此時林待聘程克俊王鈇並為舍人而林待聘外制集無鼎責詞不知果何人所行也

淮西宣撫使張俊既破亳州遇大雨士皆坐于水中俊遂引軍還壽春留雄勝軍統制守宋超守亳州以兵千人與之民皆失望

初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楊琟守濠秩滿渡淮居宿州聞金人入犯即走京師上書献取江南之策越國王宗弼不用復還宿州張俊軍至宿亳閭琟又為

戎書以獻俊如其千宗獨不中乃與婦殺之塗中以逃亡闈揭榜
石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紹興十年七月至
十一年三月

五十四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2700 v.54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一百三十七

宋 李心傳 撰

秋七月按是月壬寅朔癸卯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馬泰為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張浚之得宿州也從政郎權蘄縣事于躍殺敵之在邑者率其民來歸詔躍改右宣教郎知縣事于躍事以林待聘外制集所書附入 是日湖北京西宣撫使司將官張應韓清入西京初河南府兵馬鈐轄李興既聚兵先復伊陽等八縣又復汝州為河南尹李成棄城遁走河陽宣撫使岳飛遣應清與之會遂復永興軍 甲辰故降授文州團練使王燮追復房州觀察使日曆及林待聘外制集並無燮所降州名今追考書之 丙午御史中丞王次翁為參知政事武節大夫閤門宣贊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河南府兵馬鈐轄李興為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知河南府右承奉郎知汝州劉全咨為承事郎興既得西京言于朝乞命帥守遂就除之仍給直俸許便宜行事全咨亦以驛報屢通故特遷之二人皆林待聘行詞今日歷独無李興除命蓋秦熺所不取也 ○丁未司農少卿李若虛自岳飛軍前計議還入見 戊申上曰朕常與諸將論兵諸將皆謂敵人鐵騎馳突若在平原勢不可當須據險以扼之朕謂不然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兵之勝負顧人心如何耳苟人心協和則彼雖在平原亦可取勝諸將皆不以然為今諸將奏捷皆在平原以步兵勝鐵騎乃信朕前日之語秦檜曰陛下天資神武以人心論勝負非諸將之所能及也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興世為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既而言者論興世儒雅自將而更任未久乃改知太平州 己酉勅令所删定官施鉅為尚書都官員外郎用從官應詔所舉也 是日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自與越國王宗弼戰于郾城縣敗之殺其裨將是役也統制官楊再興單騎入敵陣欲擒宗弼不獲身被數十創猶殺數百一而退 庚戌曲赦海州 是日永興軍路經畧副使王俊遣統領官辛鎮與金人戰于長安城下敗之初命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遣兵千人具舟百艘載紫草膏油自丹州順流而下至河中府焚毀金人所繫浮橋及選萬人由斜谷出潼關皆以絕敵歸路世將奏已差統領官閻興以五百人往會知丹州傅師禹知陝州吳琦知華州滿

道及忠義統制官傅起同措置斷毀河橋又臣前遣永興副帥王俊領選鋒四千人已復興平醴泉二縣永興之屬邑也今正與大敵相拒且當盛暑中傷者多未容更遣兵兼俊在彼可以乘間斷其歸路其后閤興至永興之外邑與俊會雖同師禹結到河東忠義秦海等千餘人皆補以官然亦不能成功（王俊復二縣據日曆與辛鎮之捷同以八月一日申刻未得本日）辛亥左朝散郎河南府路轉運判官李利用主管台州崇道觀利用自西京遁歸至鄧州詔釋其罪利用乞奉祠許之　壬子進士張本特補右迪功郎以其獻佑政編可採也（本娶葛立方女不知誰所薦當考）癸丑太尉保成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楊沂中為淮北宣撫副使武泰軍節度使沿淮制置使兼權知順昌府劉錡為淮北宣撫判官沂中自行在引兵出泗上御史臺言朝議奉直大夫見闕五十五員乞從上與放行磨勘詔吏部先次放行三十員　乙卯左宣義郎王之道降一官送吏部與小監當差遣先是之道見河南用兵投匭上書言敵有五敗陛下有五勝雖彼敵且衆國無能為矣而我有未必勝者三又不可不知也且敵專事攘窃而陛下一本仁義此道勝也敵專務奸詐而陛下一本忠信此德勝也敵起兵三十年用人如牛羊殺人如草菅而陛下視民如傷不憚屈己增幣俯約講和之請冀與天下休息此仁勝也敵自兀朮用事上則欺幼主以擅權下則殺親族以播虐而陛下夙興夜寐不忘父兄播遷之難此義勝也敵前後專以和親欺罔

國家陛下頃緣王倫為地復興之和當是時下而樵夫牧子皆以敵為得計而陛下失計然和必至于變無可疑者但變速則禍小變遲則禍大今敵曾不二年無故敗盟引兵入犯臣然後知敵人今為失計而陛下今為得計此計勝也陛下有此五勝固可以勝矣然以臣觀之未見其必勝之理何則今諸軍大會境上而不置統帥一也國家用兵十有六年矣士卒之隸諸將者不為不親附而罰終不行二也今日之兵隸張俊者則曰張家軍隸岳飛者則曰岳家軍隸韓世忠者則曰韓家軍相視如仇讎相防如盜賊自不能奉公惴惴然惟恐它人之奉公而名譽賢于己也自不能立功惴惴然惟恐它人之立功而官爵軋于己也且其平日猶或予質若此使其臨大利害安能保其不自為敵國邪此其三也臣願陛下自謀諸心選擇耆德素負天下之望者謀及龜筮謀及士庶授以斧鉞俾統六師自閫以外咸得專之臣見一戎衣而天下定不得專為有周美矣願陛下斷自宸衷而必行之疏入詔之道降官依衝替人例言者論之道恣睢妄行全無忌憚既薦奉大臣復擬制詞併上小人狂率一至于此乞盡奪見所有官編置遠方以懲不恪故有是命　右武大夫忠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人應天府路兵馬鈐轄淮西宣撫司雄勝軍統制宋超為親衛大夫忠州防禦使知亳州用張俊奏也　湖北京西宣撫司都統制王貴統制官姚政及金人戰于潁昌府敗之初岳飛以重兵駐潁昌欲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久駐之計會張俊自亳州南歸金人牒知飛孤軍無援于是併兵以禦飛飛亦不能支告急于淮北宣撫判官劉錡錡遣統制官雷仲出兵牽制抵太康縣是役也飛將官楊再興王蘭高林皆戰死獲再興之尸焚之得箭鏃二升會天大雨溪澗皆溢敵騎不得前官軍乃還（此以趙甡之遺史岳侯傳淮西從軍記參修） 丙辰詔內侍陳腆送大理寺治罪腆勞劉錡于順昌錡以例書送銀五百兩例外又以六百五十兩遺之腆不以聞故抵罪 庚申尚書左司員外郎薛弼充秘閣修撰知虔州向子忞既罷弼不自安引嫌求去（向子忞事已見六月乙丑）乃命出守 壬戌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兼閤門宣贊舍人馬秦為泉州觀察使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仍賜錢萬緡田十頃第一區

秦至行在上召對遂有是命 直秘閣淮南西路轉運副使李仲孺陞直敷文閣充淮北宣撫判官隨軍轉副使 是日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自郾城班師飛既得京西諸郡會詔書不許深入其下請還飛亦以為不可留然恐金人邀其後乃宣言進兵深入逮敵以遠始傳令回軍軍士應時皆南鄉旂靡轍亂飛望之口呿而不能合良久曰豈非天乎金人聞飛棄潁昌去取騎追之時飛之將梁興渡河趣絳州統制官趙秉淵知淮寧府飛還至蔡命統制官李山史貴以兵援之遂遣諸將還武昌飛以親兵二千自順昌渡淮赴行在於是潁昌淮寧蔡鄭諸州皆復為金人所取議者惜之（岳侯傳云侯在郾城聞烏珠并韓將軍等人馬退走汴京侯欲乘勢追擊奏曰臣聞漢有韓信項羽投首蜀有諸葛二主復興

臣雖不才所望比此乞與陛下深入敵境復取舊疆報前日之恥伏望陛下察臣肝胆表臣精忠表到秦檜大怒忌侯功高常用間謀于上又與張俊楊沂中謀乃遣臺官羅振奏兵微將少民困國乏岳某若深入豈不危也願陛下降旨且令班師將來兵强將衆粮食得濟興師北征一舉可定雪恥未晚此万全之計時侯屯軍於潁昌府陳蔡汝州西京永安前不能進後不能退忽一日詔書十三道令班師赴闕奏事按羅汝檝此時為殿中侍御史傳所謂臺官乃汝檝也

甲子復釋奠文宣王為大祀用太常博士王普請也于是祀前受誓戒加籩豆十有二其禮如社稷

乙丑戶部請州縣出納官物每千增收頭子錢十文赴左藏為激賞之用許之通舊為四十三文乾道元年十月戊子又添十三文至今為例今年九月辛酉臨安府火注朱勝非閑居錄所云秦檜料激賞錢事恐與此相關

右承務郎京東淮東宣撫使司書寫機宜文字曹霑為右宣義郎賜六品服武功大夫武脊領威州刺史時韓世忠遣霑等獻王山之俘于行在故以命之仍詔押山回世忠軍隨宜區處山隨金人至順昌城下者也秦檜請今復獲敵不必解來上曰不然須令押數人來問之庶得其寔

是日金人遣翟將軍圍趙秉淵於淮寧府李山史貴及劉錡軍統制官韓直共擊退之秉淵聞岳飛已去遂城南歸日曆八月六日丁丑申刻趙甡之遺史亦以為丁丑日事恐誤

丙寅太常寺奏大礼祭服事上曰朕嘗考三代禮器皆有義後世非特制作不精且失其義朕雖艱難亦欲改作漸令復古上又曰艱難以來秘書省舊書散亡今所藏甚少不稱設官之意朕近日多昉得古書當令館職校正別錄本付省中藏之時大樂亦久廢詔太常肄隸習於是太常丞周執羔輯舊聞閱工器而樂始備執羔弋陽人也

詔契丹千戶耶律溫特補武翼

大夫忠州刺史賜金帶溫降于淮西宣撫使張俊故以命之俄賜
姓趙用為殿前司將官溫賜姓在是月己巳尚書省奏禫服人胡寅狀寅
于先父謚文定為世適長子服母李氏繼母王氏喪各齊衰服祖
父祖母喪各朞今來服先父喪見在禫服昨紹興六年正月先父
得微疾初委寅以承家主祭之事於四月內收建州鄉人劉勉之
書責寅不歸見世母升堂而拜以盡融融洩洩之意世母者先父
同堂三兄之嫂也先父震怒所患遂增作辯謗一篇以授寅二弟
及三兄之子見任建州教授憲又授大指令宣荅書以曉勉之寅
請曰升堂而拜融融洩洩母子事也勉之安得此言先父曰此欲
離間吾父子也汝祖母於汝始生收而存之即以付吾吾時年二
十有五婚娶之初孰云無子而洎爾母氏劬勞顧復以逮長立遂
承宗祀亦惟不違汝祖母愛憐付託之重於汝之大義本末如此
汝他日於世母當厚有以將意而已寅自是請問情義曲折至于
再三先父所告曾不越此且曰汝于吾言未能一聞而信則以勉
之離間之言為是乎今來寅禫制將畢遂還建州省覲世母以遵
先訓又聞諸道途得鄉曲議論謂寅於此時當為三伯父追服此
寅所不稟于先父者也若據而行之則士大夫謂寅伸其私意干
貳正統非為人後之實若斷而不用則士大夫謂寅妄其世父故
舊服紀將加以不孝之名雖仰奉義方不敢違背而參稽衆說必
有折衷伏望敷奏取旨下禮部太常寺定奪明降指揮詔禮部定

奪中尚書省或曰寅之始生也其母極而字之故寅有收存之語
云（勉之已見八年四月） 丁卯右諫議大夫何鑄為御史中丞 戊辰顯謨
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魏憲卒 庚午右承議郎通判順昌
府汪若海特遷一官以陳規言圍城之初若海毅然請援于朝也
若海移書輔臣且言劉錡之勝且謂錡所統不過二萬人其中又
止用五千人出戰今諸大將所統甚衆使乘錡戰勝之後士氣百
倍之際諸路並進兀朮可一舉而破甚無難者今諸大帥惟淮西
最務持重不肯輕舉宜以淮西之兵塞其南歸之路俾京西之兵
道河陽渡孟津淮東之兵卷淮陽渡彭城俾陝西之兵下長安渡
蒲板則河朔之民必響應風帶而共降兀朮可不戰擒也聞淮西
之帥得亳使還義士莫不歎息甚為朝廷惜之 武功大夫忠州
團練使兼閤門宣贊舍人新知辰州柴斌移知唐州 東京留守
司効士夏穎等六人脫衣來歸詔文文觧一次差充諸州効士
辛未金將鶻眼引兵攻盩厔縣永興軍路經畧副使王俊逆戰于
東洛谷却之時上以親札賜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言今日事勢
以力保關隘為先又陝西將士與右護軍不同正當兼容有仗義
自奮者優奬之以勵其餘於是世將奏川口諸隘及梁洋一帶先
已修畢見分遣吳璘在白石至秦州以來遏熙秦之衝楊政在寶
雞趙永興鳳翔之衝及永興副帥王俊亦在盩厔作寨牽制敵勢
兼自金人再犯陝西諸曽受偽命並許收使如能立功就上超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緣從僞既久率望風拜降臣亦開其自新之路多方慰諭已招到一萬一千五百餘人總管傅忠信安撫末勇將官梁柄及統制統領官各給袍帶其老幼居於近裏又有總管魏价等十四員帶城寨兵一千五百亦如勸獎官各授差遣卒各支請給與右護軍相參為用矣時政在空雖撤離喝陰遣客刺政詐為降卒政覺而誅之　初知商州邵隆奏本州密近陝西乞增戍朝廷下其議　是月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命環慶經畧使知金州兼節度制商州范綜濟師綜言金州關隘四十餘處皆係要衝比之商州去金人尤近止合量度事宜緊慢如敵果來侵犯當併力捍禦于是止遣工部第九將官兵八百四十餘人分錢粮與之而已　詔秘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張九成與知州軍差遣左奉議郎喻樗左奉議郎陳剛中令吏部與合入差尚書刑部員外郎凌景夏秘書省正字樊光遠與外任差遣臨安府司戶參軍毛叔度與對移一般差遣先是九成等皆言和議非計及是秦檜將罷兵而九成家臨安之外邑故斥遠之尋以九成知邵州剛中知安遠縣景夏知辰州光遠為閬州州學教授叔度為嘉州司戶參軍剛中尋卒于貶所（陳剛中送胡銓啓已見紹興八年十一月毛叔度奏劄已見九日年十二月更不見出剛中知安遠縣據胡銓跋和義詔書叔度對移加州挻紹興正論曰歷盖無有也同日降旨又有元益对移一般差遣未知益為何官所言事謂何當考）　左中奉大夫直徽猷閣淮西宣撫司參議官史愿進一官陞直龍圖閣昌州刺史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張子蓋為登州防禦使以其來獻

捷也　癸酉右朝議大夫直秘閣范直方試司農卿兼淮北宣撫司諫議軍事　右朝奉郎監尚書六部門呂希常為刑部員外郎　甲戌監察御史万俟卨行右正言故左武大夫吉州刺史統制涇原路軍馬張逵加贈開府儀同三司逵中孚父也靖康間救太原死于陣至是中孚請而命之　乙亥詔兩浙轉運副使权添歲夅改官各五員俟將来車駕還都日如旧用副使黄敦書請也　是日韓世忠圍淮陽軍命諸將㘅攻之帳前親隨武翼郎成閔從統制官許世安奪門而入大戰于門之內閔身被三十餘創世安亦脛中四矢力戰奪門復出閔氣絕而復蘇屢矣世忠大賞之別將解元掩擊金人于沂州譚城縣按此句與北盟會編同宋史韓世忠傳作譚城無沂州字地理志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敵溺死者甚衆及班師世安以箭瘡不能騎遂肩輿而歸世忠怨命世安馬前步行世忠奏閔之功授武德大夫遙郡刺史閔衛州人世為農建炎初辟亂抵京口日者趙常見而奇之黄天蕩之役閔投世忠軍中至是有功既而世忠乞重賞以歡將士遂除添州團練所　丙子左朝散郎刘昉為荆湖南路轉運副使昉為秦檜所喜故薦用之　戊寅詔左廸功郎李彭年旌表門閭彭年廣德人父母皆死于盜彭年蔬食飲水終身不御酒肉郡上其事于朝故有是命　南平軍言隆化縣射士吴沂廬墓詔賜束帛　是日知陝州吴錡遣統制官侯信渡河刦金人中條山寨敗之獲馬二十匹翌日又戰于解州境上敗之殺其將茂海　己卯宰執奏

徽宗隨龍人乞恩例上曰若舊人尤當優恤凡事干徽廟非唯朕
奉先之孝所當自致亦欲風勵四方使人知有君親之恩也　庚
辰金人自滕陽來救淮陽軍韓世忠逆擊于泇口鎮敗　是日世
忠所遣統制官刘宝郭宗儀許世安以舟師至于秋湖陵遇金人
所遣酈瓊叛卒数千人宝等與戰大捷獲戰船二百　壬午李成
自河陽以五千騎犯西京知河南府李興命闢城門以待之成疑
不進興遣鋭士自宅門出擊之成敗走　癸未上與宰執論战守
之計上曰戰守本是一事可進則戰可退則守非謂戰則為强守
則為弱但當臨机應变而已　中書舍人王銖起居舍人兼寔錄
院檢討官張嵲並兼侍講　甲申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言臣被
旨因軍事合行黜陟許依張浚所得指揮施行臣自承指揮其餘
請擬差注陞轉等事即不敢干預所有節次緣軍事便宜差過官
乞下有司給降付身從之　乙酉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張
滉知撫州　右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鮑貽遜知楚州言者奏
其貪残不可用罷之　丙戌左奉議郎充秘閣修撰新知郢州張
九成落職御史中丞何鑄言九成矯偽之行頗能欺俗而比趙鼎
當國傾心附之驟從閑散躐登華近比其罷退九成悒然不樂率
先求去誓與之同出處伏望嚴行竄責故有是命九成以家艱不
赴　奉國軍節度使知永興軍兼樞密院都統制節度陝西諸路
軍馬郭浩知夔州此除似因胡世將奏浩難以責成之故當求它書參考　丁亥淮北宣撫

副使楊沂中潰軍於宿州初沂中至宿州而以步軍退屯于泗金人詭令來告以有胡騎數百屯柳子鎮沂中以為信欲擊之或諫以為不可輕出沂中不聽留統領官王滋蕭保以騎兵千人守宿州夜沂中自將騎兵五千襲柳子鎮至明不見敵而退金人以重兵伏其歸路沂中知之遂橫奔而潰沂中至壽春府渡淮而歸與保滋相隅參議官曹勛不知沂中所在表聞于朝朝廷大恐令淮南州縣權宜退保金人叔沂中不得志遂犯宿州滋保與戰不利金人入城怒州人之降也乃縱屠戮自是潰兵由淮河上下數百里間三三兩兩而歸其死亡者甚衆既而沂中自淮西復還泗州人心始定保襄樂人也王滋紹興十二年五月庚申以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殿前司前軍統制陞帶淮東馬步軍副總管蕭保同日以右武大夫英州刺史殿前司右軍統制陞帶京西南路兵馬鈐轄不知此事為何官戰也淮南退保事今年九月甲寅所書泰州奏請及九月丙子所書祀永之降官事可以參照或可移附甲寅王曮撰存中神道碑云烏珠再入犯詔王以淮西宣撫使禦之即渡江取虹縣復靈壁下符離撫定而还其言蘭畧如此蓋諱之也又按上書今年閏六月丙戌王德下符離七月癸丑沂中方除淮北宣撫在其後二十七日曮所云恐誤

戊子監登聞檢鼓院虞澹面對言国家置檢鼓院所以廣言路通下情顧遠方士人往往肆其鼓言上凂宸聽至如登用大臣謀任元帥茲實人主之職豈一介當輕議望令檢鼓两司將甲令所載名件分别揭示使之曉然皆知朝廷延納之意在此而不在彼自今凡有獻陳必與保人偕來逐院監官躬親審之如依得祖宗事目亟為進呈庶前日狂妄之習自息從之

己丑權尚書吏部侍郎兼寔録院修撰范同

試給事中　起居舍人兼實錄院檢討官兼侍講張嵲誠中書舍
人　秘書少監張官守起居郎　直秘閣李易守起居舍人　祠
部員外郎兼實錄院檢討官朱翌試秘書少監　名福州處士周
朴廟曰剛顯用帥臣張浚請也黄巢入福州市得朴將用之朴曰
我為處士尚不仕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斬朴邦人至今祠之　辛
卯右承事郎蘇籍為太常寺主簿填復置闕籍軾孫也　壬辰直
龍圖閣知臨安府蔣璨與直秘閣兩浙轉運副使張滙兩易　直
徽猷閣泰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宋萬年陞直顯謨閣知慶陽府
金人之犯慶陽也帥臣范綜未赴而萬年捍守事卒屬軍民為固
守計宣撫副使胡世將言于朝廷有是命時直秘閣潼州府路轉
運副使喻汝礪以書遺世將言金人貪戾猜禍之國局者窮闇敵
積粟于鞏又積粟于岐其所以為此者盖欲以謀蜀也今敵已窺
慶臺之强兼雍州之地則蜀之于敵壤近而患急矣望急遣一介
以使請于朝廷詔岳少保与蜀相首尾萬一敵騎陵忽則使荊鄂
走精鋭出襄漢溥金洋以壓敵賊彼敵所悍又安敢睨蜀世將以
為然　是日永興軍路經畧副使王浚擊金人于盩厔縣東敗之
甲午詔曾任職事官合得封贈而去官在大礼前者不問久近
如非降責並與封父母一次用言者請也　川陝宣撫司同統制
軍馬郤俊統領王喜遇金人于隴州汧陽縣牧陽嶺敗之喜以功
復為協忠大夫榮州防禦使右遊奕軍統制　丙申武功大夫忠

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人殿前司勇勝軍統制新知宿州王進兼京東路兵馬鈐轄　丁酉右奉議郎孫汝翼為國子監主簿左奉議郎李澗為宗正寺主簿並墳復置闕　戊戌詔皇太后母益國太夫人宗氏特追封兩國夫人　右朝請大夫新京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陳吉老直秘閣知揚州既而吉老不赴乃命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知真州刘光遠代之（光遠之除日歷不見當求本州題名考其月日）　庚子親衛大夫忠州防禦使知亳州宋超除名勒停張俊前自效先是金人犯亳州超棄城走提轄官魏經率軍民拒守城陷經不屈死之故有是命後贈經閤門宣贊舍人官其家二人（魏經十一月戊午推恩）

九月壬寅朔遣起居舍人李易赴韓世忠軍前議事宰相秦檜主罷兵召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赴行在遂命易見世忠諭旨時淮西宣撫副使楊沂中還師鎮江府三京招撫處置使劉光世還池州淮北宣撫判官刘錡還太平州自是不復出師矣　乙丑右朝奉大夫知邛州何掄為成都府路提点刑獄公事　丙午左宣教郎鄭昌齡為太府寺主簿　丁未常任秩為司農寺主簿蔣及祖為將作監主簿並塡復置闕及祖之竒孫也（任秩及祖未知以何官除本藍題名及祖十二年十一月除知江陰軍本寺題名不見任秩遷罷當考）　是日楊政軍同統制楊從義刼金人鳳翔府城南寨敗之獲戰馬數百　戊申金人復入西京先是李成數為知河南府李興所敗乞師于都元帥宗弼得蕃漢軍數萬興聞之度衆寡不敵棄城去寓治于永寧之白馬山　己酉

上諭大臣曰朕昨面諭岳飛凡為大將者當以天下安危自任不當較功賞役以功賞存心者乃士卒所為至于朝廷待大將亦自有礼如前日边報之初除諸將便加師保豈必待有功乎若必待有功而後進官所以待士卒輩也時飛已至行在故上訓及之

庚戌合祀天地于明堂太祖太宗並配赦天下　右正言方俟高言今边隅未靖宜復勇爵以厲爪牙之士蹶張超距之流而專補文資祿其子故高有是言不從

癸丑親衛大夫華司州刺史統制忠義軍馬李同為忠州防禦使永興軍路馬步軍副總管知同州兼沿邊安撫使同因守蒲城不肯降敵故胡世將奏用之　楊政軍統制官楊從義卻後統領王喜敗金人于汧陽

甲寅泰州奏乞移治泰興縣沙上許之　楊沂中軍潰許淮南州

乙卯尚書工部員外郎高頴試司農少卿兼湖北京西宣撫司參議官岳飛請之也　日歷不書兼參議此據本寺題名　直徽猷閣陝西轉運副使霍蠡坐擅離職守及守受饋送落職監筠州新昌縣酒稅其饋送仰歸還

丙辰右朝請郎京東淮東宣撫處置司參議官刘阜民直秘閣阜民自軍中來奏事以例除也　同日有旨陳桷除落過名按桷自右文殿修撰京東淮東宣撫處置司參謀官落職監澧州酒務丁憂不赴明年二月庚辰以旧官職朝見或即是此時復職也

丁巳詔川陝改官人許就宣撫司放散举主申吏部驗實給告用成都府路安撫使張燾請也張浚之為宣撫使也令于所在州保明放散胡世將為副使乞收還省部吏部侍郎周綱言川陝道遠乃令赴遞路漕司

公參理為到部至是因熹有請遂以其事付宣撫司馬　秘書省校書郎范如圭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　辛酉臨安火延燒省部倉庫翌日輔臣奏事上曰累令撤蓆屋作瓦屋皆不奉行朕已戒內侍如敢不行比衆罪當加重卿等更戒諸房吏亦依此若內侍堂吏奉行則衆不敢違矣朱勝非秀水閑居錄云趙鼎淮上用兵以三百萬緡入三省激賞庫秦檜繼相用術尤精九年金人還河南故地檜托言計備使祀凡常賦之人多歸此帑此時所献日月增厚而賜賚便蕃权势熏灼錢履每兩二十餘緡月至數兩至數兩至是庫金出入輕于州郡公庫矣用度既廣賦入不繼十年下令云奉兵撃敵須備犒賞計斂率錢編天下五等貧民無得免者所斂號激賞而兵未賞奉百姓尤以為怨十一月火作首焚三省庫中所積一夕而盡不復根治悉行除破蓋侵取既多見物無几幸火以滅迹無復稽考者也每當宗祀之秋必有警戒之象今又大火示變益知當在九月壬戌書犒設救火諸兵則非十月是也日歷十月十六日丁丑臣僚上言每當祀之秋必有警戒之象今又大火示變益知當在不疑今併附此更須參考於是參知政事孫近建言拆去草屋寬留地步詔限五日後亦不果行焉紹興十一年七月八日甲辰臣中上言去年臨安遺火近燒府庫參知政事孫近首建言拆去草屋寬留地步致朝旨限五日毀拆及知府俞俟取稟近復云未得毀拆待近再取旨蓋朝夫朝一帶多堂吏所居故也姑附此當考　壬戌言者奏頃年獻議之臣有以審量之說而浼我徽宗者書之史冊又足以虧孝治之風比者特罷審量士大夫蓋莫不歡呼鼓舞以手加額欲望特降睿旨小使臣因泛濫補官人如已經閱歷許注親民仍令收使分數恩例從之自是靖康以來討論審量之法盡廢矣丙日乃何鑄万俟卨上殿此請未知出于何人當考　直秘閣知臨安府張匯復為兩浙轉運副使　直秘閣知楊州俞俟知臨安府　直徽猷閣兩浙轉運副使蔣璨為江南西路轉運副使　癸亥上曰朕觀自昔守令能振弱者始號循良今豪家稍不快意必中傷之

自今縣吏有能稱而或誣以非辜者須朝廷主張庶使吏得自效而民被其惠矣　乙丑詔獄官縣令不親定牢者徒二年著為令

丙寅左通直郎知無為軍祝永之特貶秩三等先之永之乞移治江南詔不得越境已而永之以書抵朝士言兩淮之民方且歸業若降移治指揮民間惶惶莫知所向樞密院言其鼓惑衆聽故責之此亦與今年八月丁亥所書楊沂中軍潰事相關　戊戌奉國軍節度使新知夔州郭浩移知金州仍旧帶行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兼樞密院都統制節制陝西河東馬兵措置河東路忠義軍馬　親衛大夫貴州團練使知金州范綜移知綿州仍舊帶行環慶路經略安撫使兼錦威茂州石泉軍沿邊安撫使　後宮劉氏為紅霞帔十三年六月甲午轉司記十六年五月戊寅遷才人十七年二月己酉遷婕妤二十三年五月壬子遷婉容二十四年正月丁丑封貴妃

左中大夫劉大中以優免至是卒詔復資政殿學士致仕右正言万俟卨奏大中罷歸益懷怨憤幽囚其父壹鬱而殞遂請之既而遺表上贈左正奉大夫官子孫如故事言者又駁之乃止大中復職在十月壬辰贈官在十一月戊戌駁奏在己酉今併書之以見秦檜用意曲折　辛未尚書右僕射秦檜以朝堂恩封華國公　皇兄嚴州觀察使权主奉益王祭祀安時特遷寧遠軍承宣使于是親賢宅宗子十人並進京　是月金主亶殺尚書左丞相陳王希尹右宰相蕭慶先是客星守陳太史以告宇文虛中虛中以告希尹不以為怪及是坐誅初希尹與慶在兵間皆晉国王宗翰腹心而都元帥越國王宗弼素出其下至是

宗弼得權凡希尹所以致罪則宗弼之為也苗耀神麓記固新毋姓三十個月而生名
曰固新乃三十也身長七尺餘言如巨鐘創造女文字軍旅之事
暗合孫吳初烏珠往和州帥府已朝辭衆官餞于燕都烏珠甲第
抵闕散婦惟固新独留嗜酒盛烏珠首曰尔鼠輩豈容我噬哉尔
之軍馬能有几何天下之兵皆我有也烏珠佯醉如厠急走騎告
秦国王宗幹云兄援我宗幹与固新素厚遂言語庶護之固新寔
有酒豈可信哉烏珠出次早以辞皇后為名泣告皇后如前后曰
叔且行容款奏帝尔烏珠遂行后具此語告東昏使烏珠親弟燕
京留守紀王阿魯追烏珠至良鄉及之烏珠至密奏帝曰朕欲誅
此老賊久矣奈秦国王方便援之至此自山后沿路險阻處今朕
居止善好處自作巳納凡我骨月不附巳者必誣而去之自任其
腹心于要務奸狀已萌惟叔自款之是夜詐称寄語
入固新所居執而數之賜死四子并蕭慶父子皆被誅希尹既死徒
黨連坐者數百人奉使徽猷閣待制洪皓嘗與希尹持論幾被刑
宗弼知之故不死金主亶遂進宗弼為太傅尚書左丞相兼侍中
監察國史領行臺尚書省事都元帥如故以洪皓記文張滙節要熊克小歷參修宗弼所
除官據紹興講和錄明年九月烏珠第一書給銜如此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八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年冬十月壬申朔祕書省正字溫革監登聞檢院馬璐罷時言者論二人專守偏見譏議紛然望使各與外任庶幾人知好惡國是自定乃以革通判洪州

癸酉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張浚以明堂恩復觀文殿大學士

左朝請大夫范塤都大主管川陝茶馬監牧公事主管秦司

成武功大夫華州觀察使知代州兼沿河安撫使統制河東忠義軍馬王忠植落階官為建寧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河東路經畧安撫使兼知代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三十八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年冬十月壬申朔祕書省正字温革監登聞檢院馬騤罷時言者論二人専守偏見譏議紛然望使各與外任庶幾人知好惡國是自定乃以革通判洪州

癸酉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張浚以明堂恩復觀文殿大學士

左朝請大夫范墳都大主管川陝茶馬監牧公事主管秦司

戍武功大夫華州觀察使知代州兼沿河安撫使統制河東忠義軍馬王忠植落階官為建寧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河東路經畧安撫使兼知代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丙子河東府言永安永昌永熙三陵神臺壆列損動及枳橘栢株有為然所伐者詔本府如法補飾

丁丑言者論每遇宗祀之秋必有儆戒之象或六飛順動或䄡設侵陵今又大火示變故當正厥事以應上恭以皇祐詔書合癸天地並配祖宗此陛下所用宗祀之彝典也而辛亥歲禮部郎官有立議止以太祖太宗並配者是時宰相力主是說違詔書經宗廟之罪卒自當之且太祖開萬世之基太宗定四海之難而和戎戢兵以致太平者真宗也臣願陛下參之羣言斷以獨智以合皇祐聖詔以慰在天之神以垂萬世之法事之當正無大於此者誠如是則天意格而災異銷矣詔禮官詔討論申省後不行

戊寅尚書右僕射兼提舉詳定一司勑令秦檜等上紹興重修在京通用勑令格式四十八卷申明十二卷看詳三百六十卷

丙戌武翼大夫忠州刺史河北路統制軍馬李寶至楚州先是寶與其徒曹洋等自興仁泛舟来歸過徐州捕金之戍卒七十餘人及淮陽為軍守將所逐寔射却之時韓世忠在楚州寶與其徒歸之世忠大悅

丁亥直秘閣提舉洪州玉隆觀范直方落職與遠小監當直方以司農卿為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計議軍事至是右正言万俟卨論其怯懦沮師又言軍之進退必觀機會而乃昧于興奪之謀而為保身之計故有是命王明清揮麈錄餘話云建炎中金人駐楚泗間時張韓擁兵于高郵敵暫于泗整師

大入二將自料非其敵深以為怯將欲交鋒之際風雨大作敵衆辟易散走損折甚衆因遂奏凱范師孠直方滑稽之雄也為叅議軍事笑云馮知幾七韓五乃得巽二滕六之力耶聞者鬨堂

鄉貢進士王文獻進所注司馬法詔免文解一次文獻泉州人也

己丑徽猷閣待制知信州劉岑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建昌軍聽言以臺臣論其歷守三郡妄費官帑以市私恩故也仍命司農寺丞李椿年往鎮江府信池州點檢侵支妄用錢物申省左朝散大夫沈該行軍器監主簿填復置闕

庚寅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新知宿州王進改知濠州武功大夫貴州刺史王存知光州進之除宿州也乞台州兵馬鈐轄卹青為本州鈐轄至是復與青偕之濠梁也

辛卯詔川陝官員陳乞覃恩轉官磨勘奏薦封贈循資致仕遺表恩澤依得著令者令宣撫司施行以胡世將申審也

壬辰上謂大臣曰用兵惟在賞罰若用命者必賞不用命者必罰何患人不盡力比聞大將奏賞往往任私不當人心朕若親提一軍明賞罰以勵士卒必可擒取兀朮

戊戌左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院使提舉詳定一司勑令華國秦檜以修書恩進左銀青光祿大夫封衛國公　直顯謨閣知慶陽府節度鄜延環慶兩路軍馬宋萬年陞敷文閣待制錄守城之勞也

己亥龍圖閣直學士萬中徽猷閣待制王居正並落職依舊提舉

江州太平觀御史中丞何鑄論二人之罪以為趙鼎當軸汲引一
時邪佞之人置之朝廷曰者陛下斥逐元邪天下咸服而欺世盜
名之甚者猶置而不問是狐狸雖去而豺狼尚存恐非所以明好
惡一觀聽故有是命

庚子熙河經畧司將領惠逢與敵遇於野龍敗之

是月淮北宣撫判官劉錡來朝　資政殿學士翟汝文薨賜謚忠
惠十有一月按是月辛丑朔壬寅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王
子獻卒

癸卯尚書倉部員外郎陳膏秘書郎吳傅並為監察御史

戊申金將喀齊喀自潼關出犯陝州守臣吳琦擊却之喀齊喀洛
索孫也　鳳翔府同統制軍馬楊從儀敗金人于寶雞縣

己酉上曰自古為天下者以先得人心未有專事殺伐殘忍而可
為者烏珠雖强專以殺伐殘忍為事不顧人心之失朕知其無能
為也右宣義郎廣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陳正由特降一官以正由
奏其代者尤深不法而言者論正由但當具事因申聽朝廷施行
今乃云謹按又云姑擴其大者言之又云以為天下臣子貪墨不
體國家之戒其言犯分輕率故有是命

辛亥頒真宗御製文武臣僚七條于郡縣　福建安撫大使張浚
等奏乞措畫賑濟事上曰賑濟本為貧民近世止及城郭而鄉村
之民未嘗及之須令州縣雖僻處亦分委官吏必躬必親則下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皆霑寔惠矣起居郎張宧权尚書吏部侍郎　起居舍人李易守
起居郎尚書司封郎中郭孝友為起居舍人廣南東路兵馬鈐轄
殿前司催鋒軍統制韓京陞充本路兵馬副總管兼汀漳虔吉州
捉殺盜賊時劇盜謝花三為乱故命京討之仍聽福建大師張浚
節制　壬子皇伯鎮東軍承宣使安定郡王令廣為保平軍節度
使以令廣曩任文資積閥特遷也
癸丑兵部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胡交修充端明殿學士知台州
權尚書吏部侍郎周綱充敷文閣待制二人皆以引疾得請以徽
猷閣待制提舉醴泉觀兼詳定一司勅令張宗元試尚書兵部侍
郎　乙卯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奏已遣兵解慶陽之圍乞詔湖
北京西宣撫使岳飛出兵牽制上曰兆未易輕議凡事有緩急先
後必思而後動乃可以成功也先是慶陽圍急帥臣宋万年乘城
拒守會金將以檄書招建寧軍承宣使河東經畧使王忠植以所
部赴陝西會合行至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使拜忠植曰若本
朝詔書則受若金國詔書則不拜也惟清械之以詣右副元帥薩
里干不能屈使甲士引詣慶陽城下諭使出降忠植大呼曰我河東
步佛山忠義人也為金所执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
壁忠植即死城下薩里干怒詰之忠植披襟大呼曰當速殺我遂
遇害　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范雩請南班大將軍以下用故事二
年一試藝業取中選者推恩不果行雩吳縣人也　丙辰賜成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團練使帶御器械邢孝揚兩浙田二十頃　丁巳監察御史楊愿守尚書司封員外郎　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梅充寔行監察御史直秘閣知臨安府俞俟陞秘閣修撰以俟每對便殿論功事机故也　戊午上曰用兵惟視謀之臧否不可問力之強弱苟謀之不臧恃惟知恃力雖或勝亦不足以成功上又曰收復州縣非良策也守之則兵分而勢弱不守則旋為敵人所得惟塗炭吾民且須深思熟慮策出万全一舉而遂敵則州縣皆為我有矣何必每州每縣而取之乎　己未尚書左司員外郎魏良臣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右司員外郎施坰林正並為左司員外郎監察御史錢棐為右司員外郎　左承奉郎何逢原為秘書省正字免召試　辛酉御史中丞何鑄論薦舉改官之弊以為多以親故勢力賄賂得之而有治行之人終老選調徒長奔競無補得人望詔有司罷去保官之令專用考課之法関陞改官各以四考為限有過犯則量事展考以別流品歲限員數以防猥并磨寒後之士無淹滯之歎事下吏部不果行（嘉泰四年四月庚申所書可參考）　甲子右正言万俟卨論營田官莊附種之弊以為官莊設即百里之民應籍者皆赴莊以待耕耨已業荒廢多不能舉附種行則斛斗之種戶種給于民散歛之擾率以為常欲望逐路選委強明監司一人遍何郡縣應有營田去處覈寔均放其帥臣隱蔽不肯公共商榷者並許按劾以聞上曰卨所論極當大凡營田須軍中自為之則不

斂其民而軍食足若使民舍己之田營軍之田恐甚於斂民之為害也乃詔領營田監司措置　詔判北宣撫判官劉錡募兵劾萬人時錡軍及韓世忠岳飛皆造軍器所乞牛皮至十餘萬張郡邑往往殺牛以應命言者請蠲其數且詔工部措置　是月宜章洞民駱科文遂犯桂陽郴道連賀州諸縣詔發大軍往討之趙甡之遺史在十二月今依紹興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湖南安撫司所申附此月末

十有二月按是月辛未朔

癸酉左朝奉散郎若若谷為司農寺丞若谷若水兄也　徽猷閣待制知潭州謝祖信卒趙甡事寔司謝祖信坐童氏子增出知潭州祖信姻家大臣其妻凡數日曰尔家累我以致斃抑而死祖信守潭事具去年六月　壬午命尚書右僕射秦檜上皇太后冊寶於慈寧殿寶用金冊以珉石冊文參知政事孫近所撰而上自書之禮畢上遣賀于宮中羣臣遣賀宮門外　丙戌詔臣僚章疏非已施行者及邊防攻守等事並毋得雕印尚書禮部侍郎蘇符權禮部尚書仍兼資善堂翊善　中書舍人林待聘試給事中仍兼直學士院兼侍講　起居郎李易試中書舍人　起居舍人鄭孝友權尚書工部侍郎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趙鼎移漳州居住左通議大夫折彥質復龍圖閣學士皆用明堂恩也言者奏庶之飾奸惑衆彥質之敗事誤國罪皆顯著今遽牽復恐天下之心不能無疑又言鼎之罪惡類入于無將十惡之誅恐難以常法從事而行原赦命乃寢庶太中寢命在己丑鼎寢命在壬辰　丁亥秘書少監朱翌試起居舍人仍兼實錄院檢討官　司農少卿李若虛試司

農卿 故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寧軍承宣使王忠植特贈奉
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家十人時胡世將上忠植死事
于朝詔贈官特贈賜謚太常謚議勇節都省批忠植死節事顯
異自古節義罕有倫比其別擬定太常奏㮣法忠植當謚曰忠然
易名之義不欲復犯其名謚法能濟于志曰義義能固守曰節請
改謚義節從之（忠植再定謚在明年二月丙申今聯書之） 戊子左朝請郎勾龍如
淵復敷文閣待制左朝奉郎劉一止呂本中復秘閣修撰並仍舊
提舉江州太平觀左朝奉郎主管洪州玉隆觀周葵復直秘閣
辛卯秘閣修撰柳約復敷文閣待制仍舊提舉江州太平觀左朝
奉郎監廣州都鹽倉施庭臣復直秘閣與宮祠皆用刑部檢舉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言者奏本中阿附趙鼎無異陪臣又奏庭臣失尊君之礼于是二
人復職之命皆罷（本中復命在是月癸巳庭臣復命在明年正月乙丑） 癸巳武畧大夫耿
著復為左武大夫用韓世忠奏也 樞密院効士吴揚特補下州
文學揚河南人用守將李興薦而有是命 甲午龍神衛四廂都
指揮使和州防禦使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韓世良為廣州觀
察使 己未婕妤張事氏才人吳氏並進封婉儀 言者請令請大
帥各存偏裨之可任者上曰諸校智愚勇怯朕皆熟知之儻有使
令便可抽摘何用薦舉耶 兵部侍郎張宗元乞命有司以續降
朝旨使人合理者裒為一書以進許之後九年乃成凡四百三十
五卷（十九年六月戊午成書） 詔左承事郎陳淵已復直秘閣指揮勿行以言

者論淵與呂本中各以朋比得罪不當興詿誤之人一槩滌祓故
也　丙申新除權尚書工部侍郎郭孝友卒詔除敷文閣待制致
仕　右奉議郎樞密院計議官王佛卒以久攝本院檢詳特官其
子一人後不能為例　丁酉命殿前司前軍統制王滋捕東陽縣魔
賊上命大臣諭滋毋多殺未幾賊平　己亥詔太廟時享以少牢
祫享以太牢如舊典用太常少卿陳桷請也始以殿室隘陝祫與
時享並用一羊至是殿室已展修故桷有請　是月淮北宣撫副
使楊沂中引兵還行在永州防禦使呼延通自殺初京東宣撫處
置使韓世忠在楚州晚年猶嗜色每諸將招之飲必使妻女奉觴
為壽世忠連亩酣醉而後得通忿之臨安有甲妓韓婉者美而慧
通以力致之世忠聞而以屬意通不能吝遂獻于世忠一日世忠
與永統制郭宗儀會于通家世忠暫卧通以手拔其佩刀宗儀溺
其手曰不可世忠覺大驚奔馬而歸通與淮陰統制官崔德明不
叶世宗即名通斥為士伍使隸德明軍中世忠生日諸將皆入為
壽通自淮陰馳至世忠見之即走入不復出通伏地泣血眾共遣
之通乃去德明還淮陰數通擅離軍之罪杖之數十通怏怏赴運
河死人皆惜其勇忠後亦悔之（按世忠生日在此月癸巳不知通死以何日胡且附月末）
初知河南府李興既屯白馬山寨李成以蕃漢數萬衆圍之時興
妻周氏與其子居襄陽惟幼子在側敵圍益急士心頗搖興聞謂
諸將曰興與諸君當以死守毋有二志苟或不敵吾豈為敵污者

當抱是兒南向投崖以謝天子諸將皆感泣由是守益堅敵遣使
賫黄榜招興以奉國上將軍河南尹興得檄不啟立斬其使以檄
聞于朝白馬受圍久方冬泉涸軍民乏絶興焚香默禱一夕大雪
泉源皆溢盛知興志不可屈乃即山下屯兵積粮為久居之計興
潛遣將士夜焚之成大挫徑歸西京是歲 河南王忠民卒忠民
既辭祿事具紹興三年依董先事于豫章次年撰三國和議狀遣使臣岳
知常散之偽境俄而知常為侯人所執忠民坐是編置閩中未幾
得釋金歸河南之歲三詔威武軍津遣忠民造朝力辭恩命罷歸
及是携家來居臨安卒年七十五此據林泉野記修入 金人既復取河南地
猶慮中原士民懷二王之意始創屯田軍凡女真奚契丹之人皆
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種春
秋量給衣馬若遇出軍使給其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之南淮隴
之北俱有之多至五六萬人皆築壘於村落間至此不廢此據張棣金國志修入不得其言故附於取河南之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九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有一年（歲次辛酉金熙宗亶皇統元年）春正月（按是日辛丑朔）壬寅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趙開卒年七十六自金人犯陝蜀開職饋餉者十年軍用得以毋乏一時賴之開既黜主計之臣率三四易於開條畫甚悉無敢變更者人偉其能然議者咎開竭澤而漁使後來者無所施其智巧凡茶鹽榷酤激賞零畸絹布之征遂為西蜀常賦故雖累減經放而害終不去焉　癸卯鳳翔府同統制軍馬揚從儀敗金人于渭南丁未直秘閣新知鄭州湯鵬舉知江州　庚戌淮西宣撫使張俊入見上問曾讀郭子儀傳否俊對未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九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有一年歲次辛酉金熙宗亶皇統元年春正月按是日辛丑朔壬寅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趙開卒年七十六自金人犯陝蜀開職饋餉者十年軍用得以毋乏一時賴之開既黜主計之臣率三四易於開條畫毫髮無敢變更者人偉其能然議者咎開竭澤而漁使後來者無所施其智巧凡茶鹽榷酤激賞零畸絹布之征遂為西蜀常賦故雖累減經放而害終不去焉　癸卯鳳翔府同統制軍馬楊從儀敗金人于渭南丁未直秘閣新知鄭州湯鵬舉知江州

庚戌淮西宣撫使張俊入見上問曾讀郭子儀傳否俊對以未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諭云子儀方時多虞雖總重兵處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詔至即日就道無纖介顧望故身享厚福子孫慶流無窮今卿所管兵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儀則非特身饗福子孫昌盛亦如之若恃兵權之重而輕視朝廷有命不即稟非特子孫不饗福身亦有不測之禍卿宜戒之先是金都元帥宗弼自順昌戰敗而歸遂保汴京留屯宋亳出入許鄭之間復簽兩河軍與蕃部凡十餘萬亦謀再舉上亦逆知敵情必不一挫便已乃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俊自建康來朝故有是諭也中興聖政史臣曰將帥驕蹇自有常刑聖上保全功臣恐其自速顛躋以經綸之訓易荼鉞之威使虎豹入圈檻鷹隼加覊紲駕馭之法盡于此矣高祖不以古人責韓彭速其禍敗亦不學子之過也先是韓世忠易兩鎮節鉞上手寫子儀傳遍賜諸將至是十年矣故復以賜俊焉 辛亥上諭大臣曰李

左軍言千里饋粮士有饑色敵若犯淮其勢粮必在後但戒諸將持重以待之至粮盡欲歸因其怠而擊則無不勝矣又曰聽言必考其寔近有言劉錡之過朕徐考之皆無寔迹讒者遂息遜近曰錡當何以報聖恩也 甲寅直秘閣知常州王縉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自是不復用 乙卯金人犯壽春府守將孫暉樞密院統制雷仲合兵拒之 戊午萊州防禦使淮東宣撫司游奕軍統制劉寶為江州觀察使 己未淮北宣撫判官劉錡自太平州渡江以援淮西錡有兵二萬馬數百熊克小歷烏珠入犯巳未劉錡統所部渡江禦之按淮西從軍記云正月金人犯壽春是月十九日錡被命正渡江巳未十九日也據此則錡先被命但凡日出師耳克恐小誤朝廷聞報亟令張俊還建康拒敵時孫暉雷仲皆棄城而出金人陷壽

春殺守兵千餘人繫橋淮岸以濟其衆　禮部尚書蘇符入對因
論易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之理且言父子天合誠
意所在雖遠必通今金敵敗盟朝廷用兵雖議和之使不復再遣
然誠心出于天合者不間遠近則太后終必還饗慈寧之養甲子
上語宰执且曰符頗明經旨自世俗觀之此論似迂濶而理有必
然者中興聖政上曰木瓜美齊威公而載之衛國風何也秦檜等古思所以為对上曰自衛覩之威公維絶誠可美自齊覿之
威公専對亦可罪仲尼成人之美而掩其罪故不載之齊國風而載之衛國風檜等曰御見聖學高明深得仲尼删詩之意非諸儒
之所能及臣謂正对曰孔子遏悪揚善之意見於六經者多矣人主政治本原出于經術是以見臣下過失不幸而出於不得已者
則以孔子之心恕之此之謂帝學　乙丑劉錡至廬州駐兵城外時樞密直學士
知廬州陳規病卒城中無守臣備禦之具皆闕官吏軍民散出逃
遁惟有宣撫司統制官関師古兵二千餘人錡巡其城一匝曰城
不足守也乃冐雨與師古率衆而南　丙寅金人大軍入廬州遣
輕騎追錡相及于西山口錡自以精兵為殿復戈西向列陣以待
追騎望見錡旌旂逡巡不敢逼日暮各觧去　丁卯錡結陣徐行號
令諸軍占擇地利共趨東関依水據山以遏金人之衝自金人渡
淮淮南之人皆避過江南之人為遷徙之計惟視錡兵以為安危
錡既得東関之險稍休士卒兵力復振金人大兵據廬州雖時遣
兵入無為軍和州境内剽掠而不敢舉兵逼江者盖懼錡之乘其
後也江南由是少安此以淮西從軍記及趙甡之遺史參修記不言錡與師古同奔蓋諱之也然陳規卒城中
無守臣備禦之具皆闕則順昌之捷規不為無助故盡因其語書之戊辰金人陷商州先是右副元

帥薩里千遣珠赫貝勒以數千騎入犯守臣卲隆知不可守乃焚倉庫毀廬舍而遁敵入城據之　己巳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以殿前司兵三萬人發行在趙甡之遺史稱是月楊沂中以兵三萬出正而日歷無之熊克小歷云沂中自臨安晝夜疾馳六日而至歷陽尋復和州張俊至和州在二月五日甲戌以日計之自己巳至甲戌凡六日故附于此己巳正月晦也

是月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言鳳翔府渭河南和尚原昨來講和以前為敵人占據遂致軍馬動輒深入自金人再犯陝西至今和尚原尚係官軍屯駐不惟占得河南地土又包占鳳州在裏隔限軍馬來路不一所以薩里干等三帥日近會合軍馬觀其來意必欲取和尚原而後已上件形勢是今日必爭之地須當竭力占守紹興三年冬吳玠失和尚原遂致金人長驅直犯殺金平深入川口當時非兵力不足止緣糧盡遂致不能堅守去年和尚原所積斛㪷不少緣自五月至今與敵相拒已經九月官軍食用垂盡除本司措置接續收糴外僅有現在二萬餘石止了得戍兵逐月口食若調發大軍不免闕誤今合據大軍的確合用之數預行樁辦若一向陸運又恐困竭民力臣自到任以來除漕司年計之外於仙人關一帶自行措置收糴軍兵食不盡米約計七萬餘石今來更不於民間科買止於上件米內支撥以雇直口食募軍民般運然上件米斛止是救目前之急所有將來經久合每歲預行措置契勘興洋稅賦祖宗舊法並係支移今欲將興元府洋成州章處自今年夏料據和尚原合用軍食之數依舊法以地里遠近攢

那送納本近因歸投蕃軍稱説昨來鶻眼與王俊於東路浴口相
拒薩里干使銀牌天使諭鶻眼不得出兵只且守定王俊粮盡自
入川去後果如其言今敵又欲用此計困和尚原官軍使糧盡自
退要須預備以伐其謀臣非不知自川中運糧至渭上雖諸葛猶
以為難然國家必爭之地不可不多方措置昨蒙朝廷支降官告
補牒計價二百萬緡充補漕糴本于去年八月上件告牒到司已
是金人侵地其陝西斛㪷不曾取糴兼告牒亦無人肯承買今欲
乞朝廷却行拘收只乞換度牒計價二百萬緡充將來糴買般運
之費鳳翔百姓忠義不負朝廷自金人侵犯以來尚猶賫糧赴楊
從儀送納後金人禁止然亦不住有與販米麵之人臣先行措置
將銀絹錢引二十萬緡遣官屬前往同楊從儀令以高價招誘興
販者剩獲利息必須趨利而來比之般運尤為省費并與吳璘等
熟議以為堅守和尚原以誘敵軍犯險破得敵衆則陝西可以收
復璘等必甚堅銳臣當竭力措置應副契勘和尚原所係利害至
重今來川蜀士大夫議論或謂敵既必欲得故彊不若棄之只保
仙人關殊不知一失和尚原便自棄地三百餘里又頻失險要其
間入川路徑散漫不一為害甚大議者但欲省餽運而不顧其害
又謂和尚原形勢吳玠尚不能守而臣以一書生乃欲力保此原
多以為非殊不知臣欲力保此原蓋是與吳璘楊政等諸將佐
論至熟璘亦謂其兄昨失和尚原本非得已今幸尚可保守須據

此地以佚待勞期破敵衆然後乘勢圖復陜西若失此原則璘等
枝梧亦自費力其言頗為精確蕭本司探事使臣林常舊與撒離
喝下蕭少尹相熟見本人說帶來正軍傔軍保甲共五萬餘人本
朝已殺了萬餘人自去年五月渡河累據諸處探報元帶甲軍從
軍共約五萬本司前後遣發兵將與之力戰計所殺傷敵兵約及
萬計今若據和尚原之險並前扼渭河官軍盡得地利彼若冒昧深
入決可大破其衆今來為大敵對壘見一面措措其間不無勞費
要當權利害輕重（按世將此奏必已知秦檜有割地求和之意期故詞丁寧如此） 二月（按是月庚午朔） 辛
未夫果州團練使湖北京西宣撫使司游奕軍統制武糾知襄陽
府召靜江軍承宣使知襄陽府劉錡赴行在 壬申起復通侍大
夫華州觀察使知思州充夔州路兵馬鈐轄兼思珍州南平軍
沿邊巡檢使田祐恭陞領奉寧軍承宣使 癸酉淮西宣撫司都統
制王德渡江屯和州初都帥宗弼既入合肥建寧府諜者回報金
人已含犯山縣漸犯歷陽時張俊諸軍雖已趣裝猶未起發江東
制置大使葉夢得見俊請速出軍俊猶遲之曰更俟探報夢得曰
敵已過含山縣萬一和州為金人所得長江不可保矣俊遂令諸
軍進發諭諸統制曰先得和州者勝德曰德當身先士卒為諸軍
前鋒後壯之將士皆鼓舞讙譟而行有報已失和州者德乃率所
部兵渡采石約俊明日入城會食至中流聞賊勢衆甚莫敢前德
驅之進櫂首先登舟俊宿于江中德率衆徑至城下敵退屯昭關

趙牲之遺吏二月己卯王德渡江入和州熊克小歷二月甲申張俊夜絕江與劉錡轂援相接己卯初十日甲申十四日也日歷不書復和州之日按今年七月八日賞攻房関張俊乞陣亡人推恩狀云自二月四日日東石渡江措置孜復和州初六日離和州五里殺馬初七日含山縣東獲捷初十日収復巢縣十一日全椒縣東大破賊馬十四日復昭関十八日拓皋大破四太子二十日夜収復廬州此所申最為詳密今並據之克又称元术直據和州而淮西隨軍記云張俊遣先鋒至含山縣金人游騎在無為軍和州者皆退則據和州者非烏珠也俊奏捷狀亦正称龍虎大臣韓將軍三路都統等前來侵犯今從之是日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知商州邵隆復入商州初隆既遁去乃屯兵山嶺閒道出州西芶藥口謂避地者曰汝皆王民毋忘本朝衆感泣携老幼來歸隆遣其子繼春出商州之北以張其勢而移軍洪門金人以精騎來攻隆設三伏以待鏖戰兩時許大破之擒其將隆始持十日粮過期食不繼士卒臠腐尸囓草木食之疲困日甚及戰隆觀鼓之呼殺動山谷無不一當百遂大捷繼春亦破之於洛南縣金人乃去隆以功遷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 甲戌左宣教郎李朝正為大府寺主簿 丙子上謂大臣曰中外議論紛然以敵逼江為憂殊不知今日之勢與建炎不同建炎之間我軍皆退保江南杜充書生遣偏將輕與敵戰故敵得乘間猖獗今韓世忠屯淮東劉錡屯淮西岳飛屯上流張俊方自建康進兵前渡敵窺江則我兵皆乘其後今虛鎮江一路以檄呼敵渡江亦不敢来其後卒如上所料故朝散大夫鮮于侁追復進集英殿修撰先閬州人佑右諫議大夫黨籍待制特已上第十五人是日淮東宣撫司都統制王德遇金人鎮國大將軍韓常于含山縣東敗之 丁丑上謂大臣曰朕於諸帥聽

其言則知其用心觀其所為則知其才人皆言劉錡善戰朕謂順
昌之勝所謂置之死地然後生未為善戰也錡之所長在於循分
守節危疑之交能自立不變此為可取　己卯淮西宣撫司統制
官閻師古李横復取巢縣　庚辰徽猷閣直學士知洪州梁揚祖
陞顯謨閣學士以揚祖擒捕虔吉諸寇殆盡故也　左朝散大夫
蔡伸知和州星夜前去之任　辛巳直秘閣知泰州王喚兼通泰
制置使措置水寨鄉兵控守二州　壬午太常謚故瀘川軍節度
使劉仲武曰威肅為其子錡故也　是日淮西宣撫司將官張守
忠遇金人于全椒縣敗之先是金人分兵犯滁州濠州起復武功
大夫英州刺史知滁州趙時遁去張俊遣左軍統制趙密追金人

擊之密令守忠以五百騎出全椒偃誘笪竹間敵疑不動迫暮引
去密乃引兵出六丈河以分敵勢將斷其歸路　癸未中書舍人
兼侍講實錄院同修撰張燾罷以殿中侍御史羅汝檝論燾初聞
警報託假家居故也　淮西宣撫使張俊言已復巢縣又言俊已
在和州竭力措置決與敵戰必須取勝可保無虞上大喜　是日
劉錡自東關引兵出清溪邀擊金人張俊楊沂中亦遣統制官王
德張子蓋等會兵取含山縣復奪昭關　甲申徽猷閣待制提舉
亳州明道宮馮檝知邛州　是日三京招撫處置使司統制官崔
臯遇金人于舒城縣敗之　丁亥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判官劉
錡淮西宣撫司都統制王德統制官田師中張子蓋及金人戰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柘皐鎮敗之前一日錡行至柘皐與金人遇夾河而軍初金人之
退兵也日行甚緩至尉子橋天大雨次石梁河河湍暴敵斷橋以
自固列營柘皐地平金人以為騎兵之利且見錡軍步意甚易之
河通巢湖闊二丈餘錡命軍士曳薪疊橋須臾而成遣甲軍數隊
過橋皆卧槍而坐會沂中德師中子蓋之軍俱至翌日敵將邢王
與鎮國大將軍韓常等以鐵騎十餘萬分為兩隅夾道而陳趙甡之遺史熊克小歷皆稱烏珠以鐵騎十餘萬夾道而陳按三宣撫所申止稱刑王韓將軍王太子大兵及自廬州前來烏珠軍馬蓋烏珠自廬州濟師非其親出也甡之克小誤
沂中自上流涉淺徑進官軍不利統制官輔
逵中自騎兵有稍卻者德曰朕右隅皆勁騎吾將先破之乃與師
中麾兵渡橋薄其右隅屬陣動有一師被甲躍馬揩畫陣隊德引
弓一發師應弦墜馬德乘勢大呼馳擊諸軍皆鼓譟金人以拐子
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曰敵便習在弓矢當有以屈其技
乃令萬兵各持長斧堵而前奮銳擊之金人大敗退屯紫金山德
等尾擊之捕敵數百人馬馱數百而錡以步兵甲重不能奔馳下
令無所取故無俘獲焉是役也將官拱衛大夫武勝軍承宣使姚
端已下死敵者九百三人而敵之死者甚衆錡謂德曰昔聞公威
略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公張俊之愛妾章氏即杭妓張穠
也頗知書柘皐之役俊貽書囑以家事章答書引霍去病趙雲不
問家事為言令勉思報國俊以其書進上大喜親書獎諭賜之章氏事以趙甡之遺史修入甡之又云章氏加封雍國夫人恐誤按程敦原外制集章氏明年方自淑人進封郡夫人

己丑官軍復廬州金人之犯淮也資政殿大學士江東安撫制置大使知建康府葉夢得團結沿江軍民數萬分據江津遣其子書寫安撫司機宜文字模將千人等馬家渡及是宗弼覘以輕兵來犯不得渡而還　庚寅上謂宰執曰自敵犯邊報至人言非一朕惟靜坐一室中思所以應敵之方自然利害皆見蓋人情方擾惟當鎮之以靜若隨物所轉胷中不定則何以應變也　是日張俊楊沂中劉錡皆至廬州之城外　壬辰柘皐捷奏至　癸巳起復武功大夫英州刺史知滁州趙時降三官令簽理本州自效　乙未賜劉光世韓世宗張俊岳飛楊沂中劉錡詔書以捷書累至軍聲大張蓋自軍興以來未有今日之盛仍戒以尚思困獸之鬬務保全功其詞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林待聘所草也上又遣入內內侍省都知陳永錫乘傳往淮西勞軍歷視戰地宣勞甚渥中興聖政何俌龜鑑曰敵之戰于柘皐也十萬鐵騎夾道面陣其勢豈可當哉張俊楊沂中等寔之觀其晝夜疾馳殺援相接民兵團結分據江津或守馬家渡以示吾之有猶或據和州以遏敵之要衝卒使諸將捷書繼至而軍聲大振矣是役也蓋自兵興以來未有今日之盛又豈偶然之故哉　是日節制陝西諸路軍馬郭浩言已復商州　丙申江東制置大使葉夢得上奏稱賀詔嘉獎初建康屯重兵歲費錢八百萬緡米八十萬斛榷貨務所入不足以贍至是禁旅與諸道之師皆至夢得被命兼總四路漕計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將得悉力以戰由是朝廷益嘉之　己亥上曰敵退便當措置淮南如移隸州縣併省官吏繆築城壁要當事事有備常為敵至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防也中興聖政何備龜鑑曰文事必有武備我高宗未嘗專事於文而浸忘乎武也吾觀講和之後吾國君臣兢儆申訓嘗若寇至之無日八月六日上曰有備無患縱使和議已成亦不可弛兵備而張戒數論邊事謂當以和為表以備為裏以戰為不得已上亦諭曰此極當之論也九年上謂大臣曰敵難講和戰守之備何可必弛朕方復置茶馬司乘此間暇廣武備以戒不虞十年陳淵謂和戰二議不可偏執上謂淵曰今日之和非惟不可備執自當以戰為主十一年上曰虜退便當措置淮南修築城壁要當事事有備常為寇至之防則知高宗之所以開紹中興者其自治之事盖已先定也

三月庚子朔觀文殿大學士左宣奉大夫福建路安撫大使知福州張浚言朝廷調發大軍用度至廣臣本州措置出賣官田及觀誘寺院變易度牒共得六十三萬緡節次起發少助國用詔浚一意體國識大臣體令學士院降詔獎諭　癸卯張浚復將進　言者請兩淮控扼去處其守臣並易以武臣餘州見任人不可倚仗者並別與差遣從之

是日金人圍濠州初金人自柘皐退軍于紫金山也濠州守臣王進發書告急日已再四而通判州事張綱以邊機事請赴行朝遂泛舟而去一日趙榮以數百騎至城下進登城望之榮語進曰大金以精兵三十萬旦暮臨城勢不可敵公宜開門縱民出城為避地計且淮岸舟船頗多若水陸從便傾城而去不三兩日可以獲安方今滿城生靈性命在足下宜念之進怒曰趙榮汝不能全節於朝廷乃為北軍游說邪使勁弩射之榮大怒少退罵進良久而去州人聞之以避地之謀力請于進進不從至是北軍自延陵浮梁渡淮翌日以兵數萬列于東門之外旌旆蔽野是時進有兵千餘又有宣撫司兵數百在城中北軍謂樓櫓皆腐爛攻之必破乃

使人至城下招降守陴者怒罵之　甲辰淮西宣撫使張俊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判官劉錡會議班師俊與沂中為腹心而與錡有隙故柘皐之戰奏賞諸軍錡獨不預時朝廷雖命三帥各軍不相節制然諸軍進退多出於俊而錡以順昌之功驟貴諸將亦頗嫉之方金人之初退虛實未明三軍相視猶預無決但聞俊沂中議欲棄壽春而移廬州於巢縣復以廬州為合肥而濠州自金人侵犯圍閉城守日夜遣人至軍前求援至是有被虜人民自淮上竄歸者皆言金人渡淮去已遠而濠路又通翌日俊因會飲謂錡曰公步人久戰可自此先回徑取采石歸太平吾欲與楊太尉至濠州耀兵淮上安撫濠梁之民而吾軍取宣化以歸金陵楊太尉渡瓜州以歸臨安庶道路次舍樵爨不相妨軍之始行也有詔淮東西漕臣胡紡李仲孺江東漕臣陳敏識隨軍饋運又遣兩浙漕臣張滙繼至會集于軍前俟命諸漕備十日粮諸漕以水路止於廬州陸路無夫搬運遂給軍士錢人一千使之附帶又令敏識撥水路綱運入滁州以接濟二軍夜二軍調發遲明軍馬盡去獨俊留兵數百未行　乙巳權禮部尚書兼資善堂翊善蘇符兼侍讀中書舍人李易兼侍講　直徽猷閣知邵武軍主洋言宣和二年布衣呂堂乞生子之家量給義倉米朝廷不曾施行近歲民貧乏之家生男女而不能養贍者入於免役寬剩錢內支四千可謂仁德甚厚矣然免役寬剩州縣所収甚微勢不可久乞鄉村之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無問貧富凡孕婦五月即經保申縣專委縣丞注籍其夫免雜色
差役一年候生子曰無問男女第三等已下給義倉米一斛縣丞
月給食錢十千專掌附籍所掌萬户已上歲及千人便與改官蓋
義倉米本不出糶今州郡尚有紅腐去處一郡歲發萬斛可活萬
人通數路計之不知所活其幾何也又縣尉終任獲强盜七人便
許改官今使縣丞終任活一二千人俾之改官亦豈為過又義倉
之米若有不繼逐年隨苗量添升斗積以活民民自樂從再三審
度寔可經久上覽奏曰愚民無知迫於貧困不能育故生子而殺
之官給錢物使之有以育則不忍殺矣朕為民父母但欲民蕃衍
豈惜小費也乃詔户部措置（十五年五月戊午改給義倉米） 是日平旦楊沂中

赴張俊帳會食已二帥俱去行數里諜報虜攻濠州甚急俊茫然
失色復馳騎邀劉錡錡還命軍中持十日粮繼二軍而行 丙午
德音釋壽春府廬和舒州無為軍管内雜犯死罪已下囚 是日
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舟師至昭信縣夜世忠以騎兵遇
金人于聞賢驛敗之 丁未遣樞密都承旨周聿往沿江點檢措
置事務且存撫淮民之失業者 是日金人陷濠州武功大夫忠
州刺史知州事王進為所執兵馬鈐轄武功郎閤門宣贊舍人部
青巷戰死之前一日敵薄城下以雲車衝梯之屬攻城城上與屋
瓦皆震矢石如雨進所部皆閩人未嘗經戰守或告以州之民兵
皆百戰之餘可以捍敵進不從翌旦兵馬鈐轄部宏縋城投拜告

以城中虛寔敵益兵東南隅乘風縱大焚其樓櫓倏忽皆盡敵乘
勢登城進奔馬入郡舍朝服坐于廳事遂就執金人縱兵焚掠夷
其城而去熊克小歷云濠州陷王進被殺此據淮西隨軍記所云也按紹興講和錄烏珠第六書云濠梁之破守臣王進
既已貸其生命則進固不死趙甡之遺史稱進被執與烏珠書同今從之戊申張俊楊沂中劉錡至
黃連埠去濠州六十里而聞城陷俊乃召沂中錡謀之錡謂沂中
曰兩府何以處沂中曰斷殺耳相公與太尉在後沂中當居前有
進無退錡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可御有利害之兵有能之將不
可御也今我軍雖銳未為有制且軍士被甲荷粮而趨今已數日
本救援濠州濠州既失進無所投懷歸心勝氣已索又粮食將
盡散處適野此危道也敵人雖詭計莫測不若據險下寨塹地栽

木使根本可恃然後出兵襲之若其引去徐為後圖此全師保勝
之道願相公圖之諸將皆曰善於是帑足以為營仍約遂軍選慕
精鋭旦日入濠州俊遣斥堠數輩還俱言濠州無金人或謂金人
破城之後無所藉又畏火軍之來尋已去矣乃再遣騎數百往諜
皆無所見俊遣將官王某謂錡曰已不須太尉入去錡乃不行惟
沂中與王德領二十餘騎而往以兩軍所選精鋭策應之四更起
黃連埠特騎兵先至濠州城西嶺上列陣未定有金人伏甲騎萬
餘於城兩邊須臾煙舉於城上伏騎分兩翼而出沂中渭德曰如
何德知其勢不可乃曰德統制官也安敢預事太尉為宣撫利害
當處之沂中皇遽以策麾其軍曰那回諸軍聞之以為令其走爾

散亂南奔無復紀律其步人見騎軍走謂其已敗皆散金人追及
步人多不得脫殺傷甚衆此據淮西從軍記修入蓋其在軍中所目擊也王曮撰沂中神道碑云烏珠復遣三十萬至濠梁敵議欲擣山陽窺廣陵絕江而南王慮深入難制即以輕騎逆之據其衝敵抑不得展遂乘勢擊之于卅梁橋敵勢崩壞戰屢卻王謂衆曰吾士氣方張賊此餘孽猶几上肉若痛勦絕之可使二十年不敢復窺淮涘今橋闕岸峻河流激深東西際林木陰翳可以拒敵於是奪橋為隘鼓衆而出於是敵三路並至王忠勇奮發示士以必死進所敵營自午已鏖戰至夜鼓動死數十合士皆殊死鬬敵復大衂流血成河烏珠斷橋以遁獲所遺甲器資儲以億計按此所云與林泉野記等書全不同蓋曮緣飾言之今不取
己酉韓世忠引兵至濠州日歷世忠申初十日與賊接戰至三更以來賊馬衮隊直過淮北世忠亦據濠州趙雄撰世忠神道碑云敵別將數萬屯定遠王遣成閔以輕騎追之轉戰數日烏珠中克敵弓以走其衆大潰遂奪鍾離以諸書參考烏珠此時不在濠州又金人既破濠州即焚掠而去不待官軍收復也碑之所云皆非其寔
庚戌秦檜奏近報韓世忠距濠三十里張俊等亦至濠州五十
里又岳飛已離池州渡江去會師矣上曰首禍者惟烏珠戒諸將無務多殺惟取烏珠可也澶淵之役達賚既死真宗詔諸將按兵縱契丹勿邀其歸路此朕衆法也朕兼愛南北之民豈忍以多殺為意乎初敵之入犯也上命飛以兵來援飛念前此每勝復被詔還乃以乏粮為詞最後上御劄付飛云社稷存亡在卿此舉飛奉詔移兵三十里而止及濠州已破飛始以兵至舒蘄境上效張俊與秦檜皆恨之御劄以王次翁敘紀所載修入
辛亥韓世忠與金人戰于淮岸夜遣游奕軍統制劉寶率舟師泝流欲劫金人于濠州金人覺之先遣人於下流赤龍洲伐木以柅其歸有自岸呼曰赤龍洲水淺可涉大金已遣人伐木欲塞河扼舟舡諸宣撫速歸我趙崇也諸

軍聞之皆以其言有理世忠亦命速歸而金人以鐵騎追及沿淮岸且射且行於是矢着舟如蝟毛至赤龍洲金人果伐水漸運至淮岸未及柂淮而舟師已去金人復歸黃連埠（此據趙甡之遺史附入據日歷載世忠申狀乃云十二日三更後遣劉寶泝流再往濠州兩岸攻擾賊寨至十三日終日接戰萬戶以下共折萬餘人馬數千匹與甡之所云全不同不知何也）是日楊沂中自宣化渡江歸行在初張俊以諸軍至黃連埠士皆乏食乃遣事務官辛永宗還建康督粮永宗至江皐不肯渡坐于民舍呼邏卒採勝花食建康盡刷老弱及上元江寧二縣民夫運粮人持六斗米會俊等班師軍民皆棄所負之米于道側而去　壬子金人自渦口渡淮北歸敵之始入也上以御劄賜三京招司都統制李顯忠令將所部與張俊會合如立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功當建節鉞比敵退顯忠乃至孔城而歸　癸丑張俊引兵渡江歸建康府是日朝廷得俊與楊沂中報言初八日王進與蕃賊力戰大獲勝捷（初八日丁未即濠州陷之日）丁巳劉錡自和州引兵渡江歸太平州楊沂中之敗于濠梁也張俊自黃連拔寨徑去錡乃按部伍整旗最後徐行金人亦不復追錡至歷陽駐軍具奏聽旨然後班師由是俊與沂中皆恨　戊午宰執奏御史中丞何鑄論牧馬地事上曰已優支地價或有移屋又支竹木之費朕恤民可謂至矣況湖上地半是冐佃不納租稅可令臨安索契而縣凡無契冐佃者明言其罪而恕之非特免罪更給公據及優支所費使民曉然知朕心也　庚申詔中亮大夫康州防禦使右護軍右部同

統制程俊旌表門閭俊之少也其母郡氏陷于夏國俊朝夕號泣願以財贖之遇奏薦則先其諸弟又聚族百餘人而養之成州守臣王彥上其考行于朝故有是命　直秘閣新知常州秦梓知湖州辛酉左朝請郎魏矼充集英殿修撰知宣州矼初免喪乃命出守甲子行營右護前部統制張彥與金人遇于陽之劉坊寨武節大夫秦鳳路第八將張宏戰死宏初以偽命補官歸朝屢有戰績事聞贈右武大夫忠州刺史（宏贈官在八月丁丑）丁卯右宣教郎宋汝為添差通判處州先是汝為自北境間行投岳飛軍中飛遣赴行在汝為具言金人情偽且言今和好雖定計必背盟不可遽弛武備秦檜聞之不樂至是權禮部尚書蘇符力言于上乃有是命既而上憐其忠遷右通直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2701 v.55

建炎要錄卷一百四十

宋 李心傳 撰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

紹興十有一年夏四月己巳朔四川轉運副使左中奉大夫直徽猷閣李唐孺特進一官右中散大夫井度直秘閣録餉軍之勞也

壬申御史中丞何鑄言御前軍器所既屬工部即合隸臺察文匠工四千五百餘人內二千九百餘人係諸郡差到乞揀退其老弱不堪者從之癸酉宿州觀察使帶御器械鄭藻知閤門事乙亥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婺州信安郡王孟忠厚判紹興府兼照管昭慈聖獻皇后欑宮照管欑宮繫銜此似因向者劉一止論列之故去年高世則判溫州帶景靈宮使入銜前亦未有例也 國學免解進士張竑上書言四川之利其興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盡者有二鄉兵不可不盡教軍粮不可不廣糴大略欲教民兵於內郡而令五等户粮納夫錢漕司差官於豐穰之郡買粮則不患不足又言州縣官擾民及隔槽破產科舉徇私入粟之人居官貪墨等凡十三害詔胡世將張燾相度按燾為路帥而兵財之事與宣司同相度此所謂四川事盡委卿也丙子詔諸州縣量收免行錢自宣和間始復熙寧舊法罷行户而令輸錢至靖康初又紹興初元年三月雖令現任官市買方物悉如民間之價而汙吏猶虧其直議者以為不便會興軍用之遂復令免行仍詔公私和買物色並依市直違者以自盜論日歷無此指揮今以紹興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戶工部看詳狀收入己卯叅知政事兼權同知樞密院事孫近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金人之犯淮西也近請召張俊都督諸軍秦檜大惡之及敵退御史中丞何鑄乃論近本無體國之忠但有謀身之計乞行罷黜近聞引疾求去上未許鑄又劾近懷私立異殿中侍御史羅汝楫因交章論近於君父之前則繆為將順而夕所面從對士大夫之前則退有後言而惟知掠美乃有是命癸未太府少卿沈昭遠守尚書右司員外郎 司農寺丞李椿年為尚書度支員外郎乙酉太尉慶遠軍節度使知鎮江府郭仲荀為醴泉觀使免奉朝請仲荀引疾求去故有是命戊子上曰陳亡士卒多寡之數人言不同恐有漏落則忠魂義魄或不該贈典莫若出榜使死事之家得以百陳則寔數見矣 右承事郎張子顏右承務郎張子正並直秘閣賜六品服二人皆俊子時

後自建康來朝既對遂有是命自是大將子孫率多除職焉庚寅
復置將作軍器監長貳各一員　詔祖宗時樞密院無計議官可
罷之　顯謨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周聿沿江點檢措置防守還入
見　右宣義郎樞密院計議官王湛直秘閣充節制陝西諸路軍
馬兼措置河東忠義軍馬司參議官　右文殿修撰湖北京西宣
撫司參謀官朱芾充敷文閣待制知鎮江府司農卿李若虛充秘
閣修撰知宣州二人皆岳飛幕客也自軍中隨飛赴行在上將罷
飛兵柄故先出之辛卯詔給事中直學士院范同令入對初張浚
在相位以諸大將久握重兵難制欲漸取其兵屬督府而以儒臣
將之會淮西軍叛浚坐謫去趙鼎繼相王庶在樞府復議用偏裨

以分其勢張俊覺之然亦終不能得其柄至是同獻計於秦檜謂
皆除樞府而罷其兵權檜納乃密奏于上以拓皐之捷召韓世忠
張俊岳飛並赴行在論功行賞時世忠俊已至而飛獨後檜與參
知政事王次翁憂之謀以明日率三大將置酒湖上欲出則語直
省官宣曰姑待岳少保來益令堂廚豐其燕具如此展期以待至
六七日及是飛乃至上即召同入對論旨令其與給事中兼直學
士院林待聘分草三制是夕鎖院壬辰揚武翊運功臣太保京東
淮東宣撫處置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節制鎮江府英國公韓
世忠安民靜難功臣少師淮南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
使濟國公張俊並為樞密使少保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諸路招討使岳飛為樞密副使並宣押赴本院治事世忠既拜乃製一字巾入都當則裹之出則以親兵自衛檜頗不喜飛披襟作雍容狀檜亦忌之中興聖政何俌龜鑑曰謬哉范同之為檜畫計也同之議曰諸將俱握重兵必甚難制莫若皆除樞密而罷其兵權此范同但求以取和議而然也檜乃用之詔罷宣撫兵隸樞院附和則保富貴是故張浚先至則除美官韓世忠劉錡不言和則傷於讒岳飛最後至被禍最慘矣詔三省樞密院官依東京舊例分班奏事今已詔參知政事王次翁序位在岳飛之下以飛階官為少保故也飛請班次翁之下不許上謂大臣曰昔三宣撫之兵分為三軍故有此軍作過而往投彼軍者今合為一則前日之弊革矣監察御史祝師龍試太府少卿 大理寺丞王師心為將作少監軍器監丞鮑琚為軍器少監填復置闕師心與祝師龍皆自廣州鞫獄還故有是命乙未樞密使張俊言臣已到院治事見管軍馬伏望撥屬御前使喚時俊與秦檜意合故力贊議和且覺朝廷欲罷兵權即首納所統兵上從其請復名范同入對命林待聘草詔書獎諭詔詞略曰李郭在唐俱稱名將有大功於王室然光弼負不釋位之釁陷于嫌隙而子儀聞命就道以勲名福祿自終是則功臣去就趨舍之際是非利害之端豈不較然著明意蓋其所指也上謂韓世忠張俊岳飛曰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撫之權尚小今付卿等以樞府本兵之權甚大卿等宜各為一心勿分彼此則兵力全而莫之能禦顧如兀朮何足掃除乎是日詔宣撫司並罷遇出師臨時取旨逐司統制官已下各帶御前字入銜令有司

鑄印給付且依舊駐劄將来調發並三省樞密院取旨施行仍令統制官等各以職次高下輪替入見王伯庠撰王次翁叙紀云紹興辛酉敵人有飲馬大江之謀大將張俊韓世忠皆欲見事深入惟岳飛駐兵淮西不肯動上以親劄促其行者凡十有七飛偃蹇如故最後又降親劄曰社稷存亡在卿此舉飛奉詔移軍二十里而止上始有誅飛意又世忠軍中親校温濟者以世忠陰事来告朝廷置濟於湖南世忠連上章乞遣濟至軍中語甚不遜是時三大將皆握重兵輕視朝廷其年柘皋之捷有旨令大將入朝論功行賞後世忠已到而飛獨未来秦檜為相先臣參知政事大臣止二人檜憂之甚先臣為之謀以明日率三大將置酒湖上欲出則語直省官曰姑待岳少保来益令堂厨豐其燕具如此展期以待者六七日飛既到以明日鎖院皆除樞密使趋令入院供職罷其兵柄時有旨鎖院明日宣麻是夜半復以制分命三大帥軍中列校使各統所部自為一軍更其銜曰統制御前軍馬凡其所統陞黜賞罰得專達之諸校喜於自便莫不欣然受命明日三大帥入授元樞之制既出則其所部皆已散去導從盡以密院之人上之此謀惟先臣與秦檜預之天下歎服三帥既罷其柄先臣詣伯庠曰吾與秦相謀之久矣雖外示閒暇而終夕未嘗交睫脫致紛紜滅族非所憂所憂宗社而已事幸而成上之英斷與天合也吾何力之有按此所云夜半以制分命列校更其銜為統制御前軍馬一節與日歷所書不同日歷鎖院在辛卯降制在壬辰張俊歸部曲及諸將帶御前字在乙未前後凡五日不知伯庠何以云然姑附此更須詳考

於是禮部侍郎鄭剛中言於檜曰前所共憂者一旦變為平安之道廟堂不動聲色而三大將惟恐奉上兵籍之不先彼曲士不通世務挾口舌以議政者已皆言塞意順謂此非常之舉因為檜陳善後之策凡七事大概以沿邊倚兵為重今大帥去則人心懼昔日三帥兵律不同今合而用之固有以更易為便亦有念舊而不能忘者又三帥分地而守各任其責今統制官在外有如塵高使誰糾合又諸軍係宣司按月勘請今既罷合漸立法庚無冒請之弊傳曰平亂貴武臣望以數事悉付右府俾經畫之而酌其可否

他日攻守進退彼不得為言矣右正言万俟卨試右諫議大夫
丙申詔三宣撫司官屬並優與陞等差遣是月慕容洧破新泉寨
又攻會州將官朱勇拒戰破之洧憤將益兵入寇川陝宣撫副使
胡世將遺洧書勉以忠義且言金人欲髡五路之人太尉抗論以
為不可人心積怨金人而歸恩太尉誠秉此時料簡精銳保據險
阻儲積粮食繕治甲兵拒此殘敵為持久計敵必舉兵以攻太尉
據兵以待世將當出兵岐隴共乘其弊如此則太尉今日之舉乃
吳公和尚原之舉也吳公之勲業寵祿必再見於太尉焉往哉比
聞金人有疑太尉心而置同帥於山後事危矣計不早定禍必中
發先發者制人不易之論也惟太尉圖之洧自是不復侵邊勇本

洛城人在會州嘗與夏人戰擒其驍將由是知名五月戊戌朔
故武節郎殿前司統制官鄭滋等六人贈官錄子孫有差以淮西
戰歿故也己亥給事中兼學士院寔錄院修撰范同為翰林學士
是日柔福帝姬薨于五國城（此據十二年九月為公主案欵修入）庚子賜三宣撫
司統制官以下詔書朕延登秉鉞之元勲並任本兵之大計凡爾
有衆朕親統臨肆其偏裨咸得專達尚慮令行之始或隋素習之
規其各勵於乃心以務肅於所部詔林待聘所草也辛丑直秘閣
淮東轉運副使胡紡為司農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粮置司楚州
尚書度支員外郎總領提舉大軍錢粮等事吳彥璋為太府少卿
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粮置司建康府太府少卿總領湖廣江西

財賦曾慥為太府卿總領湖廣江西財賦京湖軍馬錢粮置司鄂州各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諸軍足聽節制蓋使之與聞軍事不獨職餽餉云總領官正名自此始壬寅右文殿修撰陳桷充敷文閣待制知池州蘄州防禦使辛永宗為明州觀察使提舉亳州明道宮右武大夫欽州刺史辛敏求為左武大夫添差兩浙西路兵馬鈐轄仍釐務桶韓世忠永宗敏求張俊岳飛親校也以罷從軍故遷之 詔親衛大夫利州觀察使荆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馬廣累乞宮觀特依所乞癸卯御前統制昭信軍承宣使王勝江州觀察使劉寶並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磁州團練使成閔為棣州防禦使中亮大夫果州觀察使岳超領武勝軍承宣使四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皆韓世忠部曲也 成州言同谷縣民王澤六世同居行義異常宅前後有二柳皆同根幹中分二股上復長合寔為奇異詔旌表門閭甲辰顯謨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周聿試尚書刑部侍郎試尚書禮部侍郎鄭剛中為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御前統制武功大夫通判團練使兼閤門宣贊舍人李捧落階官為岷州團練使敦武郎顏暉為武翼大夫忠州刺史二人皆張俊部曲也乙巳樞密使韓世忠獻西馬五百匹在楚州諸軍者詔收入帳丙午詔文臣封叙並許帶左右字丁未詔韓世忠聽候御前委使張俊岳飛帶本職前去按閱御前軍馬專一措置戰守時秦檜將議和故遣俊飛往楚州總淮東一全軍還駐鎮江府二樞密出使未見降旨之日今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年六月二十日耿著款狀云五月上旬有指揮韓世忠聽候御前委使張俊岳飛出外按閱軍馬丁未初十日也故附于此日又按日歷此月十一日戊申韓世忠獻錢糧之在楚州者宜與此相關權附此須求他書參考本日戊申樞密使韓世忠言自提兵以來有回易利息及收簇趲積軍須見在錢一百萬貫排垜楚州軍前軍中耕種并椿管米九十萬石見在楚州封椿及鎮江府揚楚真州高郵縣江口瓜洲鎮正賜公使回易激賞等酒庫一十五合行進納望下所屬交收詔嘉奬 尚書右司員外郎沈昭遠權戶部侍郎時命昭遠措置津發般運楚州錢米故有是命後三日昭遠辭行 太常少卿陳桷權尚書禮部侍郎 尚書左司中施坰守太常少卿 左武大夫忠州刺史王剛武功大夫果州團練使知襄陽府御前遊奕軍統制武糾並進橫行一官二人皆岳飛部曲也己酉尚書右司員外郎錢葉太府少卿李公懋並為左司員外郎司封員外郎揚愿司勳員外郎莊必強並為右司員外郎庚戌龍神衛四廂指揮使福州觀察使韓世良為奉國軍承宣使提舉醴泉觀世忠之使樞密也世良自權主管步軍司公事引嫌罷軍職故遷之辛亥御前統制相州觀察使王德為興寧軍承宣使廬州觀察使田師中為保寧軍承宣使協中大夫武勝軍承宣使劉寶翊衛大夫武勝軍承宣使李横並為正任觀察使新州刺史馬立為正任防禦使翊衛大夫楚州團練使張淵落階官德仍充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師中立並充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六人皆張俊部曲以宿亳功依所擬定也壬子上謂

宰執曰士大夫言恢復者皆虛辭非寔用也用兵自有次第朕比遣二樞使按閱軍馬措置戰守蓋按閱於先則兵皆可戰兵既可戰則罷守矣待彼有釁然後可進討以圖恢復此用兵之序也甲寅詔樞密行府於鎮江府置司仍令遍行巡歷措置　直祕閣知泰州王㬇為淮南東路轉運副使丙辰罷三樞密府承受文字官者員以御史中丞何鑄言韓世忠等既已除樞密使副稽之典故大臣揆進文字自有通進司欲望減罷承受文字官故有是命

中書舍人程克俊淮南幹事還入見　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汪伯彥薨年七十三上悼之後九日降制除開府儀同三司致仕訃聞贈少師賜其家田十頃銀帛千疋兩官給塋事又官其親屬二人於饒州後謚忠定（熊克小歷稱是日開府儀同三司汪伯彥卒于饒州按伯彥除儀同在此月乙丑方薨時第以檢校官為節度使也）庚申太尉保成軍節度使充殿前副指揮使主管都指揮使公事楊沂中為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賞柘皐之捷也（林泉野記云楊沂中濠州敗績殿前司兵幾盡秦檜利其繆加沂中開府儀同三司以慢軍勢）資政殿學士知泉州富直柔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先是州之錄事參軍誤以流罪因陳翁進為死罪因陳進哥既論決矣直柔乃自劾上以大臣不問但刻其官吏直柔慚懼力請奉祠言者論之詔提刑司取勘　右朝議大夫直敷文閣江西轉運副使李仲孺以淮西餽運之勞特轉行一官　左武大夫耿著遥郡刺史添差荊湖南路兵馬都監著韓世忠親校也於是世忠官屬十五

人並進秩一等選人改合入官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
句濤卒于秀州濤奉祠退居上歲賜以金帛茶藥恩禮優異常除
知潭州不赴比訃聞上顧近臣曰句濤死矣悼惜久之辛酉布衣
虞宰獻樂曲詩上謂大臣曰士大夫所進文字朕詳覽熟思蓋欲
知民之利病政之臧否朕躬之得失耳若溢美之言寔不欲聞可
令還之乃詔檢鼓院自今獻無益之言不十政體者勿受癸亥左
朝請大夫直秘閣劉阜民充秘閣修撰知秀州以淮東宣撫司結
局推恩也　饒州童子江安國九歲其弟定國七歲皆能誦經子
書詔免解一次中子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興寧軍承宣使熙河
蘭鞏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御前統制王德為清遠軍節度使賞柘

皐之捷也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保寧軍承宣使秦鳳路馬步
軍副都總管御前總制田師中為平江軍節度使亦賞柘皐之捷
也初張俊之長子早卒其婦更嫁師中因呼俊為阿父事之如子
姓故每戰必有奇功而天下之人不信其果戰也至是王德並建
節鉞人無愚智皆以德為當而不稱師中（此並據徐夢莘所編附入）　詔丁憂
人前左奉議郎張九成令在家持服候服闋日取旨初徑山僧宗
杲聚徒十餘士大夫從之遊者甚衆而九成亦往来其間秦檜疑
其議已言者即奏近者朝廷延登功臣寘之樞筦而異意之人不
顧安危鼓倡浮言誑惑衆聽如九成者寔為之首宗杲從而和之
恣行誹訕務欲搖動軍政以快其私伏望嚴賜處分詔宗杲特還

俗送衡州編管而九成有是命　左朝散大夫王燾落致仕燾守泉州年五十九歲而告老至是顯謨閣學士梁揚祖等三人薦其才故復令出仕言者論燾頃以受賕事露為部使者按治遽稱疾休致不可再齒縉紳乃罷之丙寅左中大夫直秘閣淮東轉運副使王瞻陞直龍圖閣以瞻往在單州嘗應副元帥府錢糧礙止法未得遷故也詔汀州編管人范漴免監管令赴貶所漴守鄂州坐故縱郝抃為韓世忠所劾抵罪至是用世忠請而釋之（事見紹興九年正月）六月戊辰朔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劉子羽復右朝請大夫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初樞密使張俊嘗為子羽之父韐部曲韐器之後薦其才故復用俊晚年主和議與秦檜意合上眷之厚凡所言朝廷無不從薦人為監司郡守帶職名甚眾（自俊晚年主和議已下並據林泉野記附入）辛未上謂大臣曰夷狄不可責以中國之禮朕觀三代以後惟漢文帝待匈奴最為得體彼書辭倨傲則受而較彼軍旅侵犯則禦而逐謹守吾中國之禮而不以責夷狄此最為得體也

尚書工部侍郎晁謙之乞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謙之引疾乞祠故有是命　直秘閣三京等路招撫處置使司參謀官陳克為淮南東路轉運副使壬申戶部奏贖刑文字上曰朕謂凡為政之本必抑強扶弱民乃能立今使富者犯死法得以金自贖則貧無金者豈能獨立乎贖刑即非祖宗法似未可用也太府卿總領湖廣江西財賦曾慥乞秘閣修撰提舉洪州玉隆觀以疾自

請也左朝請郎林大鼒為尚書度支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財
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粮大鼒候官人初為永嘉丞周童誼薦擢守
建昌秦檜寓居永嘉與之厚遂驟用之癸酉分行在省倉為三界
界百五十萬斛凡民户白苗米南倉受之以廩宗室百官為上界
次苗米北倉受之以給衛士及五軍為中界粮米東倉受之以備
諸軍月粮為下界甲戌上謂宰執曰中興自有天命光武以數千
破尋邑百萬豈人力所能乎朕在宮中聲色之奉未嘗經心只是
靜坐內省求所以合天意者秦檜曰陛下聖德畏天如此中興可
必也乙亥左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
密使華國公秦檜為特進尚書左僕射封慶國公宣制畢上臨軒

再坐引檜入見命主賜茶詔有司造尅敵弩韓世忠所獻也上
謂宰執曰世忠宣撫淮東日與敵戰常以此弩勝金朕取觀之誠
工巧然猶未盡善朕籌畫累日乃少更之遂增二石之力而減數斤
之重今方盡善後雖有作者無以加矣乃命殿前司閱習將士有
能貫甲踰三石力弩施三十矢者進秩一等三石五斗力者賠之
賞格在七月丁巳辛巳右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趙慶孫等六人並停
官永不得與堂除以言者論其不孝也或曰慶孫常為趙鼎所薦
故秦檜作之壬午布衣吳曾特補右迪功郎曾臨川人獻所著左
氏發揮而有是命癸未資政殿大學士江南東路制置大使兼知
建康府葉夢得陞觀文殿學士 徽猷閣待制知明州兼浙東沿

海制置使仇悆與寳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兼浙西沿海制置使梁如嘉兩易悆為人刻急軍士頗不安之僧王法恩因與軍民施宥鄒子明等陰謀為變法恩者以持讖迹況著驗郡人頗神之不逞之徒因以是幸富貴約以是月庚寅奉法恩為主舉兵盡戕官吏及巨室然後掃衆趨臨安不得志則泛入海悆改命後六日其徒書法恩甲子詣卜者包大常問休咎俄而沓至所問命皆同大常疑焉紿最後至者曰此非君五行在五術中有不可言之貴其人安在我當自與言不敢泄諸人也法恩至其肆大常遽拜之導以入俾妻子拜舞奉觴為壽良久大常詐為市殽饌密詣直徽猷閣通判權州事高世定告之世定亟遣兵官掩捕得法恩與其徒

數十人皆論如法以大常為保義郎（據浙東提刑司所申大常以六月二十二日告變而悆以十六日癸未改除相去凡六日也大常八月庚寅補官今併書之）是日張俊岳飛居城中俊居于城外中軍統制王勝引甲軍而來或告俊曰王勝有害樞使意（俊父名密四月甲午得旨以樞使稱呼）俊亦懼問何故擐甲勝曰樞使來點軍不敢不貫甲耳俊乃命卸甲然後撼之飛視兵籍始知韓世忠止有衆三萬而在楚州十餘年金人敢犯猶有餘力以侵山東可謂奇特之士也時統制河北軍馬李寶戍海州飛呼至山陽慰勞甚悉使下海往山東羣制寶焚登州及文登縣而還後以海州在淮北恐為金人所得因命毀其城遷其民于鎮江府人不樂遷莫不垂涕俊遂總世忠之軍還鎮江惟背嵬一軍赴行在甲申右武大夫

忠州團練使知河南府李興以所部至鄂州興據白馬山與李成相拒凡數月朝廷以興糧餉道梗孤軍難守乃命班師興率軍民僅萬人南歸至大章各遇金人數千要路興擊退之至鄂州都統制王貴言于朝遂以興為左軍同統制辛卯武經郎吉陽軍使楊雍言徽宗御製叙述宣和內禪事因及罪己奏天寧表真本見在萬安軍蔡攸子孫家詔藏敷文閣壬辰太保三京等路招撫處置使雍國公劉光世罷為萬壽觀使金人始叛盟光世嘗請以舒蘄等五州為一司選置將吏宿兵其中為藩籬之衛諫官方俟卨言光世欲以五州為根本將斥旁近地自廣以襲唐李藩鎮之迹不可許也及是三大將既罷光世入朝因引疾乞祠上謂大臣曰光世勳臣朕未常忘聞其疾中無聊昨日以玩好物數種賜之光世大喜秉燭夜觀幾至四更朕于宮中凡玩好之物未嘗經目止須賜勳舊賢勞耳光世既罷遂寓居永嘉焉（光世乞五州為一司據孫覿撰卨墓誌云耳而不得其年月熊克小歷附之去年六月按卨去年閏六月始自湖北提刑還朝除湖南運判又除監察御史八月方除右正言克蓋甚誤合權附此當求其本日）丙申金州言免解進士蔣舉宣和初丁母憂盧墓墳生芝草詔旌表門閭是月川陜宣撫副使胡世將言敵人自閻兀朮大敗之後其跳梁之勢比之前日稍衰此廟堂制勝將士協和大挫凶威福及遐邇天下幸甚撤離喝在長安猶敢揭榜諸處自謂東南獲捷以安人心泉不可欺往往唾罵三月二十二日長安白日昏暗至舉燈燭又鋒及之端悉皆有大議者謂白日皆暗

陰太盛也鑠丹有火將自焚也敵方肆其貪暴結怨士民其滅亡
固可待矣近差往長安幹事官吳名世申金人累經敗衂可以乘
勢出兵緣金人重兵多在岐隴一帶不住探得練兵聚粮欲來侵
犯又各增城濬濠為自保之計度其勢固未能動止恐別有包藏
臣見今精審間探密士豪多方以圖之非十分得使豈敢輕舉向
家朝廷指揮令招諭慕容洧此最今日所宜先者本司節次遣人
入偽地先次結約到環慶路都監屈元等又令幹事官章欽并間
探人王貴張仲元等密切前去及聞蔡獨見作偽涇原帥近與金
人有隙亦令齎書諭以朝廷德意冀其改圖自餘忠義軍民在陝
西結集者甚多一一推誠撫納仍令各先占地利可以保衆俟有
機便則內外相應并據前後探報計筭元帶過河甲軍從軍約
五萬人自去年五月至今諸將獲捉大小五十次殺傷及招收
敵軍軍約三萬人若陝右忠義保聚得數處稍能自立則敵
勢必分其弊可乘當與諸帥共圖進擊或見機便不敢遺力
徽猷閣待制洪皓在敵中求得皇太后書是夏遣武布衣李微
齎來上大喜因御經筵謂講讀官曰不知太母寧否幾二十年
雖遣使百輩不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一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有一年秋七月丁酉朔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紹興府信安郡王孟忠厚為少保　戊戌實錄院進呈徽宗皇帝實錄六十卷自元符三年至大觀四年　庚子以上臨安旱蔬食請禱決滯獄出繫囚後二十四日大雨　翰林學士兼實錄院修撰范同為參知政事　辛丑司農少卿高穎罷以言者論其卑凡也自此諸大將之客稍稍被罪矣　壬寅新福建路轉運判官董將江西路轉運判官孫邦並罷以言者論將邦皆孫近之死黨自近罷政而二人者陰懷恐望至於鼓飾浮言撼搖軍政故斥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一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有一年秋七月丁酉朔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紹興府信安郡王孟忠厚爲少保　戊戌實録院進呈徽宗皇帝實録六十卷自元符三年至大觀四年　庚子以上臨安旱蔬食請禱決滯獄出繫囚後二十四日大雨　翰林學士兼實録院修撰范同爲參知政事　辛丑司農少卿高頴罷以言者論其卑凡也自此諸大將之客稍稍被罪矣　壬寅新福建路轉運判官董將江西路轉運判官孫邦並罷以言者論將邦皆孫近之死黨自近罷政而二人者陰懷恐望至於皷飾浮言撼揺軍政故斥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給事中兼侍講兼權直學士院林待聘兼直學士院　中書舍人兼侍講程克俊試給事中　起居舍人兼實錄院檢討官朱翌試中書舍人兼實錄院修撰　侍衛親軍都虞候武泰軍節度使劉錡乞宮觀詔錡疾速赴行在奏事　左武大夫耿著杖脊刺配吉陽軍牢城先是韓世忠既罷兵遣著先之山陽著與總領財賦官胡紡有舊為訪言朝廷令一樞密來分撥軍馬紡言嘗與諸軍議欲開落走死逃亡之在籍者著又言軍中弊倖雖郭子儀李光弼不能無若一日頓革未必不生事呂祉之戒不可不慮紡奏著鼓惑衆聽事下大理故有是命紡始媚事著等故亟為世忠所薦及世忠罷紡首訐其過焉　初天聖間立川交子法三歲一易令民戶輸紙墨費三十錢至是詔增為六十四每界亡慮一百七十萬緡其更易不盡者亦二十餘萬緡號水火不到錢悉令計司取之以備邊用　癸卯言者論旱暵為虐蓋州縣之間有傷和氣者七事昨降指揮許江浙折帛錢以十分為率紬折六分絹折三分綿折五分紬絹疋八千綿每百五百省所以寬民力也而州縣乃盡令折錢一也民間積欠稅務比令分四科隨稅帶納而州縣應民間七年八年九年積稅盡令一併送納二也諸州軍匠盡赴軍器所充役逃病死亡治無虛日三也（此項今年四月壬申已得旨減退不知何以如旧）頃者鎮江府起蓋倉屋二百餘間計其費不下十餘萬緡皆民之脂膏四也頃以國公出閣勳臣還朝修建府宅又興立營寨為諸軍

老幼歸宿之地雖不得已豈免怨咨五也頃者復免行錢既兼敉
于貧弱下户後連及于鄉村下店民有局鋪而廢業者六也獄者
人命所繫長吏或誤殺人巡尉執平民以為寇七也望時降睿旨
督諸路憲漕求所以更張蠲免裁減而禁戢之勿為文具以召和
氣詔分送合屬去處條具申尚書省　直秘閣陝西節制司參議
官王湛入辭上以御劄賜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曰已降詔旨委
卿宣諭諸將保捍関隘極力戰守如有建立奇功當加不次之賞
今遣湛申諭朕意併令面飭諸將又賜知金州兼節制陝西軍馬
郭浩詔書俾遍諭諸路舊臣使為內應（詔林待聘所草）　甲辰直顯謨閣提
舉川陝茶馬馮康國奏近聞敵在長安三月二十三日晝晦油酒
變色皆白兵刃出光焰涇州雨沙旱災相仍赤地千里上曰景象
異甚天變示人殆不虛也自古無文德而有武功往往非國家之
福而敵好兵嗜殺肆為無道不畏天不恤人其能久乎朕當修人
事以待之耳　御史中丞何鑄入對復論資政殿學士孫近之罪
以為近自罷政以來每對客談即云緣與陛下與秦檜議邊事不
合遂致丐祠而去一時好事之人往往傳為口實且如茲者延登
勳臣置在樞筦此皆成算素定億姓均懽顧近何為而云不合揆
近之意不過掠虛美于一己嫁實怨于君上欲望將臣日所論近
章亟行頒降使天下之人知近果為懷私異議而去初不為陛下
與秦檜議邊事不合而去也則天下之所以為觀聽者勿惑矣從

之 尚書兵部侍郎張宗元充寶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兼浙西沿海制置使代仇悆也朝廷始聞王法恩事故亟罷之悆亦乞奉祠改提舉江州太平觀悆得祠在是月己酉 樞密院張浚上從軍死事將校姚端等九百三人其七百四十七人共官其子孫九百六十四餘一百五十六人各賜其家帛二十疋自端至李青等三百三十人各贈八官至一官並從之 乙巳左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岑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全州安置先是度支員外郎李椿年審究岑三郡妄支之數為錢六十七萬餘緡其間有市馬及銀器供張帟物之歸已者故有是命 丁未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提舉實錄院慶國公秦檜以進書恩遷少保封冀國公 戊申萬安軍編管人温濟量移潭州用韓世忠奏也濟始以告訐著得罪著既敗世忠乃請遷之事祖見九年九月戊戌 己酉命參知政事范同兼修實錄 庚戌詔實錄院修撰官已下各轉行一官於是延福宮使慶遠軍承宣使入內內侍省都知都大提舉諸司梁邦彥落階官提舉江州太平觀靖康後宦者除正任自此始邦彥除正任日歷不書林待聘內制集有不克詔書云屬者祗嚴寶冊勤成任書皆一時大典而邇庇職其間咸有續用則蓋此賞也答詔在張俊辭太傅胡世將乞奉親孟忠厚辭少保之後岳飛乞罷樞副張中孚辭起復之前以日歷考之忠厚除少保在此月丁酉世將乞奉親在丁未俊除太傅在己未中孚起復在八月戊辰飛罷樞副在甲戌則邦彥除命必此時今併附降旨之日俟再者

壬子右諫議大夫万俟卨言伏見樞密副使岳飛爵高祿厚志滿意得平昔功名之念日以頹墮今春敵寇大入疆埸騷然陛下

趣飛出師以為犄角璽書絡繹使者相繼於道而乃稽違詔旨不
以時發久之一至舒蘄匆卒復還所幸諸師兵力自能却賊不然
則其敗撓國事可勝言哉比與列列按兵淮上公對將佐謂山陽
為不可守沮喪士氣動搖民心遠近聞之無不失望伏望免飛副
樞職事出之于外以伸邦憲癸丑上謂大臣曰山陽要地屏蔽淮
東無山陽則通泰不能固賊來徑趨蘊常豈不搖動其事甚明比
遣張俊岳飛往被措置戰守二人登城行視飛于衆中倡言楚不
可守城安用修蓋將士戍山陽厭久欲弃而之他飛意在附下以
要譽故其言如此朕何賴焉秦檜曰飛對人之言乃至是中外或
未知也先是飛數言和議非計檜大惡之岳侯傳云紹興十一年大金約和上令議和事

便與不便侯奏曰金人無故約和必探我國之虛實如年前韋約和閒併兵盡擧張浚不能迎遏其軍大潰失陷川陝兀朮韓常重
兵功淮西是時韓世忠在楚州亦無所措遂求救于朝廷後無旬日盡失淮楚退兵回往鎮江以拒江為險更無前進之意大槪行
兵無方畧料敵無智勝賞罰不明信令不行兵無鬬志是以戰之不尅功之不拔制敗之由也如臣提兵深入敵境潁昌之戰我兵
大捷敵衆奔潰前入汴京當時戮力齊心上下相副併兵一擧大事可成今日兀朮見我班師有何懼而來約和豈不為詐據臣所
見為害不為利也此奏不見于他書按飛自鄂城歸後兀朮未嘗求和又其詞拙樸疑亦未真始附著于此存其意可也及是
飛自楚歸乃令卨論其罪始有殺飛意矣熊克小歷稱卨言飛倡言棄兩淮以動朝廷此
不臣之漸也蓋孫覿撰卨墓誌云耳今日歷載卨三章乃無此語克又不考而遂因之今仍載其本支庶不失寔詔權
尚書吏部侍郎張宦與外任宦乞俸祠乃以為集英殿修撰提擧
江州太平觀　寶文閣直學士新知明州梁汝嘉落直字　甲寅
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武泰軍節度使劉錡知荊南府罷其兵張

俊深忌錡與岳飛每言飛赴援遲而錡戰不力也飛請留錡掌兵不許時有處士孫元濟者聞除錡荊南竊謂比之奕碁此最高著也人問其故元濟曰陜蜀諸軍但知吳氏襄漢諸軍尚思岳家江陵在蜀漢之間而錡有威名為諸將所服且聞有詔或遇緩急旁郡之兵許之調發銷患未形此廟算也非吾君大聖其孰能與此元濟江陰人也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魏良臣權尚書吏部侍郎　右奉議郎宋旣為軍器監主簿　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韋淵乞從便往外郡尋訪醫藥許之　乙卯詔階成岷鳳金商秦隴州永興軍鳳翔府州縣官並依光州已得旨到任半年減二年磨勘任滿遷一官以極邊故也　己未少師樞密院濟國公張俊為太傅進封廣國公賜王帶以俊首抗封章請歸部曲也俊請離軍將佐並與添差差遣從之其後大為州郡之患　庚申詔文武官陳乞致仕身亡雖在給敕之前並聽蔭補用考功員外郎游損請也上謂大臣曰士風陵夷以一官之故父死匿喪以俟命蓋立法有未盡也朕謂濫與人官雖害法其體猶輕若風教不立使人飾詐茍得棄滅天理其害甚大況在法所當得乎損酢子也　辛酉書禮部郎中張廣守起居舍人王明清揮塵錄云張彥實為著作郎秦檜之當軸其兄楚材為祕書少監約彥實觀梅子西湖楚材彥實次其韻會之見之大稱賞曰旦夕當以文字官相處遂擢左史再遷而掌外制按廣紹興九年五月自著作佐郎遷祠部員外郎十年四月遷禮部又陞郎中今年七月遷起居舍人十二月奏梓方除祕書少監明年正月廣遷起告郎明清蓋小誤也　癸亥祕閣修撰知臨安府

俞俟陞敷文閣待制　是日大雨翌日輔臣稱賀上曰朕月來臥
不安席夜半猶未交睫懼德不類或政有闕失每事循殆遍恐旱
災必有致之之由若乃祈禱之禮但既其文且　是月樞密使張
俊復往鎮江措置事務副使岳飛留行在以二人議事不叶故也
俊因奏事乞趣淮西之賞上曰功賞後時在將帥不在朝廷俊問
所以然上曰軍士有出戰者有輜重及守營者凡所謂戰功皆戰
士也今更不分金軍皆要推賞動數萬人朝廷何以行之俊曰誠
如聖諭初因一軍如此故諸軍效之臣今蒙專任當械諸統制官
只保明實出戰者庶可漸革前弊　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
霄宮徐俯薨于饒州　八月丙寅朔劉錡入辭命坐賜茶　武功

大夫榮州團練使兼閤門宣贊舍人知泗州劉綱知揚州主管淮
東安撫使公事總領節制本路諸州水寨民兵先是淮東轉運副
使陳兖劾帥臣劉光遠歷守真揚二州移用公私錢斛金銀雜物
十餘萬貫石匹兩收支不明詔浙西提刑司劾治故命綱代之
之初日歷不書今以十月二日陳兖乞移差遣狀修入　左武大夫添差江南西路兵馬都
監樊序知楚州　戊辰前檢校少傅寧國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張
中孚前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清遠軍承宣使張中彥並特起復
中孚添差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中彥添差福建路馬步軍副
都總管以其丁內艱故也中孚等力辭乞依前行在宮觀許之中孚
等奉祠在十二月丁卯　中書舍人兼實錄院修撰朱翌乞祀韓厥于作德

廟仍就行在所權創祠宇詔禮部討論如所奏　辛未尚書吏部郎中李靚試將作監吏部員外郎劉才邵守軍器監始除也上覽除目曰凡事必謹始館職寺監丞乃郎官卿監之選也郎官卿監乃侍從之選也凡除館職寺監丞必擇他日可補郎官卿監之闕者凡除郎官卿監必擇他日可補侍從之闕者如此則士安分守而奔競之風息矣若不謹始用非其才久而不遷則士有留滯之歎以序遷之又有不稱職之請不可不謹　尚書都官員外郎施鉅為吏部員外郎　壬申資政殿學士顏岐薨于福州　癸酉左承議郎高穎添差福建路安撫大使司參議官限三日之任令湖廣總領官林大聲優與津發　甲戌少保樞密副使岳飛復為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右諫議大夫万俟卨既劾飛罪未報御史中丞何鑄殿中侍御史羅汝楫復交疏論之大略謂飛被旨起兵則略至龍舒而不進銜命出使則欲棄山陽而不守以飛平日不應至是豈非忠衰于君耶自登樞筦鬱鬱不樂日謀引去嘗對人言此官職數年前執政除某而某不願為者妄自尊大略無忌憚近嘗倡言山陽之不可守軍民搖惑使飛言遂行則幾失山陽後雖斬飛何益伏乞速賜處分俾就閑祠以為不忠之戒高章四上又錄其副示之飛乃丐免故有是命（熊克小歷元張俊岳飛皆在鎮江府而万俟卨等論飛罪于是飛上章丐罷以為萬壽觀使飛疏罷而俊獨留鎮江為備按趙甡之遺史今年七月初俊飛自楚州俱還而自本俊再出使飛不行故此月己卯諫疏有云岳飛官屬盡辟充行府差遣飛既不行遂各請宮祠平居無事聚于門下比緣臺諫繳

納副本一夕散去以此考之益知飛不在鎮江無疑也克寔誤甚　乙亥詔諸王之後各以最長
一人權主奉祠事不改環衛官先是諸王宮教授兼親賢宅講書
石延慶援故事請襲封事下禮官而有是命延慶新昌人也　丙
子保成軍承宣使知南外宗正事仲䙫卒于泉州贈開府儀同三
司追封國公　丁丑徽猷閣待制知廣州陳橐貶秩一等初宣章
盜駱科既為官軍所破其黨鄧寧李定鄺郃等復羣聚為寇詔廣
西經略使胡舜陟節制湖廣三路之兵討之時催鋒軍統制韓京
駐廣東橐奏留京乞令免聽舜陟節制朝論以橐稽留制書故有
是命　己卯右朝議大夫直祕閣于鵬為廣南東路安撫司參議
官右奉議郎党尚友為廣南西路安撫司參議官右朝奉郎孔戍
為江南西路安撫使參議官左朝散郎孫革通判興化軍左宣教
郎張節夫通判南劍州岳飛之罷也鵬等十一人皆奉祠居行在
及臺諫以劾疏遺飛鵬等聞之一夕散去事聞詔並添差江湖閩
廣諸州趣令之任　言者論湖南米斗百錢請令漕司廣行收糴
時己命度支員外郎李椿年拘收岳飛軍中錢物乃詔以上供經
制錢收糴俟椿年拘到撥還　詔路允迪家屬量移衡州居住以
其家言允迪不受金人職事今被拘因與孟庾事體不同故有是
命　庚辰故武功郎閤門宣賛舍人濠州兵馬鈐轄統領水戰人
船邵青贈武顯大夫官其家二人以死事故也　甲申上曰水旱
有數雖堯舜不能免艱難以來十餘年間未嘗無歲此天佑也然

不可恃此不為之備祖宗置義倉以待水旱最為良法而州縣奉
行不虔妄有支用寖失本意或遇水旱何以賑之可令監司視其
實數或有浸失嚴責補還義倉充實則雖遇水旱民無餓病矣
戊子殿中侍御史羅汝檝守起居郎癸巳上謂宰相曰監司郡
守朝廷委任之意未嘗有異而近來妄分彼此莫相協和州郡或
有闕乏監司不肯那移監司或有措置州郡不肯應副如此何以
濟國事也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特起復世將方與諸將議出
師進討而其母秦國太夫人康氏卒于晉陵上聞之詔軍旅事重
不拘常制日下供職不許辭避翌日又詔世將弟彥博起復依旧
添差提舉兩浙市舶官給葬事時金人統軍胡盞習不祝合軍五
萬餘屯劉家圈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樞
密院都統制郭浩皆會于仙人原世將受璘以攻取之策璘乞精
兵三萬人破此兩寇収復秦隴事若不捷誓以必死世將以二萬
八千人與之仍命政出和尚原浩出商州以為殺援璘閱兵河池
以新戰陣之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矢強弓跪
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
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替之遇
更替則以鼓為之節騎出兩翼以蔽于前陣成而騎兵退謂之疊
陣諸將竊議曰軍其殲于此乎璘曰古之束五令也軍法有之諸
君不識爾得車戰餘意無過于此戰士心定則能特滿敵雖銳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能當也房琯知車戰之利可用于平原曠野之間而不得車戰之法其敗固宜敵騎長于奔衝不爾無有能抗之者　甲午上曰省刑罰薄稅斂王道之本國步方艱未能弭去斯民稅斂無術可以薄之朕心實不足至于刑罰豈可不省而獄繫淹延或至踰歲何也可令提刑司覺察州縣提刑失職令御史臺彈奏務要訟平刑清以副朕意　九月丁酉（按是月丙申朔）常博士王普為尚書都官員外郎　己亥秉義郎韋誼為武德郎閤門宣贊舍人誼淵少子也　辛丑宿州觀察使知閤門事鄭藻以解帶恩陞瀛海軍承宣使　癸卯命軍器少監鮑琚往鄂州根括宣撫司錢物先是湖北轉運判官汪叔詹以書白秦檜言岳飛頃于鄂渚置酒庫日售數百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襄陽置通貨場利復不貲自飛罷未有所付乞令副都統制張憲主之庚杜欺弊前二日詔都統制王貴與憲同掌上謂檜聞飛軍中有錢二千萬緡昨遣人問之飛對所有之數蓋十之九人言固不妄也今遣琚往縱不能盡若得其半亦不少矣又歲計所入供軍之餘小約亦數百萬緡之頭會箕斂不知幾戶民力何以辦此檜曰軍興以來間有取于民者皆非得已今無橫賦而上朝夕軫念蓋務稍廣儲蓄以備緩急不待取于民而自足耳叔詹婺源人（熊克小歷時有上殿官鮑琚頗疏通上因命琚往軍前根括前也物歲入幾何諸路月樁以贍本軍有名無實而斂于民者幾何當議省之按琚紹興九年十二月除軍器監丞去年四月遷少監克謂之上殿官蓋不審也考之日歷琚是行專為根括岳飛軍中見在錢物詳見十二年三月庚戌）　是日鄂州前軍副都統制王俊詣都統制王

貴告副都統張憲謀據襄陽為變先是朝廷命諸將更朝行在憲
懼不得還乃用金人侵犯上流冀朝廷還岳飛復掌兵而已為之
副會憲詣樞密行府白事俊具所謀告之統制官傅選為證貴
即日以聞張俊在行府聞之遂收憲屬吏俊東平人初為雄威率
後從范瓊為右軍統制者是也王俊首狀全文見今年十二月癸已注此不別出趙甡之遺史云張憲以軍前統制為提舉一行事務得岳飛之子雲書遂欲劫諸軍為辭且曰率諸軍徑赴行在乞岳少保復統軍或曰不若渡江往京西朝廷必遣岳少保來撫諭得岳少保復軍統則無事語漸漏露百姓皆晝夜不安官司亦無所措置惟憂懼而已都統制王貴赴鎮江府詣樞密行府稟議方回到鄂州前軍副統制王俊以其事告之貴大驚諸統制入謁貴貴遂就執憲送于行府張俊令就行府取勘獄成送大理寺俊濟南人范瓊領兵在京東俊為創子此所云差不同按俊首狀九月初一日張太尉起撥赴樞密行府則憲此時固不在鄂州甡之小誤也王明清揮麈後錄云榮茂世蘄為湖北漕置同鄂州有都統司統制官王俊以其舊主帥岳飛不軌狀詣茂世陳首茂世云我職掌漕計宅無所預却之俊遂從總領汪叔詹陳其事汪即日上聞秦檜得之籍以興羅織之獄殺岳飛父子知茂世不受理深怨之而高宗于茂世有覇府之舊秦屢加害而不從秦死榮竟登從班汪訐岳之後獄方竟而俎豈非命欲按叔詹此時與蘄同為湖北漕或是新除總領林大聲未到而暫權也姑附此當考 甲辰詔宗室緦
麻親任環衛官身亡者賜錢三百千祖免減三之一自軍興財匱
宗室近臣吉凶賜予皆罷之及是皇叔祖佑監門衛大將軍利州
刺史仲蛋卒至無以斂判大宗正事齊安郡王士㒟請于朝故有
是旨 戊申泗州言奉使官工部侍郎莫將知閤門事韓恕歸至
本州上諭大臣曰此殆上天悔禍敵有休兵之意爾朕料所以致
此者有二今春兀术提兵南來謂我可陵而淮西濠梁之敗有所
懲創一也始謂將帥各自為家莫相統一今聞盡歸朝廷紀綱既

立軍政必修望風畏懾二也朕每欲與講和非憚之也重念祖宗有天下二百年愛養生靈惟恐傷之而日尋干戈使南北之民肝腦塗地所願天心矜惻消弭用兵之禍耳秦檜曰每恨敵情難保未能仰副陛下憫亂之意先是將恕至琢州為金人所執至是都元帥越國王宗弼將與本朝議和故縱之歸報焉既而宗弼引兵犯泗州破之淮南大震 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引兵至秦州城下川陜宣撫司都統制楊政夜引兵入隴州界徑趨吳山與金人對壘 是日川陜宣撫副使胡世將始聞起復之命遂解官將喪惟軍事權行與決令僉廳行遣奏乞遣官交割宣撫司職事不許

己酉秘書省著作佐郎鄧名世罷以言者論名世初本無官緣諂事劉大中遂力薦之于朝自入館以來蔑視同列竊議時政故也

庚戌御史中丞何鑄言直秘閣潼川府路轉運副使喻汝礪輕銳狂妄為門僧報怨興起大獄旁及無辜甚衆詔罷之先是廣安僧慧鑾淫穢不法汝礪治其罪士大夫多為之請不聽卒杖而黥之且劾守臣滕裿于朝不報鑄又以為言汝礪遂罷汝礪為漕時本路當運米三十八萬石到利州舊例都漕司界以水腳錢四十八萬緡而不時與汝礪遺宣撫副使胡世將書言事有四難米價增長糴之難腳直空乏之難舟子凋零雇之難江流乾淺運之難先是宣撫司取對糴米于四川民戶而潼遂果合諸郡絶少稻田自軍興聽輸以粟至是都漕司責令輸粳其已津運者皆却還之

汝礪力爭言其不便者五東川鹽舊行於劍外近歲階成鹽通入利路而客販始衰都漕司又置通貨場于興元府及閬州凡商人以鹽至二郡者皆拘入之必盡鬻於官乃償其直商人不能伺則每百斤令其輸通貨錢三引或二引然後聽其它之貨日以壅汝礪為世將言四川一家潼利一民本路歲發折估錢五百五十萬緡以階成鹽稅及通貨所取言之莫計見效恐未足以當本路鹽并折估之直著通而一之取其大而路其小可也又言鹽醋榷酤之利此二物者今日四川之司命知所以張之而不知所以弛之知所以用其利而不知所以救其弊誅求不已無以為特久之策矣此並據汝礪文集修入詳著之以見四川財穀事宣司之從違當考閤門宣贊舍人知濠州王萃罷以樞密使張俊言萃並無措畫故也　閤門宣贊舍人寇宏知濠州　辛亥吳璘急攻秦州拔之守將武誼將官邵于成紀知縣荔諫等皆降吳璘復秦州日歷不載而熊克繫之去年九月實甚誤也以王曮所撰吳璘神道碑趙甡之遺史費士戣蜀口用兵錄考之皆在此年克已于去年九月書之而今年八月未又書秦隴二州蓋重疊差誤耳　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歐陽懋卒于衢州　癸丑詔歸朝官選人嘗以賞循轉者並十五者改京官事祖見紹興五年十一月　甲寅以皇太后生辰預即宮中啟建祝聖壽道場自是為例　工部侍郎莫將等還至近郊上曰將等來敵意未可知但敕諸軍嚴為之備彼若議和何傷於好如懷奸詐初無失策昨張俊奏事嘗與議及此俊亦深曉云兵交使在其間和與戰自不相妨也　是日建康府火燔公私室

廬甚衆 乙卯詔左武大夫忠州團練使劉先遠令赴行在奏事
仰秀州守臣方滋不移時刻津遣須管來晚到行在時金國都元
帥越國王宗弼以書來金國書日歷不載紹興講和録有之今附于此或謂虜酋大不當具載臣謂此猶匈
奴戰于遺漢文漫書之此無足隱者當稍删削而具存之以見一時議論之寔紹興講和録金虜都元帥上皇朝書皇統元年九月
日皇叔尚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致書云云去歲使至遠沭書翰良認勤意爾後衮衮顗跡嗣音即日動静之間
戒惟神介休祉爰念日者國家推不世之恩興滅繼絶金畀清濁之外使專綏治本期偃息兵民永圖康乂豈謂畫封之始情不由
衷其餘詳悉條目朝廷已嘗諄諭藍公佐輩厥後莫將之來輙申慢詞背我大施尋奉聖訓書復賜士謂宜自省乃復摇蕩邊鄙致
稽來使久之未發而比間至于分遣不逞之徒冐越河海剽攘郡邑考之載藉蓋亦未有執迷至于此者今兹將天成間罪江表已
會諸道大軍水陸並進師行之期近在朝夕義當先事以告因遣莫將等回惟熟慮而善圖之餘冀以時善衛生理專奉書披達不
宣此書削去四十八字 朝議遣光遠往聘而光遠方以贓罪為監司所按故
趣召之翌日光遠至行在上面諭以前罪一切不問遂以為拱衛
大夫利州觀察使而左武大夫吉州刺史曹勛亦遷拱衛大夫忠
州防禦使令與光遠偕行 丙辰右護軍都統制吴璘及金國統
軍胡盞戰于剡家灣敗之初胡盞與習不祝合軍劉家圈胡盞善
戰習不祝善謀二人皆老于兵者狃其常勝且據險自固前臨峻
嶺後控臈家城進退有守謂我軍必不敢輕犯璘揣知其情先一
日召諸將問何以必勝統制官姚仲曰戰于原上則勝璘以為然諸
將議不同璘曰諸將所以不同憚辭勞苦不欲功原上耳若金人
乘勢而下我兵敗矣卒如仲議璘既相視其地乃遣人告敵曰明
日請戰敵聞之皆笑愈益不疑夜半璘遣仲與鄜延經畧使兼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成州王彥率所部銜枚直進渡河陟峻嶺截坡上出其不意與
敵對栅然後發火又遣將張士廉等取間道以兵控鵰家城戒曰
敵根本在彼若敗必趨入城汝寧截門勿縱一騎入二將所部軍
行寂無人敢文天大陰霧既上嶺列栅乃發火敵大駭倉卒備戰
我軍已畢列遊騎有聞敵帥以馬檛敲鐙者曰吾事敗矣我軍氣
益振璘策胥不視有謀必謂我趣戰欲速不肯徑出胡盞持其百
戰百勝與習不視異議宜可挑取已而遣輕兵嘗敵果胡盞勒兵
已出與我軍合鏖擊數十更休迭戰敵及三陣戰急大將有請曰
敵居高臨下我戰地不利宜少就平曠以致其師宜可勝璘叱曰
如此則我走敵遂勝矣敵已潰海自怯璘輕裘駐馬陣前麾軍益
戰我師皆殊死鬭金人大敗遁去騎兵追襲斬首六百三十生擒
七百人騎將揚萬膂力過人生擒一千户詣璘曰萬可斬也戰方
急豈可得一賊而遽返耶萬拔千户于地倉遽復上馬入陣騎將
馬廣者所部號八字軍察敵將潰越陣挑逐既而大靡俘馘人馬
數千偽兵降者萬餘人璘悉釋之聽其自便敵殘兵果趨城走張
士廉違節制後期二帥僅以身入城翌日第賞馬廣者獨不及
將誅之曰此違約速輕犯令者也胡盞入城率餘兵拒守璘圍之熊
克小歷載剡湾之捷于去年九月庚申葢亦差一年也　丁巳尚書左司員外郎李公懋直
寶文閣為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從所請也　戊午劉光遠曹勛
辭于内殿遂命持金師報書以行　紹興講和録皇朝答書某浩李秋霜冷伏惟太保佐丞相侍中

都元帥領省國公台候起居萬福軍國任重仰勞經畫莫將等回時
承惠書祗荷記存寔不勝感激某昨蒙上國皇帝推不世之恩日
夜思念不知所以圖報故遣使奉表以修事大之禮至于奏稟干
請乃是盡誠不敢有隱從與未從謹以聽命不謂上國遽起大兵
直渡濁河遠踰淮浦下國恐懼莫知所措夫平生畏死乃人之常
情將士臨危致失常度雖加誅戮有不能禁也今聞興問罪之師
先事以告仰見愛念之猶未忍棄絕下國君臣既畏且感專遣廣
州觀察使武功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劉光遠成州團練使武功
縣開國子曹勛往布情懇望太保左丞相侍中都元帥領省國公
特為敷奏曲加寬宥許遣使人請命闕下生靈之幸下國之願非
敢所望也惟祈留神加察幸甚向寒切冀
保重有少禮物具于別封伏乞容納不宣　左正議大夫尚書兵
部侍郎趙彬卒贈左金紫光祿大夫　巳未右通直郎直秘閣何
麒特賜同進士出身麒青城人常守蜀郡用薦者除職提點湖南
刑獄未上復召對遂命為夔州路提點刑獄公事　癸亥言者乞
令有官人銓試並兼習兩塲故事銓試有官人分五塲曰經義曰
詩賦曰時義曰斷案曰律義願試一塲者聽議者謂試之以經義
詩賦時義者欲使之通古今試之以刑統義斷案者欲試之明法
令乞令二者各兼一塲庶使人人明古今通法令而無一偏之失
事下吏部乃命任子如所請十一月壬寅降旨　右護軍都統制吳璘自
臘家城班師初金統軍胡盞在城中璘急攻之城且破朝廷以驛
書命璘遂歸宣撫副使胡世將聞之歎曰何不降金字牌且來世將
處即世將以金人之俘三千人獻于行命利路轉運判官郭游
卿就俘獲中以聲音形貌驗得女真四百五十人同日斬于嘉陵
江上斂其屍以為京觀餘皆涅其面於界上放還敵氣大沮胡盞
之受圍也追涇原經略使秦弼策應不致胡盞歸遂罷弼　是日

武顯大夫西和州巡檢元成與金人戰死時宣撫司命成以所部
牽制熙河敵兵行至鞏州樸麻與敵遇自度必死南向而哭曰長
于行陣死于兵我意不得見吾君矣遂自刎而死　乙丑宰執奏
事秦檜曰山陽所以捍淮東闗扼淮西水路又歷陽六合皆近
江形勢之地嚴備此數處然後江淮安上曰山陽東闗已降處分
更令張俊益修守備今莫將還雖遣報使然勿以議和為意但
當作不講和處之耳　詔將作軍器監如諸寺長貳例舉本屬
人充京官三員以上歲舉二員六員以上舉三員用吏部請也
是日商州管内安撫使邵隆及為知虢州賈澤戰敗之復
虢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二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有一年冬十月丙寅朔上謂大臣曰人主之權在乎獨斷金國之主幼而無斷權歸臣下往年之和出于烏珠今年之戰出于達賚或和或戰國之大事而皆不出于人主無斷若此何以立國知不足畏矣

丁卯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鄭剛中為川陝宣諭使落直字賜銀帛二百匹兩秦檜將罷兵故遣剛中至西師諭指諸將 入内内侍省都知陳永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光遠之被劾也永錫與内侍康諝多受光遠金錢為之營救右諫議大夫万俟卨言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四十二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有一年冬十月丙寅朔上謂大臣曰人主之權在乎獨斷金國之主幼而無斷權歸臣下往年之和出于烏珠今年之戰出于達賚或和或戰國之大事而皆不出于人主無斷若此何以立國知不足畏矣

丁卯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鄭剛中為川陜宣諭使落直字賜銀帛二百匹兩秦檜將罷兵故遣剛中至西師諭指諸將　入内内侍省都知陳永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光遠之被劾也永錫與内侍康諝多受光遠金錢為之營救右諫議大夫万俟卨言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過宥罪人主之渥澤而二人乃私布懇悃以誣公上望賜罷黜以清宮掖乃詔永錫與宮觀謫送吏部　是日右朝奉大夫通判揚州趙𢾾右朝散郎通判揚州湯廣年棄城保瓜洲鎮先是安撫使劉綱以措置興化鎮水寨為詞而去𢾾等聞敵且至遂遁官吏軍民皆散城市一空事聞二人坐貶秩三等廣年東野子也𢾾廣年十月辛巳降官

戊辰詔川陝宣諭使許𡠉選人改官七員職令十員　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及金國萬戶通檢戰于寶雞敗之時通檢屯渭北政欲攻拔其城是日黎明通檢將精兵萬衆出戰政賈勇士鏖戰縣旁至日晡五十餘合勢未分政遣裨將將騎突出陣後山上執幟以招陽為麾軍敵望見大呼曰伏兵發矣乃驚而潰政乘勝掩殺通檢至城門而橋已絶乃擒之

己巳劉光遠等至敵軍

庚午秦檜奏上流守倫上曰艱難以來將士分隸主帥歲久未嘗遷動使植根深固豈是長策嘗令互易如臂指可以運掉綫邊防秋便當為此則人人可以指縱號令矣上又曰敵人議和孰思所以應之若彼我之勢强弱相等如是而和者彼有休兵之意我强彼弱足以制其命如是而和者彼有懼我之意也是二者於和為易若乃彼强我弱壓以重兵要盟而和則必有艱難從之事邀我以逞當思所以應之者可預戒諸將厲兵秣馬以為待敵之具事或

難從豈得避戰也
壬申言者論近聞楚州建康二郡有回祿之災延燒甚廣臣竊謂今近邊州縣當此軍旅之際各宜謹察姦人恐有乘風縱燎如絮廩積儲一或有失則為害不細況其間陰謀詭計有不可測知者且如逆豫嘗遣人于太平州放火既歸言功遂得補官明書僞告頃聞吏部有直攜此告乞換給者其已然之明驗如此安可畧而不察詔送樞密行府措置　左承議郎知萬州馮時行罷仍疾速取勘以夔路轉運判官李坰言時行招置刺虎一軍五百人以為自衛之計顯屬跋扈故也坰暴起新視事方能痛征屬州詭為羨財以献于朝市恩寵聞知萬州有積錢風取之時行獨不可曰州之地不宜稻而官出盐為直俾歲糴六千斛輸之夔豈忍如異時吏私其直而斂于民鬻塩為錢而自為糴令將以是奉上官乎坰大怒劾于朝故黜
乙亥增五品已下官綾紙錢　虔州免解進士李珙特封養素處士珙贛縣人朴從子也行義脩潔該通典故秘閣校理孔平仲以以其子妻之江西諸司上其行義于朝故有是命　是日金國都元帥宗弼遣劉光遠等還宗弼之入犯也首破泗楚二郡樞密使張俊在鎮江遣其侄統制官子蓋以輕兵于維揚盱眙之間伺敵進止俊不以兵渡江恐妨和議謂人曰南北將和敵謂吾怠欲攄柘皐之忿爾勿與交鋒則敵當自退時右諫議大夫知鎮江府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沿江安撫使劉子羽建議清野盡徙淮之人於鎮江兵民雜居子羽撫以恩信無敢相侵擾者境内帖然既而敵騎久不至俊以問子羽子羽曰此敵異時入犯飄如風雨今更遲回是必有他意至是宗弼遣光遠等還報大畧言當遣尊官右職名望夙著者持節而來蓋金欲速和故也（紹興講和錄敵元帥上第二書皇統元年十月十日具位致書云云今月四日劉光遠等來得書審承動靜之詳為慰所講有可疑者試為言之自割剌河南之後背恩食言自作兵端前後非一遂致今日鳴鐘伐鼓問罪江淮之上故先遣莫將回具以此告而殊不見荅反有遣大兵直渡濁河之說不知何故雖行人對面之語深切勤至惟曰闔外之命是聽其書詞脫畧甚不類如果能知前日之非而自訟則當遣尊官右職名望夙著者持節而來及所齎緘牘敷陳盡一庶幾其可及也薄寒切冀對時慎重專奉書披荅不宣此書刪十二字）

丙子左朝奉郎幹辦諸司審計司胡汝明御史臺檢發官陳士崒並為監察御史汝明黟縣人上召對而有是命

戊寅宗正丞邵大受言宗正舊有四書曰玉牒曰仙源積慶圖曰宗藩慶系錄曰宗枝屬籍建炎南渡寺官失職畢四書而逸于江滸陛下比命重修仙源慶系屬籍總要乃合三者而一之固已無愧于昔獨玉牒未修望詔有司討論一書以備中興之盛典從之大受建德人也（熊克小歷繫此事于丙子今從日歷）

少保醴泉觀使岳飛下大理寺先是樞密使張俊言張憲供通為收岳飛處文字後謀反行府已有供到文狀左僕射秦檜乘此欲誅飛乃送飛父子于大理獄命御史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鞫之（岳侯傳云秦檜密遣王俊同王貴前去謀陷侯王俊王貴等觀望奏張憲岳雲欲謀反等事俄將憲岳雲俱扭械送大理寺根勘上聞驚駭秦檜奏乞將張憲岳雲与飛同白其事是時

侯尚不知良久秦檜密遣左右傳宣請相公畧到朝廷別聽聖旨侯既聞宣詔即時前去却引到大理寺侯駭然曰吾何到此纔入門到廳下轎不見一人止見四壁垂簾纔坐少時忽見官吏数人向前云這裏不是相公坐處後面有中丞請相公畧來照對数事相公點頭云吾與国家宣力今日到此何也道罷隨獄吏行至一處見張憲岳雲露頭赤體各人扭械渾身盡皆血染痛苦呻吟又見羅振等將王俊王貴首張憲岳雲并侯反狀罪文前來云國家有何虧負你三人却要反背侯向万俟卨羅振曰對天盟誓吾無所負国家汝等既掌正法且不可陷忠臣吾到冥司与汝等面對不休衆聞其說羅振並御史中丞万俟卨等曰相公既不反記得遊天竺日辟上留題曰寒門何載富貴乎衆人曰既出此題豈不是反也侯知衆人皆是秦檜門下既見不容理訴長吁一聲云吾方知已落秦檜国賊之手使吾為國忠心一旦都休道罷合眼任其考掠按此時羅汝檝已不為御史万俟卨亦未為中丞其後卨遷中司汝檝遷諫議然汝檝不與此獄傳所云恐誤姑附此更須詳之

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翟汝文薨于平江府私第謚忠惠

己卯上曰凡事必謹于微治事已成則難改故書言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荊襄守臣辟差者勿令久任以漸易之非特謹微亦所以保全之也

壬午權尚書吏部侍郎魏良臣落權字充大金軍前通問使翊衛大夫保信軍承宣使知閤門事王公亮落階官為福州觀察使副之國書但使之斂兵除議餘事紹興講和錄皇朝答書某啓孟冬漸寒伏惟太保丞相侍中都元帥領省國公鈞侯起居萬福軍國任重委勤籌畫劉光遠曹勛等回特承惠示書翰不勝忻感竊自念昨蒙上皇帝割賜河南之地德厚恩深莫可倫擬而愚識淺慮處事乖錯自貽罪戾雖悔何及今者太保左丞相侍中都元帥領省国公奉命征討敝邑恐懼不知所圖乃蒙仁慈先遣莫將韓恕明以見告今又按甲頓兵發回劉光遠曹勛惠書之外將以幣帛仰承寬貸未忍棄絕之意益深慚荷今再遣左正議大夫尚書吏部侍郎文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户魏良臣保信軍承宣使知閤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武功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王公亮充稟議使副伏蒙訓諭令敷陳畫一切惟上令下從乃分之常豈敢輒有指述重蹈僭越之罪專令良臣

等聽取鈞誨碩力可遵稟者敢不罄竭以荅再造仰祈鈞慈特賜敷奏乞先斂兵許敝邑遣使拜表闕下恭聽聖訓向寒伏祈倍保鈞重有少禮物具于別封伏冀容留不宣　上曰良臣往軍前禮物不必用上等蓋禮有等威不可不嚴苟烏珠禮物用上等而郤以中下等奉其國主則在我者禮不至矣何以待外國乎上等物留以待其國主上又曰恐左藏庫無佳帛朕處有之向張浚在川陝每歲進奉樗蒲綾帛等皆在朕未嘗用一匹檜曰陛下恭儉如此中興可必也

癸未監察御史陳膏梅充賀吳傳並罷膏守太府少卿充賀行尚書吏部員外郎

甲申度支員外郎李椿年自鄂州還行在　右武郎吳拱為涇原路兵馬都監　夔州觀察使充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權知閤門事韓恕令之任從所乞也　嶽猷閤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盧知源卒

乙酉虛恨蠻王歷階請嘉州乞降階歷既犯邉獲寨將茹大猷以去提刑司調兵防扼所費不貲連年不能討大猷因以利啗之去年春歷階款塞求降不許至是復申前請守臣邵愽言于宣撫司以便宜補歷階進武校尉令還大猷等且遺以包帶茶綵命王士安者往促之歷階遣其子阿怕蠻將軍葉遇等送大猷歸州令右宣教郎知峨眉縣梁端即境上波恩神祠折箭歃血與盟而去歷階歸其出没鈔掠如故熊克小歷稱知峨眉縣梁端修撰也蓋自歷載嘉州所申尋牒知峨眉縣梁端修武郎權知中鎮寨曹慎修示以恩威而克誤以梁端為端修耳

丁亥江西兵馬都監程師回引兵至桂陽監之臨武峒討賊徒歐幼四等破之先是宜章峒民駱科反事見去年十一月朝廷命統制官郝晸以所部討科降之其徒歐幼四復率餘黨數千人據藍山縣掠連道二州樞密行府遣參議官史愿將師回徃捕至是始平

戊子監察御史胡汝明為殿中侍御史　魏良臣等辭行

庚寅上謂宰執曰凡事必熟思而後行朕今三十五歲而髮大半白蓋勞心之所致也秦檜等曰陛下聖明天縱而又審思若此必無過舉矣　右從事郎徐百禄秉哲子也嘗為海鹽縣令上以秉哲故黜之至是資政殿大學士張守資政殿學士李光等六人舉百禄改京官吏部奏百禄嘗犯私罪笞取旨詔皇族未歸秉哲之子百禄勿令出官

辛卯龍神衛四廂都指揮瀘州軍承宣使御前統制劉寶卒按此乃淮東軍中劉寶也上聞其死為之一日不食特贈檢校少保寧武軍節度使寶加贈在二年五月丁巳

癸巳揚武翊運功臣太保樞密使英國公韓世忠罷為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公世忠既不以和議為然由是為秦檜所抑至是魏良臣等復行世忠乃諫以為中原士民迫不得已淪于域外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伐若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乎又乞俟北使之來與之面議優詔不許世忠再上章力陳秦檜誤國詞意剴切檜

由是深怨世忠據趙雄傳世忠神道碑增入碑在除樞密使之前誤也自敵渝盟之後未嘗有使到今移于此庶不抵牾也言者因奏其罪上留章不出世忠亦懼檜陰謀乃力求閒退遂有是命世忠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童奴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云熊克小歷于此又書韓世良罷管軍奉祠加承宣使此事在今年四月克蓋誤也右朝奉郎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周公彥為監察御史 是月金人陷濠州 商州安撫使邵隆及金人所命知陝州鄭賦戰克之復陝州 起復川陝宣撫使胡世將圖上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剗灣克捷之狀且言臣詢究衆論皆謂璘之此戰比和尚原殺金平論以主客之勢險易之形功力數倍攄捉到蕃人供金國中稱璘有勇似其兄之語臣猥以書生誤膺重寄不習弓馬不諳行陣 上賴朝廷指授璘等為國宣力川陝用兵以來未有如此之勝臣不敢緘默伏望聖慈察璘智勇冠軍優與遷擢以為盡忠許國之勸又奏本司都統制楊政焚蕩敵寨十餘處親率觀兵與薩里干迎敵敵衆敗去致不敢併力熈秦委是宣力樞密院都統制郭浩于陝虢等處攻却敵寨並皆獲捷牽制敵軍不致併力秦鳳並乞優異推恩乃賜璘等詔書獎諭密賜世將黃金二百兩茶藥有差初三將之並出也璘復秦州捷剗灣政下隴州破岐下諸屯浩取華虢二州入陝府有破竹之勢世將亦遣要約陝西河東忠義首領數十願為內應而金人約和于朝廷秦晉之人殊惜之三將歸觧嚴第功于是統制官姚仲王彥向起各

落階官仲彥為華虢兩州觀察使起為邵州防禦使

十有一月丙申（按是月乙未朔）權吏部尚書兼侍讀資善堂翊善吳表臣落權字　中書舍人兼實錄院修撰朱翌罷以言者論翌頃以諂事呂本中薦之趙鼎若以翌為可怨則小人之黨日熾故也　右諫議大夫万俟卨言宗正丞部大受稟性陰險每聞朝廷一有除擢則怨形于色浮言無稽短毀百出詔罷之　右中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李迨復龍圖閣待制知洪州上覽除目曰迨能吏肯以身任怨不恤人毀譽朕深知之但北州寄居多必有造謗者不可不察也治道無他但不以毀譽為賢否核實以行賞罰則治道成矣昔齊威王封即墨而烹阿齊大治蓋知核實偽而不狥毀譽空言也

丁酉上曰唐太宗除亂比湯武致治幾成康可謂賢君矣然誇大而好名雖聽言納諫然不若漢文帝之至誠也人君惟至誠臨下何患治道之不成哉秦檜曰文帝雖至誠而少學太宗雖問學而未誠猶可以揚名于後今陛下至誠問學度越二君則堯舜三代何遠之有

戊戌言者請補試州縣小吏仍許告吏罪使補其闕以懲吏强官弱之弊上謂宰執曰此說若用則相告訐而州縣擾矣治天下當以清靜鎮之若妄作生事乃亂天下非治天下也昔人有言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朕嘗躬行此語顧謂秦檜曰邊事既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可以弭兵為相亦當效曹參之清靜也　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曾勛知閤門事左奉議郎新通判利州程敦厚召試館職以其上書言事故也敦厚之書曰臣聞建大功者不謀于俗排大難者不計以時夫大功非達權而不能濟大難非欲速而可以平昔之執事者苟不達權則勸陛下正名弗屈而不恤其旣苟為欲速則勸陛下長驅疾戰而不量其兵力否則首鼠畏避狥群枉而昧至當則又莫為陛下毅然出身以任其責今陛下除驕抗之害而彊埸肅致安靖之福而朝廷尊制兵之命在我而悉收其用欲和之利在敵而決保其成有四可為之勢願陛下應之以定而不同奪於俗持之以久而不促迫于時則大功立矣敦厚又遺秦檜書言檜見幾似顏子任重似伊尹檜大喜之令赴都堂審察遂召試以為祕書省校書郎（敦厚先見紹興七年二月其餘校書郎在今年十二月己巳今併書之）

己亥左太中大夫參知政事兼修實錄范同罷始同贊和議為秦檜所引及在政府或自奏事秦檜忌之右諫議大夫万俟卨因論同貳政之初首為遷葬之議自信州至建康調夫治道怨嗟籍籍朝廷收天下之兵柄歸宥密而同輒於稠人之中貪天之功以為己有望罷其機務詔同以本官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光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藤州安置言者論廼者二使之還敵示欲和之意於國無損而光乃陰懷怨望鼓倡萬端致會稽之民扶老攜幼轉徙道路連日不止乘時

謗訕罪不可赦秦檜進呈上曰司馬光言政之大本在於賞刑朕
於光輩聞其虛名而用之見其不才而罷之逮其有罪而責之皆
彼自取朕未嘗有心也若用虛名而不治其罪則有賞無刑政何
以成譬之四時有陽無陰豈能成歲乎乃謫光嶺表令紹興府日
下遣發樞密院差使臣一員伴送
辛丑中書舍人王鉌兼實錄院修撰　尚書倉部員外郎闕彥昭
罷以右諫議大夫万俟禼言近朱翌部大受被黜彥昭馳書密報
范同故也　是日金國都元帥宗弼遣魏良臣等還許以淮水為
界歲幣銀帛各二十五萬匹兩又欲割唐鄧二州因遣其行臺戶
部侍郎蕭毅翰林待制同知制誥邢具瞻審定可否紹興講和錄金元帥上第
三書皇統元年十一月七日皇叔太保尚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
帥領行臺尚書省魏國公致書時寒想惟安善近魏良臣至伏辱
惠書語意懇懃惟命是聽良見高懷昨離闕書親奉聖訓許以便
宜從事故可成就此計也本擬上自襄江下至于海以為界重念
江南凋弊日久如不得淮南相為表裏之資恐不能國兼來使再
三叩頭哀求甚切于情可憐遂以淮水為界西有唐鄧二州以地
勢觀之亦是淮水北在所割割之數來使云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
疋既能盡以小事大之禮貨利又何足道止以所乞為定又云淮
北京西陝西河東河北自來流寓在南者願歸則聽之理雖未安
非從所乞外有燕以北道逃及因兵火隔絕之人並請早為起發
今遣昭武大將軍行臺尚書戶部兼工部侍郎兼左司郎中上輕
車都尉蘭陵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蕭毅中憲大夫充翰林待制
同知制誥兼右諫議大夫河間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邢具瞻等
奉使江南審可否其間有不盡言者一一口授惟詳之既盟之後
即當聞于朝廷其如封建大賜又何疑焉少禮物具
子別副除冬切冀順天慎衛眠食專持書奉答不宣　先是有舉人
獻策于宗弼者宗弼用之盱眙龜山造舟為梁引兵深入東過臨
淮南至六合西臨昭信晝夜不絕至是軍食不繼士皆饑苦又聞

王師將渉江而北宗弼大懼乃遣毅等與良臣偕來焉 李大諒征蒙記云皇統元年副元帥烏珠誅都元帥達賚以割河南還太宋有逆謀提師過江復取河南四年回師謂南北行府三帥曰吾近因有叛臣結連南宋自領兵東伐問罪宋國大軍至亳郡由廬越淮橋道阻過車騎吾心熒惑未決忽淮陰二進士遠来獻陳平宋國策時吾急遣龍虎阿勒巳二帥探路前行韓常周榮騎兵至淮上吾入盱眙疑有重兵把路龍虎遣使報曰淮南無一人一騎為備已遣五千騎越淮分守盱眙龜山把截水陸兩勢造橋吾大喜晝夜兼行至淮上果橋成六座分歩騎徑濟淮源上據運河擺布斥堠細觀南耗東過淮陰南至六合西臨盱眙信書夜不絶吾因觀宋室新立龜山城寨臨淮之勢就山為臨若此聚粮屯兵此地據守吾雖鐵心未可輕舉但見空壁吾心自持宋室空有建城立勢之心而無聚糧據守之法又觀二進士所陳圖策淮南路盱眙之楚州行路窄臨左有長淮右臨河濼粮道遥遠有過郎伯至山陽人騎回惟是獲到菱實雞頭連子間諸軍不避寒踏泥打凍決池涸港掘藕拾菱尋魚摸蚌又宰殺驢騾相兼為食諸軍飢苦之報不忍聞但虚心寛諭而已又諸將士云輜重俱盡有食奴婢者又多言而軍不測要回淮上惟吾心所料南宋既修起盱眙此乃據山臨水大利之勢尚無守法措置安有智謀就吾敵也決無渡江之理吾獨与蕭平章計議大言檄書于宋若從此約請詰轅門計議如敢違拒水陸星電越江蕭平章南去吾視諸軍飢心嗷嗷忘失晝夜龍虎阿勒巳言若南宋受檄由得半軍回若宋軍渡江不擊自潰王曰爾論正與吾心同吾西望糧音南聽蕭信心神不寧如此月餘忽蕭平章躍騎走報不覺喜感天神與南使同来議止淮為界誓約已定南使回吾班師回泗集軍馬輜重騾馬依稀四分奴婢十中無六惜哉軍机至此而不能決若能決無一人一騎得回也吾私心用智但一檄書下遂取捷乃萬世不傳之上策按大諒所云可見金人勢窮力竭之寔今並附此庶幾可考

壬寅詔以四立日就行在權宜設位祭五福太一用禮官請也先是議者欲建太一之祠禮官難之乃有是議焉

尚書吏部員外郎施鉅祕書郎李益並為監察御史益長沙人與鉅皆中丞何鑄所薦也

乙巳拱衛大夫貴州團練使顏孝恭知隨州

詔吏部侍郎魏良

臣就充接伴使以中書金使蕭毅已過界也毅等過江揭旗于舟
大書江南撫諭右朝散大夫知鎮江府劉子羽見之怒夜以他旗
易之翌日良臣見旗有異大懼力索之且以語脅子羽子羽曰吾
為守臣朝論無所預然欲揭此於吾之境則吾有死而已請不已
出境乃還之（此據張栻撰子羽墓誌附入）
丙午詔通問副使王公亮先赴行在奏事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
知閤門事曹勛充接伴副使
丁未給事中程克俊兼權直學士院　左大中大夫范同責授左
朝奉郎祕書少監筠州居住時有諫議大夫万俟卨論近會稽之
民以李光鼓惑遂至于紛擾者累日今聞同與朱翌郤大受等文
往家焉竊恐浮言橫議又益數光萬一會藩輔又為之震動則遠
方聞之當如何伏望將此三人重賜施行天下幸甚詔左承議郎
朱翌責授左承事郎將作少監韶州居住左奉議郎郤大受除名
勒停化州編管　光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齊
安郡王士㒟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放謝辭士㒟數言事秦檜患
之岳飛之下吏也士㒟草詔欲救之語泄檜乃使言者論頃岳飛
進兵于陳蔡之間乃密通書于士㒟叙其悃愊蹤跡詭祕范同頃
為浙東憲與士㒟通家往還或以他故數日不克見則必遣其屬
郤大受往傳導言語窺伺國倫士㒟身為近屬在外則交結將帥
在內則交結執政事有切于聖躬望罷其宗司職事庶幾助成中

興之業故有是命仍令刑部檢會宗室戚里不得出謁接見賓客
條法申嚴行下士㒟將行上賜手劄勞問且以帛金千兩賜之
光山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事士樽提舉亳州明道宫以言者論
其每與朝士結為朋黨兄弟二人更唱迭和非朝廷之福故也
保慶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事士夽知穴宗正事
庚戌日南至上望拜皇太后于禁中宰相率百官遥拜皇太后淵
聖皇帝于行宫北門外
壬子金國審議使行臺戶部兼工部侍郎蕭毅翰林待制同知制
誥那具瞻等入見毅等至館上命工部侍郎莫將館伴時殿陛之
儀議猶未決議者以為兵衛單弱則非所以隆國體欲設伏衛恐
駭敵情秦檜與知閤門事藍璪謀之請設黃麾仗千五百人于殿
廊蔽以帟幙班定徹帷檜深善之自是以定制時檜奏誓書事以
為自古盟會各出意以為之誓未有意自彼出而反覆更易必欲
如其所要者上曰朕固知之然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既無
及矣太后年踰六十日夜痛心今雖與之立誓當奏告天地祖宗
廟社稷明言若歸我太后朕不憚屈己與之和如其不然則此要
盟神固不聽朕亦不憚用兵也
乙卯御史中丞何鑄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充大金報謝
使右諫議大夫万俟卨試御史中丞　起居郎羅汝楫為右諫議
大夫

丁巳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知閤門事曹勛落階官為容州官察使充報謝副何鑄入辭上諭鑄委曲致詞事在必濟又白勛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踰十五年幾于無淚可揮無腸可斷所以頻遣使指又屈己奉幣者皆以此也竊計上天亦默相之言已淚下左右皆掩泣上曰汝見金主當以朕意與之言曰惟親若族久賴安存朕知之矣然閱歲滋久為人之子深不自安況亡者未葬存者亦老兄弟族屬見餘無幾每歲時節物未嘗不北首流涕若大國念之使父兄子母如初則此恩當子孫千萬年不忘也且慈慈親之在上國一常常老人爾在本國則所繫甚重往用此意以天性至誠說之彼亦當感動也 紹興講和錄皇朝咨書仲冬嚴寒伏惟太保左丞相侍中都元帥魏國公鈞候起居萬福軍國重寄悉勞籌畫特蒙專遣信使惠以書翰良馬厚幣禮以勤腆鄙情感激已難具陳至許成就大計最為重恩自惟孤危何以得此又如逐件事目一一曲荷開諭雖甚愚暗豈不省會即奉鈞諭逐項遵承再惟大計已定其間不免少有懇告如境域所在至甚緊切計鈞鑒處之必是不錯上國方以孝理天下若使祖宗不闕祭享是為至望歲貢銀絹見排辦來年數目先次發納已差端明殿學士朝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文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何鑄容州觀察使知閤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武功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曹勛充報謝進誓表使副專附此書叙謝鈞造益寒敢冀曲加保重有少禮物具于別封惟幸容納
不宣

戊午金國審議使蕭毅等辭行時朝廷許割唐鄧二州餘以淮水中流為界毅辭上諭曰若今歲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今歲未也則誓文為虛設 是日詔大金國已遣使通和自今官司文字並稱大金不得指斥

己未詔何鑄曹勛並與恩澤二資

庚申命宰執及議誓撰文官告祭天地宗廟社稷紹興講和錄皇朝講和誓書節文竊以休兵息民帝王之大德体方職述邦国之永圖顧推孤藐之縱猥荷金存之賜敢望自竭仰荅殊恩事既繫于宗祧理蓋昭于誓約契勘今来畫疆合以淮水中流為界西有唐鄧二州割屬上国自鄧州南四十里西南四十里為界屬鄧州其四十里外南併西南盡屬光化軍為敝邑沿邊州軍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所有歲貢銀絹二十五萬疋兩自壬戌年為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納淮北京東西陝西河北自来流移在南之人經官陳理願歸鄉者更不禁約其自燕以北人見行節次發遣今后上國逋亡之人無敢容隱寸土匹夫無敢侵掠其或叛亡之人入上國之境者不得進兵襲逐但移文收捕沿邊州城除自来合該置射糧軍數并巡尉等外不得屯軍戍守上國云云敝邑亦乞並用此約既盟之後必務遵承有渝此盟神明是殛墜命之民踣其国家接此誓書目歷不載然其間有北人願歸鄉者更不禁約之類宣語聖語蓋常及之今刪取附注以備參考

辛酉特進觀文殿大學士福建安撫大使兼知州張浚為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免奉朝請秦檜將議和遣工部員外郎蓋諒因事至閩中風浚使附其議當引為樞密使浚荅書言敵不可縱和不可成檜不悅會浚以母老乞祠乃有是命先是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趙鼎在會稽嘗語其客方疇曰張德遠建炎復辟之功豈可忘也上待臣下有恩想必講求矣疇曰今日檐子極重秦相欲獨負之恐難也不知故相中誰可辦者時李綱朱勝非皆在鼎曰伯紀藏一皆不濟事惟德遠可爾第恐不容復來至是卒如所料　左承議郎新福建安撫大使司參議官高頴除名象州為管以言者論春間敵騎犯邊頴自軍前造朝反為張星之說以惑流俗故也陷頴偽十年固窮守節故驟用之及是以從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飛被斥

壬戌左朝奉大夫荊湖北路轉運判官汪叔詹直秘閣知鄂州右朝請大夫知鄂州卲相為荊湖北路轉運判官兼京西路轉運提刑提舉茶鹽公事王俊之告變也叔詹與聞之此據王明清揮麈後錄相嘗為岳飛所劾此據洪邁夷堅志謫嶺南至是復起

是月詔大金已遣使通和令川陝宣撫司照會保守見存疆界不得出兵生事招納叛亡此據蜀口用兵錄日歷無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紹興十一年十二月至十二年六月

五十六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2702 v.56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四十三

宋 李心傳 撰

國家圖書館藏

紹興十有一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上謂秦檜曰和議已成軍備尤不可弛宜于沿江築堡駐兵令軍中自為營田則歛不及民而軍食常足可以久也仍修建康為定都之計光宗廟次太學而後宮室丙寅上謂大臣曰三代之世士大夫盡心禮法鮮有異端之惑自漢明帝金人之夢佛法流入中國士大夫靡然從之其上者惑于清靜之說而下者惑于禍福之報殊不知六經廣大靡周盡如易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與禮正心誠意者佛氏清靜之說果有以勝之乎至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家必有餘殃與夫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者即佛氏禍
福之報也士大夫不師六經而盡心佛說殊為可笑丁卯徽猷閣
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劉洪道責授濠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御
史中丞侯𡩋論洪道汙穢貪墨岳飛初為置制使洪道足恭以媚
之飛罷宣撫使命下之日洪道聞之失色頓足抵掌淚閤眼皆倡
為浮言簧鼓將士幾至變生故有是命于是洪道得罪而終身不
復庚午右承奉郎直秘閣主管台州崇道觀賜緋魚袋韓彥直特
還右奉議郎直敷文閣以世忠罷政推恩也　右奉議郎鄧名世
特勒停坐擅寫日歷故也久之卒于家壬申上謂宰執曰晉平吳
之後天下混一武帝又勤于政事宜若可見太平而旋致禍亂天
下分裂何也秦檜等方思所以對上曰禮可以立國君臣上下如
天地定位不可少亂　字呼郡臣又以珊瑚株助臣下以侈靡
相勝廢禮如此其能國乎癸酉秦檜言考之經傳人君莫難于聽
納上曰朕觀自古人君不肯聽納者皆因有心大喜功之病或窮
奢極欲一寔其衷則凡拂心之言皆不能入矣若清心寡欲豈有
不聽納乎朕于宮中觀書寫字之外並無嗜好凡事無心故群臣
之言是則從非則否未嘗惑也　試尚書工部侍郎莫將權本部
尚書徙唐鄧州分畫地界先是詔刑部侍郎周聿充京西路分畫
地界官應干措置委樞密都承旨鄭剛中充陝西路分畫地界官
應措置委川陝宣撫司照南北誓書文字仔細分畫不得差錯生

事此指揮據蜀口用兵錄修入日歷無之至是又遣將馬甲戍川陝宣撫副使胡世
將言竊聞朝廷見與金國議和邊事漸向寧息所有元降便宜黜
陟指揮伏望收還從之乙亥簽書樞密院事充大金報謝使何鑄
等至軍前金國都元帥宗弼遣鑄往會寧且以書來索北人之在
南者因越割陝西餘地紹興講和錄金帥上第四書冬深想惟勤止萬福今月十一日使來伏承手削具聞
事大之勤良可嘉尚所進誓表即時津發赴闕今茲大事已定所而其間有一二未究者須至麋浼表云北人見行銓遣北來三十
五人正是近日因渡淮樵牧偶被掠者殊非昔年逃亡及兵火隔絕之人恐是有司姑徇人情尚為濡滯也審議使副蕭毅等在江
南時已蒙定論據諸路所有北人各于逐處沿边州城就近交割望早為依應所論畫殺敦遣過界唐鄧二州想已差官赴此日下
句到彼以備交割外據陝西地界其間或有犬牙相攙處亦請依元約于明年正月下旬差官于本朝合于人員至鳳翔府会合以
憑同去行踏至日別有計議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固當使民各安其業已遣濠州招信盱眙等縣新附口數千連其家貲並復本
土外有未曾發遣人數今以盡分付去人應江南商賈隔在淮以北者已指揮所屬刷會僕拱到人數亦便發歸所有海州泗州并
連水軍今歲流移在南百姓比及新正切望發過淮北庶不廢一年耕作之計惟裁之所有淮上大軍使之月諸道班還昨以吳璘
竊窺閩陝以此有副元帥提兵鎮撫亦專人使之斂退恐欲聞知時寒切冀慎重專此布聞不宣
是日朝廷亦遣莫將周聿往割唐鄧又命鄭剛中分劃陝西以劉
豫吳玠元管地界為準紹興講和錄皇朝答書季冬極寒伏惟鈞候起居萬福整軍安民悉賴全德特承惠
書佩和記存垂諭大事已定若国公以生靈為念他人豈能辦天下幸甚北人敢不如命今就先次津發耶律溫尋餘當鄧文蔡遣
唐鄧二州已遣尚書莫將侍郎周聿于此月十一日星夜前去交割陝西地界亦已差樞密都承旨鄭剛中同宣撫司官前去趨明
年正月下旬計議海州泗州漣水軍在南百姓見今根刷發過淮北先蒙遣還濠州楚州盱眙等縣戶口又許根刷應江南商
賈隔在淮北者亦便發歸卑情豈勝感激恐遣人在路滯遲今專發書計會泗州差走馬人傳到府下伏冀照察向春候漸和切望
倍保鈞重不宣己卯上謂大臣曰有帝王之學有士大夫之學朕在宮中

無一日廢學然但究前古治道有宜于今者要施行耳不必指摘章句以為文也士大夫之學則異於此須用論辯古今以為文最不可志于利學而志于利上下交征未有不危國者　詔監當資序人勿除郡守其已除未上者令吏部具名罷即嘗任監察御史以上者聽時祕閣修撰劉阜民新知秀州吏部言阜民故從官乃許之任戊子直祕閣新知温州秦梓試祕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梓檜皆引嫌辭上不許　右承務郎韓彥質彥朴並直祕閣二人皆世忠也　癸巳岳飛賜死于大理寺飛既屬吏何鑄以中執法與大理卿周三畏同鞫之飛久不伏因不食求死命其子閤門祗候雷視之至是万俟卨入臺月餘獄遂上及聚斷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言飛不應死衆不從于是飛以衆證坐嘗自言已與太祖以三十歲除節度使為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及敵犯淮西前後受親札十三次不即策應為擁兵逗遛當斬閬州觀察使御前前軍統制權副都統張憲坐收飛雲書謀以襄陽叛當絞飛長子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提舉醴泉觀雲坐與憲書稱可與得心腹兵官商議為傳報朝廷機密事當追一官罰金詔飛賜死命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沂中蒞其刑誅憲雲於都市參議官直祕閣于鵬除名送萬安軍右朝散郎孫革送潯州並編管仍籍其貲流家屬于嶺南天下寃之飛死年三十九初獄之成也太傅醴泉觀使韓世忠不能平以問秦檜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

莫須有世忠怫然曰相公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飛知書而
待士且濟人之貧用兵秋毫無犯民皆安堵不知有軍至今號為
賢將 何俌龜鑑飛起于効用平居夏因無所不為征討出師慷慨
勇往隆冬按邊上有非我忠臣雪大耻之諭盛夏出師上有
暑行勞動朕念之不忘之語東下赴援而上有委身殉國竭節
事君之嘆力疾先馳而上有国爾忘身誰如卿者之褒帥襄陽而
克復襄陽鎮湖北而克坐湘焚蔡州之積奪虢州之糧而卒
三軍指示方畧自李宝曹州之戰以至張憲臨潁之戰凡十五
戰每戰必捷敵人相告謂撼岳飛兵難吁當時有如飛者數十輩
布置邊南是真所謂萬里長城者而檜乃屏棄之曾不甚惜何也
綸音趣覲彼之所以逗遛不進者蓋機事垂成為可惜也莫須
有三字強以傅會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千載而下每念岳武穆之
冤直欲籲天而無從也鷙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良狗烹此為不能
保全功臣者說也況鷙鳥猶未盡而狡兎猶未死者哉呂忠大事
記飛之死尤不厭衆心飛忠孝出于天性自結髮從戎凡歷數百戰
內平劇盜外抗強敵其用兵也尤善以寡勝衆其從杜充也以八千
破于十萬衆于桂嶺其戰兀朮也于潁昌則以背嵬八百于朱仙鎮則
以背嵬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敵人所畏服不敢以名称至以父呼之

自兀朮有必殺飛而後可和之言檜之心與敵合而張俊之心又與
檜合謀孽橫生不置之死地不止万俟卨以頗備鍛鍊自諫議而得
中丞王俊以希旨誣告自遷防而得廉車姚政龐榮傅選之徒
亦以阿附並殊累遷之寵附會其事無所不至而莫須有三字世
忠終以為無以服天下飛死世忠罷中外大權盡歸于檜于是盡
逐君子盡用小人矣何鑄紹興十二年八月丙寅周三畏二十年
三月庚子李若樸何彥猷十二年正月戊寅皆得罪飛二十二年
十月戊申追復元官謚忠愍又改武穆嘉泰四年五月癸未追封
俊首狀大理寺案款今具載之左武大夫果州防禦使差充京東
東路兵馬鈐轄御前前軍副統制王俊右俊于八月二十二日夜
二更以来張太尉使奴廝兒慶童来請俊去說話俊到張太尉衙
令虞候報覆請俊入宅在蓮花池東面一亭子上張太尉先與一
和尚 澤點着烛對面坐地說話俊到時何澤更不與俊相揖便
起向燈影黑處潛去俊于張太尉面前唱喏坐間張太尉不作聲
良久問道你早聽也那你聽得着俊道太尉有甚事聽不着張太尉
道你不知自家相公得出也俊道相公得出那裏去張太尉道得
衢婺州俊道既得衢州則無事也有甚煩惱張太尉道恐有後命
俊道有後命如何張太尉道你理會不得我與相公微相隨朝廷
必疑我也朝廷交更番朝見我去則必不来也俊道向日范將軍
被朝廷賜死俊与范將軍從微相隨俊元是雄威副都頭轉至正

使皆范將軍係右軍統制同提舉一行事務寸心懷忠義到今朝
廷何曾賜罪太尉不須別生疑慮張太尉道更說與你我相公處
有人来交我救他俊道如何救他張太尉道我這人馬動則便是
救他也俊道動後甚意思張太尉道這裏人馬老小盡底移去襄
陽府不動只在那駐劄朝廷知必使我相公来彈壓撫諭俊道太
尉不得動人馬若太尉動人馬朝廷必疑岳相公越被罪也張太
尉道你理會不得若朝廷使岳相公来時便是我救他也若朝廷
不肯交岳相公来時我將人馬分布自據襄陽府俊道諸軍人馬
如何起䟦得張太尉道我𢧵掠舟船盡裝載步人老小令馬軍便
陸路前去俊道且看国家患難之際且更消停張太尉道我待做
你安排着待我交你下手做時你便聽我言語俊道恐軍不伏者
多張太尉道誰敢不伏傳選道我不伏俊道傳都統制慷慨之人丈
夫剛氣必不肯伏張太尉道有不伏者勦殺俊道這軍馬做甚名
目起發張太尉道你問得我是假做一件朝廷文字起發我須交
人不疑俊道太尉去襄陽府後面張相公遣人馬来追襲如何張
太尉道必不敢来趕我設他人馬来到這裡時我已到襄陽了也
俊道且如到襄陽府張相公必不肯休繼續前来收捕如何張太
尉道我有何懼俊道若蕃人探得知必来夾攻太尉南面有張相
公人馬北面有蕃人太尉如何處置張太尉策戰則有道理待
我這裡兵才動先使人將文字去與蕃人萬一支吾不前交蕃人

發人馬助我俊道諸軍人馬老小數千萬襄陽糧少如何張太尉
道這里粮盡數着船裝載前去鄂州也有粮襄陽也有粮可吃得
一年俊道如何這裡路應副錢粮尚有不前那裡些少粮一年以
後無粮如何張太尉道我那里一年已外不別做轉動我那里不
一年交蕃人必退我遲則遲動疾則疾動你安排着張太尉又道
我如今動後皆㒵遊兵奕伏我不伏俊道不伏底多又道遊奕姚觀
察背㒵王剛張應李璋伏不伏俊道不知如何張太尉道明日聚
廳時你請姚觀察王剛張應李璋去你衙裏吃飯說與我這言語
說道張太尉一夜不曾得睡知得相公得出恐有後命令自家懣
都出岳相公門下若諸軍人馬有語言交我怎生制御我東西隨
人我又不是都統制朝廷又不曾有文字交我管他懣有事都不
能管得至三更後俊歸来本家次日天曉二十三日早衆統制官
到張太尉衙前張太尉未坐衙俊叫起姚觀察于教場亭子西邊
坐地姚觀察道有甚事大哥俊道張太尉一夜不睡知得相公得
出太尉煩惱道破言語交俊　問觀察如何姚觀察道既相公不
来時張太尉管軍事節都在張太尉也俊問觀察道將来諸軍乱
後如何姚觀察道与他彈壓不可交乱恐壞了這事軍人馬你做我
覆知太尉緩緩地且看国家患難面道罷各散去更不曾說張太
尉所言事節俊去見張太尉唱喏張太尉道夜来所言事如何俊
道不曾去請王剛等只與姚觀說話交来覆太尉道恐兵亂後不

可不弹壓我遊奕一軍鈐轄束得整齊必不得到生事張太尉道既
姚觀察賣弄道他人馬整齊我做得尤穩也你安排着俊便唱喏
出来自後不曾說話九月初一日張太尉起發赴樞密行府俊去
辭張太尉道王統制你後面麄重物事轉換了着我去後將来必
兵將這䓁一處你收拾䓁我叫你重念俊元係東平府雄威第八
長行日本府闕糧諸營軍兵呼千䓁結連俊欲刼東平府作過當
將俊食祿本營不敢負于国家又不忍棄老母遂經安撫司告首
奉聖旨補本營副都頭後来即遇金人侵犯中原俊自靖康元年
首從軍旅于京城下與金人相敵斬首及俊口内中箭射落二齒
奉聖旨特換成中郎後来並係立戰功轉今来官　俊盡節仰報
朝廷今来張太尉結連俊別起事後不敢負于国家欲伺候將来
赴樞密行府日面諳張相公前告首又恐都統王太尉別有出入
張太尉後面別起事背叛臨時力所不及使俊陷于不義俊已于
初七日面覆都統王太尉說令月初八日納狀告首如有一事一
件分毫不寔乞依軍法施行蓋俊自出官以来立戰功轉至今来
官資即不曾有分毫過犯所有俊應干告勅宣劄在家收存外有
告首呼千䓁補副都頭宣繳申外廂曉俊忠義不曾作過不敢負
于国家謹具狀披告伏候指揮刑部大理寺狀準尚書省劄子張
俊奏張憲供通為收岳飛處文字後謀反行府已有供到文狀奏
聖旨就大理寺置司根勘聞奏令勘到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閤
州觀察使高陽關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御前前軍統制權副都統
節制鄂州軍馬張憲僧澤一右朝議大夫直秘閣添差廣南東路
安撫司參議官于鵬右朝散郎添差通判興化軍孫革左武大夫
忠州防禦使提舉醴泉觀岳雲有蔭人智浹承節郎進奏官王處
仁從義郎新授福州專管巡捉私鹽蔣世雄及勘證得前歩保武
勝定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岳飛所犯内岳飛為因探報得金
人侵犯淮南前後一十五次受親札指揮令策應措置坐觀勝負
逗遛不進及因董先張憲閭張俊軍馬怎生地言道都敗了回去
使指斥乘輿及向張憲董先道張家韓家人馬你將一萬人踐踏
了及因罷兵權後令孫革寫書與張憲令措置別作擘畫令看訖
焚之及令張憲虛申探得四太子大兵前来侵犯上流自後張憲
商議待及背據守襄陽及把截江两頭盡刼官私舟船又累次令
孫革奏報不寔及制勘虛妄䓁罪除罪輕外法寺稱律臨軍征討
稽期三日斬及指斥乘輿情理切害者斬係罪重其岳飛合于斬
刑私罪上定斷令決重杖處死看詳岳飛坐擁重兵于两軍未解
之間十五次被受御筆並遣中使督兵逗遛不進及于此時輙對
張憲董先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又說與張憲董先要踐踏張俊韓
世忠人馬及移書張憲令措置別作擘畫致張憲意待謀反據守
襄陽䓁處作過委是情理深重勑罪人情重法輕奏裁張憲為収
岳雲書令憲別作擘畫因此張憲謀反要提兵僭據襄陽投拜金

入因王俊不允順方有無意作過之言并知岳飛指斥切害不敢
陳首并依隨岳飛虛申無粮進兵不得及依于鵬書申岳飛之意
令妄申探報不寔及制勘虛妄除罪輕外法寺稱律謀叛絞其張
憲合依絞刑私罪上定斷合決重杖處死仍合依例進擬出身以
来告勅文字除名本人犯私罪絞舉官見行取會候到別具施行
岳雲為寫諮目與張憲稱可與得心腹兵官商議擘畫因此致張
憲叛除罪輕及等外法寺稱勅傳報朝廷机密事流二千五百里
配千里不以蔭論敕刺配比徒三年本罪徒以上通比滿六年比
加役流私罪斷官減外徒三年進一官罰銅二十斤入官勒停看詳
岳雲因父罷兵權輒敢交通主兵官張憲節次催令得腹心兵官
擘畫致張憲因此要提兵謀叛又傳報朝廷机密惑乱軍衆情重
奏裁岳雲犯私罪徒舉官見行會問候到別具施行于鵬為犯虛
妄併依隨岳飛寫諮目与張憲等妄說岳飛出事并令張憲妄供
探報除罪輕外法寺稱敕為從配律五品犯流罪減一等其于鵬
合徒三年私罪官減外徒一年半追一官罰銅十斤入官勒停情
重裁奏于鵬犯私罪徒舉官見行取會候到別具施行孫革為依
隨岳飛寫諮目與張憲稱措置擘畫等語言并節次依隨岳飛申
奏朝廷不寔除罪輕外法寺稱律奏事不寔以為制論徒二年律
供犯罪從減一等其孫革合徒一年合進見任右朝散郎一官官
告文字當徒一年勒停情重奏裁孫革犯私罪徒舉官見行會問
候到別具施行王處仁為知王貴申朝廷張憲背叛漏泄供申岳
飛并說與蔣世雄法寺稱敕傳報漏泄朝廷機密事流二千五百
里配千里應比罪杖配比徒三年本罪徒以上通比滿六年比加
役流官當準徒六年其處仁合于比加役流私罪上斷合追見任
承節郎並歷任承信郎共兩官官告文字當徒二年拟按別無官
當更合罰銅八十斤入官勒停情重奏裁王處仁犯私罪流舉官
見行會問候到別具施行蔣世雄為見王處仁說王貴申朝廷張
憲背叛事于岳飛處覆除罪輕外法寺稱傳報朝廷机密事
流二千五百里從減一等其蔣世雄合徒三年私罪上斷官減外
徒二年半合追從義郎秉義郎兩官官告文字當徒二年當徒半
年更罰銅十斤入官勒停情重奏裁蔣世雄犯私罪徒舉官見行
会問候到別具施行僧澤一為制勘虛妄并見張憲等待背叛向
張憲言不如先差兩頭甲軍防守總領運使并欲為張憲詐
作樞密院劄子發兵過江及要摹榻樞密院印文除罪輕外法寺
稱律謀叛者絞從減一等其僧澤一合流三千里私罪斷合決脊杖
杖二十本處居作一年役滿日仍合下本處照僧人犯私罪流還俗
條施行情重奏裁智浹為承岳雲使令要將書與張憲等并受岳
雲金茶馬令其智浹將書與張憲等共估錢三百二貫足除罪輕
外法寺稱律坐贓致罪十匹加一等罪止徒三年為非監臨主帥
因事受財七品官子孫犯流罪以下聽贖其智浹合徒三年贓罪

贖銅亡十斤情重奏裁小貼子擾貼黃称吃勘岳飛次男岳雷係同岳飛一處送下今來照證得岳雷別無干涉罪犯緣為岳飛故節飲食成病依條合召家人入侍就今岳雷入侍看覷候斷下案內人日所有岳雷亦乞一就處分降下小貼子称所有僧澤一合下本處依條施行又小貼子稱契勘數內于鵬見行下湖北轉運司根究銀絹等四百萬合下所屬照會候根究見歸著日即乞依今來所斷指揮施行又小貼子称看詳岳飛張憲所犯情重遂人家業并家屬合取自朝廷指揮拘藉施行看詳岳飛等所犯內岳飛私罪斬張憲私罪絞並係情重王處仁私罪流岳雲私罪徒並係情重蔣世雄孫革于鵬並私罪徒並係情重稍重無一般例兼奉聖旨根勘合取旨裁斷有旨岳飛特賜死張憲岳雲並依軍法施行令楊沂中監斬仍多差將兵防護餘並依斷于鵬孫革王處仁蔣世雄除名內于鵬孫革永不收叙于鵬送萬安軍孫革送潯州王處仁送連州蔣世雄送梧州並編管僧澤一決脊杖二十刺面配二千里外州軍牢城小分收管智浹決臀杖二十送二千里外州編管岳飛張憲家屬分送廣南福建路州軍拘管月具存亡聞奏編配人并岳飛家屬并令楊沂中俞俟其張憲家屬令王貴汪叔詹多差得力人兵防送前去不得一併上路岳飛張憲家業籍沒入官委俞俟汪叔詹逐一抄劄具數申尚書省餘依大理寺所申並小貼子內事理施行出榜曉諭應緣上件公事干涉之人一切不問亦不許人陳告官私不得受理

王明清揮麈錄餘話云明清壬子歲任寧國得王俊所首岳侯狀于其家次年明清入朝始得詔獄全案觀之岳侯之坐死乃以嘗自言與太祖俱以三十歲為節度使以為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及握兵之日受庚牌不即出師者凡十三次以為抗拒詔命初不究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義又云岳雲與張憲書通謀為亂所供雖嘗移緘既不曾達繼復焚之亦不知其詞云何且與原首狀了無干涉鍛鍊雖極而不得寔情的見詞国執所為據而遽皆處極典覽之拂膺尚非後來詔書滌洗追褒則沒地銜冤于無窮所可恨者使當時推鞫酷吏漏網不正典刑耳王俊者初以小兵遂中告反而轉貴晚以裨將而妄許主帥遂饕富貴驛卒鈴奴一時傾險不足比數考其終始之間可謂怪矣首狀雖甚為鄙俚之言然不可更一字也趙甡之遺史云先是飛自鄂城回軍也在一寺中與王貴張憲董先王俊夜坐移時不語忽作聲曰天下事竟如何衆皆不敢應憲徐言曰在相公處置耳既退俊握先及貴手曰太尉太尉適來問相公之言及張太尉之對否先与貴曰然及俊告飛使子雲通軍事因言鄂城路中之語追先赴行在時雲與憲已伏誅矣秦檜語先曰上有一句言語要爾為證了只今月便可出仍差大程官二人送先赴大理寺并命證畢就令日摘出由是先下大理寺對吏即伏吏問飛飛猶不伏獄吏稍侵之飛感動仰天者移時索筆着押癸巳飛

死于獄中梟其首市人聞之悽慘有墮淚者初獄成丞李若樸何彥猷謂飛罪當徒二年白于卿周三畏三畏遂白于丞万俟卨卨不應三畏曰當依法三畏豈惜大理卿耶有主輔者投書于秦檜其言飛反狀已明檜以書付獄卨卒致飛于死既而卨彈若樸以其凡若虛昔為幕中參議故欲黨比之耳彥猷傅會若樸由是二人皆罷此云鄂城路中之語據俊元首狀乃無之不知何故又云雲憲已伏誅董先方下大理寺與飛對辯恐亦誤今併附此更須參考也 是月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林待聘以母憂去位後省題名在十二年十二月蓋誤 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呂抗卒 初從事郎傅偉文從朱弁出使為金人所拘求應舉自免金人許之偉文屏居村落間授徒以自給至是卒偉文臨江人也 徽猷閣待制洪皓在燕山是冬密奏敵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婦隨軍今不敢攜矣朝廷不知虛實卑詞厚幣未有成約不若乘勝進擊再造猶反掌耳所取投附人只欲守江南歸之可獨不監侯景之禍乎欲復故疆報世讐則不宜與胡銓輩事此或有之彼知中國有人益生懼心張浚名動殊方可惜置之散地並問李綱趙鼎安否 左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范冲卒于婺州是歲始命川路上供羅復輸內藏庫其后綾紗絹悉如之 廣西買馬歲額一千五百匹至今徽猷閣待制胡舜陟為經略使買馬二千四百匹 金主亶改元皇統按蔣芾逸史云亶日歷壬戌年改皇統壬戌紹興十二年熊克中興小歷改皇統元年在十四年據紹興講和錄蕭毅所持兀朮書已稱皇統元年又王大觀行程錄稱皇統八年歲次戊辰紹興十八年逆數之當以今年改元為正蔣熊皆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四十四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有二年 歲次壬戌 金熙宗亶皇統二年 春正月 按是月乙未朔 壬寅詔建國公出外第可依親賢宅差提點官并都監 直秘閣賜緋魚袋張孝顔子正並進二官陞直敷文閣右承奉郎賜緋魚袋張宗元為右宣義郎直秘閣宗元樞密使俊孫也俊自鎮江還朝行府結局乃乞罷机務章四上不許時俊所部在建康未有所付俊薦本軍統制清遠軍節度使王德可典軍乃以德為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統制 熊克小歷于此并書曰師中除鄂州都統恐誤師中之除在三月丁未今別附本月日趙甡之遺史附德正除在今年十二月壬申按建一軍兵最多不應許時無主帥今且附此當求他書參考 癸夘 上謂大臣曰朕于宫中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四十四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有二年歲次壬戌 金熙宗亶皇統二年春正月按是月乙未朔壬寅詔建國公出外第可依親賢宅差提點官并都監 直秘閣賜緋魚袋張子顔子正並進二官陞直敷文閣右承奉郎賜緋魚袋張宗元為右宣義郎直秘閣宗元樞密使俊孫也俊自鎮江還朝行府結局乃乞罷机務章四上不許時俊所部在建康未有所付俊薦本軍統制清遠軍節度使王德可典軍乃以德為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統制熊克小歷于此并書曰師中除鄂州都統恐誤師中之除在三月丁未今別附本月日趙甡之遺史附德正除在今年十二月壬申按建一軍兵最多不應許時無主帥今且附此當求他書參考癸卯 上謂大臣曰朕于宮中

無嗜好觀書考古人行事以施于政凡學必自得乃可用第與古人謬姓名何所益也中興聖政史臣曰稽經以出治猶按醫以治病也造之不深則醫或至于殺人而治或致于害天下帝王之學尤貴自得深造之則默而識矣左右逢原則神明生焉

入內內侍省押班藍珪為內侍省副都知　右武大夫容州觀察使衛茂實為宣使入內內侍省押班茂實改使額在乙卯　徽猷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廖剛上表還政詔進一官致仕　樞密行府奏陞天長縣為軍割盱眙招信兩縣隸之仍于盱眙縣置搉場熊克小歷五月丙申詔于盱眙軍置榷場誤也蓋是日戶部狀云近承指揮于盱眙建置榷場而克誤以為事始耳兼盱眙升軍在五月辛丑克重疊著差誤

乙巳詔大理少卿薛仁輔持心不平用法反覆秘閣修撰知宣州李若虛附麗罪人好惡自口可並罷仁輔更罷必嘗提議岳侯獄不合當考

戊申御史中丞万俟卨大理卿周三畏同班入對以鞫岳侯獄畢故也尚書省乞以飛獄案令刑部鏤板徧牒諸路有進士智浹者汾州人知書通春秋左氏傳好直言飛以賓客待之飛初下吏浹上書訟其冤秦檜怒并送大理獄成浹坐決杖送袁州編管云此以趙甡之遺史參修但甡之於飛死浹上書訟飛之冤則恐誤蓋浹與飛同結案也今畧修潤令不牴牾浹降旨編管在去年十二月晦日其行遣當在此時今日須降獄案附書之

敷文閣待制知徽州朱芾秘閣修撰李若虛並落職芾仍罷郡右諫議大夫羅汝楫論二人頃嘗為岳飛謀議官主帥有異志而不能諫至于若虛則又公私欺罔昨飛方用師于京西若虛遽自軍前還朝謂敵人不日授首矣而所憂者他將不相為援伏望並賜黜責故有是命先是秘閣修撰提舉洪州

王隆觀薛弼為飛叅謀官與飛厚秦檜之閑居永嘉也弼奮遊其
門万俟卨又善之由是無一詞累及飛之在鄂也有左朝奉大夫
王輔者嘗知彭山縣以贓敗遂依飛軍中飛厚待之至是王輔遣
其子孝忠上書指飛為姦凶陰合檜意檜喜由是脫罪籍尋擢知
晉州輔上蔡人也大理寺丞何彥猷李若樸並罷右諫議大夫羅
汝檝論比間岳飛之獄已具朝廷名寺官聚斷咸以飛之罪死有
餘責獨二人喧然力以衆議為非務于從輕故黜之趙甡之遺史称何彥猷李若樸謂飛罪當徒二年已見去年十二月癸巳注甡之又称周三畏有豈惜大理卿之語然獄成之後少卿薛仁輔罷去而三畏遷刑部侍郎後八九年乃始被論則此語未必有也更須詳考　中書言專差到三省樞密院吏
六名行遣制勘文字叅照叢牘務委得平允頗見究心詔各轉一

官資中書吏行遣制勘文字前此未有故出之　詔陞安豐縣為安豐軍以壽春霍邱
六安三縣隸之遂以武經大夫忠州團練使知壽春府孫暉知軍
事
庚戌詔建國公就外第加檢校官郡王令吏部太常寺討論祖宗
故事申尚書省取旨　右朝請大夫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劉
子羽復徽猷閣待制樞密使張俊以子羽料敵及治行閒暇有是命
辛亥增福建鈔鹽錢十萬緡以鬻鹽增羡故也　武經大夫御前
忠銳第五將兼樞密院提轄軍兵刘通知天長軍通當是刘寶之弟
壬子顯謨閣學士知洪州梁揚祖為尚書兵部侍郎
丁己武節郎兼閤門宣賛舍人新兩浙東路兵馬鈐轄王安道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安道繼先子始以僥冒轉補故殿中侍御史胡汝明論之上曰艱難以來諸路將兵尚多缺額而見在者又不能鍊習止充雜役甚非置將招兵之本意今和議雖成尤嚴武備可督諸路招填將兵至于將官亦須擇人前者多以子弟及堂吏為之安能稱職乎人才各有所長子弟堂吏使之為將是違其所長非用材之地也

戊午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富直柔落職坐前守泉州誤殺流罪囚也法寺當直柔係第四從官減外罰銅十斤案奏特自是命錄事司戶參軍各追一官勒停通判職官衝替典吏分配領南事祖在去年五月庚申 屯田員外郎劉無極秘書丞孫汝翼並罷以御史中丞万俟卨言無極者孫近之黨而汝翼者范同之黨剌探時政竊議于外必欲近同復用以逞其私故也

庚申宰執奏事上曰今議和既定淮南漸可理又須于近江種田畝築城郭庶不為敵資若廣為儲蓄非特足以禦敵云爾 吏部尚書兼侍讀資善堂翊善吳表臣兼權直學士院 起居舍人張廣守起居郎 尚書左司員外郎楊愿試起居舍人 將作監丞李若谷為尚書屯田員外郎 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孫近落職御史中丞万俟卨論近頃帥紹興與士褒交通甚密及近近執政或得禁中密語往往漏之方諸帥還朝並寘右府近遂唱為議論不合之詞欲深結將帥之私恩及聞烏珠屯泗之始岳飛就鞫之初則每對賓客喜生面顏故有是命 左中大夫樞密行

府參議官郗漸知宣州尋又除直秘閣（漸除職在是月癸亥） 右奉議郎浙東沿海制置司參議官指置料斥堠馮由義知和州

辛酉起居舍人楊愿兼權中書舍人 端明殿學士知台州胡交脩卒

癸亥左通議大夫孫近責授左朝散郎秘書少監漳州居住以万俟卨論其調輕也 左中大夫充秘閣修撰添差通判平江府史愿充敷文閣待制知鼎州右承議郎新軍器監丞張子儀為右朝奉郎皆用樞密行府結局推恩也其餘文武官屬十二人並進一官選人改京官

二月乙丑朔直徽猷閣添差夔州路安撫司參議官王良存先次放罷以嘗為岳飛隨軍漕故也 軍器少監鮑琚檢察拘收前湖北京西宣撫司錢物還行在後六日擢琚為尚書右司員外郎

丙寅左朝奉大夫知大宗正丞段拂行尚書祠部員外郎以宗室士㒟薦其才識故有是命

戊辰尚書右司郎中莊必彊左司員外郎錢葉並罷以言論二人皆范同所汲引陰懷異議惟恐同不復用故也

己巳上謂大臣曰征戰之事各有地利北敵騎兵雖中國所不能反若要馳騁于江淮恐未易得志孫權偏霸一方而曹魏竭天下之力終不能渡江晉室微弱而符堅百萬之衆敗于肥水拓拔魏雄據中原而歷六朝衰乱終不能奄有江表自非大無道如孫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豈能致北兵之得志乎今但脩政事嚴武備北兵雖强不足畏也

尚書考功員外郎鄭朴為右司員外郎

庚午婉儀張氏薨輟視朝二日贈賢妃葬城外延壽院其弟閤門宣賛舍人莘秩三等仍官其二姪本閤官吏遷官有差初建國公之少也育于妃所及是婉儀收而併視之與崇國公璩同處雖一食必均焉此以紹興三十二年四月丙午宣諭聖語修入

入內西頭供奉官黃彥節除名枷項送容編管彥節嘗為岳飛軍中承受後轉歸吏部飛憐其貧遺錢三千緡且薦為睿思殿祗候上不許飛死仍抵罪

辛未上謂大臣曰詩書所載二帝三王之治皆有其意而不見其施設之詳大英以英武定天下仁宗以惠愛結天下此朕家法其施設之詳可見于世者也朕當守家法而求二帝三王之意則治道成矣中興聖政秦檜對曰陛下英武如太祖惠愛如仁宗其致中興必矣

詔建公國璦出外第初命福建漕臣郎李綱家市兩朝所賜犀玉帶至是綱妻越國夫人張氏以玉帶二道犀帶一來上詔以錢萬緡償之

丁丑保慶軍節度使建國公瑗為檢校少保進封普安郡王時年十六王天性忠孝自幼育宮闈起居飲食未嘗離膝下上尤所鍾愛熊克小歷云上與皇后尤所鍾愛蓋因張闡聖德事蹟所云也按此時憲聖慈烈皇后初封婉儀闡所云乃追書之耳克不走詳是以小誤今將憲聖保佑事依宣諭聖語先附此月庚午更不別出制下日者尤若訥私謂秘書省正字張闡曰普乃並日二字有合乎易所謂明兩作離之象殆天授也

己夘賜前都指揮使楊沂中賜名存中　監察御史陳時舉為尚書考功員外員　賜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韋淵浙西南田通舊為五十頃臨安府房緡日二千先是韋淵陳乞恩數二十餘事又乞賜田五百頃許賣酒上皆不從至是有司詢故例于蘷州觀察使陳仲堅乃得其實故有是賜焉　是日川陜宣諭使鄭剛中左中大夫四川轉運判官燕宣撫司參議官李覝與金大使鎮國上將軍泌南軍節度使烏凌噶贊謨副使奉政大夫行台尚書吏部郎中孟某相見置酒于百家村先是詔宣撫副使胡世將遣近上參議官從剛中至界首約官商議具奏至是剛中覝與閤門祗候宣撫司幹辦公事范之寧偕至鳳翔境上贊謨等亦以檄来言坐都元帥府指揮可計會江南差来官從長相度交割今来自鳳州分界先二日（二月丁丑）之寧至寶雞縣與贊謨議相見之地贊謨言欲至鳳州相見之寧曰宣諭已過二里矣二里在和尚原之北議不諧而罷剛中檄贊謨云元得指揮只是商議仍須取旨即無便許交割之文竊詳交割與商議事理大段不同未審今来于何處分界消與不消商議贊謨回牒陜西地界既未指揮須先商議即無便交割之理所有該称何處分界亦候相見臨時計議至是贊謨與剛中相見首謂階成祐鳳商議蔡六州當還上國剛中與論久之贊謨曰階成祐鳳倘未見還當先還我商秦二州須以大散關為界剛中原云公文當奏取旨贊謨出檄云已差交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官矣剛中持不可贊謨曰講和而不退和尚原兵馬何也剛中曰割地之旨朝下兵晚退矣贊謨又欲遣人于大散關立界堠剛中覩不從各上馬去世將具奏曰臣竊覩和尚原及商秦州險地之要並係川蜀緊要門戶若為金國所占委有利害已具奏陳未準回降指揮伏乞檢會深賜詳酌速降處分臣謂薩里干等前年冬帶領軍馬五萬攻打和尚原本司遣兵捍禦薩里干為見有備不敢入險復回長安去年春珠赫貝勒萬衆侵犯商州地名洪門芍藥等處本司遣兵殺退又去年冬薩里干欲復秦州本司遣兵捍禦薩里干相視秦州髙險城守嚴備重兵在後不敢攻打退遁前去此可見和尚原秦商州二處金人屢歆窺伺終不得志正係控扼川口必守之地若為金國所占萬一有警委難支吾利害至重乞賜詳酌辛卯世將奉詔令與剛中照吳玠劉豫所管地界分畫世將乃言秦州元不係吳玠地分合自秦州南以吳玠元管界至分畫商州元不係吳玠所管分合自商州南以吳玠元管界至分畫和尚原方山原兩處昨自建炎四年係吳玠創立山寨原不係劉豫所管地界分至今来合行保守臣已牒鄭剛中照應分畫去記和尚原係川蜀緊要門戶比之秦商二州所係利害尤重臣已累具論奏乞賜速降處分疏入詔世將具兩奏不同因依時金人必欲得和尚原故有是命烏凌噶贊謨事以貴士㦸蜀口用兵錄修入張匯節要言烏凌噶思謀為沁南軍節度使不知思謀即贊謨名祐州即岷州金避阿古達名改之今依国史修入

壬午輔臣進呈殿中侍御史胡汝明論監司不按吏上曰朝廷分
道置使正欲㓒察州縣可申嚴行下若州縣贓汙不法而監司不
能按致台諫論者當併絀之中興聖政史臣曰君天下者寄耳目于台諫而又以其視聽之遠者寄于監司內外相及故能承上後世憂州縣無狀至乃朝出御史暮遣觀風以督守令若非所督于監司者彼何憚而不拱視哉
丙戌上曰學校風化之原不可緩也上又曰福建所買牛第二綱
可發來臨安借與人戶朕聞民間乏牛皆以人耕田其勞可憫朕
今盡以人耕田之象置于左右庶不忘稼穡之艱難漢文帝每下
詔必曰農者天下之本若文帝可謂知民事之本矣　龍神衛四
廂指揮使保順軍承宣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解元陞
充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元韓世忠部曲也至是代將世忠之軍
故擢之
丁亥言者請自今鞫獄必差經任人上曰文學政事在孔門中自
是兩科今士方離科舉未親民事遽使之鞫獄安能盡善也其從
之
戊子金主亶大赦自來亡命投在江南人見行理索候到並行釋
罪其職官百姓軍人並許復故先是簽書樞密院何鑄知閤門事
曹勛至金國見亶于春水開先殿具陳上奏力加祈請伏地者再
鑄不能言亶令起之曰先朝已如此行豈可輙改勛反覆懇請語
甚切至亶首肯數四大帥傳命使歸館尋有館伴張鈞來言皇帝
及國王見使人所言甚喜次第有恩也是晚館伴耶律紹文楊伻

修至館又傳金主命早來使人上殿所請宜允仍出回書示之許還梓宮太后且遣鑄等還金主赦文據紹興講和錄烏珠所上第七書修入熊克小歷載何鑄見金主于春水閣先殿力加祈請伏地者再大帥烏珠傳命使之歸館有鉊伴張鈞来言皇帝及國王見使人所言甚喜次第有恩也以講和錄所載烏珠已書考之自去冬及今春兀朮皆在軍中但遣鑄往北地今畧刪潤附入更在詳考

初奉使徽猷閣待制洪皓既至燕金主聞其名欲用為翰林直學士皓力辭至是赦文復令南官換授皓請于參知政事韓昉乞于真定或大名養濟為逃歸計昉怒遂換中原副留守再降為承德郎留司判官趣行者屢矣皓迄不就職洪皓撰行述云宇文虛中既換金官欲扳先君分謗乃力薦于金庭辭擭免虛中為詳定禮文使始為造赦文復及換授先君諫于金相韓昉云云昉怒虛中贊其決遂換副留守又降承德郎其後金議遣使奉人各還其鄉因赦及之先君實以饒州闕故在遣中按還奉使赦在十三年六月庚戌則換官赦即今年也故附于此日行述稱韓昉為金相他書皆無之臣嘗從故給事中范仲藝家見金中印行翰林直學士趙可文集有代人作上京慶元宮御序云太祖武元皇帝睿德神功碑寶故參知政事韓昉之所作則昉此時為執政也今畧修潤書之

己丑吏部尚書兼資善堂翊善胡表臣權吏部尚書兼資善堂翊善蘇符權禮部侍郎陳桷郎官方雲翼與太常丞丁仲京博士王晉主簿蘇籍並罷坐討論典禮並不詳其祖宗故事思任己意懷姦附麗故也惟太常卿施垌居職如故此秦垌何以不連言當考垌三月甲寅兼權禮部侍郎雲翼與永嘉人先是表臣等奉詔討論普安郡王進封典禮與大臣所議不同故絀臣當以此事問于背之孫宣教郎植亦不能知其詳林泉野記云初趙鼎議立普安恩平二郡王為皇子秦檜不欲宗彊勸上曰鼎欲立皇子待陛下終無子也宜俟親子乃立按表臣本鼎所薦所謂附麗或指此也然上意固自屬普安久矣鼎亦未嘗乞立恩平野記蓋小誤

辛卯給事中知貢舉程克俊等言博學宏詞右丞務郎洪遵勑賜進士出身沈介右從政郎洪适並合格遵适弟沈介德清人也奏檜以所試制詞進讀上曰是洪皓子邪父在遠能自立此忠義也可與陞擢差遣上又言遵之文于三人中為勝遂以遵為秘書省正字介适並為勑令所删定官自中興以来詞科中選即入館自遵始（遵除正字在五月庚辰今聯書之）是日鎮江府城外火延入城中遂及大軍倉燔米麥四萬斛芻六萬束公私室廬被焚者甚衆守臣劉子羽坐貶秩時太平州池州蕪湖縣亦皆大火市井一空

壬辰知閤門事鄭藻等奏並晉安郡王朝班乞與禮部太常寺御史台同討論申尚書省詔合立本官班又詔普安郡王上下馬侍班幕次及合與不合諸處朝謁燒香等事並令所屬措定御史中丞万俟卨等奏當于宗室正任閤子內侍班太尉之後行馬太常少卿施坰等奏不應請諸處朝謁燒香提點皇城司錢愐等奏合于宮門外上下馬並從之

三月（按是月甲午朔）詔普安郡王朝朔望 國子監丞何許罷先是御史闕官許嘗特被引對而不果用至是言者疏其罪且謂因諂事劾事大中荐于趙鼎故絀之

己亥給事中兼侍讀權直學士院程克俊兼資善堂翊善秘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秦梓兼贊讀以崇國公璩禾出閣故也

庚子樞密院編修官趙衛大理寺直錢周材並改合入官為普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